# 流浪的王妃

作者：爱新觉罗·浩

导言

爱新觉罗·浩，原名嵯峨浩，于1914年诞生于东京，为旧侯爵嵯峨实胜与尚子的长女。毕业于女子学习院高等科。1937年，与末代皇帝溥仪弟爱新觉罗·溥杰结婚。育有慧生、嫮生两个女儿，居住于伪满首都新京。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满洲国瓦解，在中国各地经历了逃难的日子之后，最后回到了日本。并于1961年，与获得特赦的丈夫在久违16年之后团聚，回到北京市，定居于护国寺街。后来，溥杰任职于政府机关，夫妻俩终能在摆脱命运残酷的捉弄之后，回归平静的生活。爱新觉罗·浩长年以来因肾脏疾病缠身，最后于1987年6月20日病逝于北京市友谊病院。享年73岁。〔溥杰于1994年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87岁。〕

　　嵯峨浩在日本期间，于长女去世后的1958年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自传《流浪的王妃》，并多次再版（再版时有增补），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书名又译作《流浪王妃》，台译本作《流离的王妃》。日文原名《流転の王妃》，直译作《流转的王妃》。

[2017/11/17整理]

目录

序言 七十岁的庆生会

第一章 日满亲善下的政治婚姻

军方策谋的相亲 (2)

明眸聪慧的青年

匆忙的订婚与结婚 (2)

分裂的国家

第二章 满洲国的新生活

第一次三跪九叩

日满亲善之子

非关东军不是人 (2)

溥仪宠爱的孩子

第三章 和平与战火的夹缝间

传说中的北府

紫禁城之谜

烽火连天的东京空袭之夜

日本寄来最后的消息 (2)

第四章 战争结束·满洲国瓦解

紧急召开御前会议

彻夜逃出新京

日皇的广播谈话 (2)

开始逃亡的日子 (2)

第五章 流浪的日子

通化事件 (2)

从拘留所到监狱 (2)

临终前发狂的婉容皇后

乔装开垦团的妻子

最后一班撤退船

第六章 战后生活

与慧生团圆

音讯全无的丈夫

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 (2)

与丈夫通信的日子 (2)

第七章 魂断天城山

出乎意料

同学的证词 (2)

往天城山的搜救队

白云花开

第八章 夫妻团圆

久违十六年后的重逢 (2)

与周总理的午餐 (2)

与嫮生一起学习宫廷料理

文革风暴 (2)

终章 红叶名所嵯峨野二尊院

溥杰：我的妻子

后记

序言 七十岁的庆生会

二月上旬，是日本的立春时分，也是中国的农历春节。每当这个时节，中国十亿的民众便会全体动员，活络了起来，人人为了能够在自己的故乡欢度期盼已久的春节而雀跃不已。然而，在冬季漫长的北京，春天来的寂静无声，大地依旧笼罩在寒冷的气候里。尽管如此，每个人心中还是引颈期盼着春天的到来。

与今年春节之后的三月十六日，在北京的政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宴会厅有一场为我设宴举办的庆祝会。

三月十六日是我七十岁的生日，中国有个习俗，每逢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等十年一次的岁数会做大寿庆生。我的丈夫溥杰也刚好在一个月后的四月十六日迎接他的七十七岁生日。因此，他任职于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里的委员同事们，特地为我俩举办了一场庆生会。

宴会当天，席设八大桌，聚集了八十位左右的来宾，其中有几位是来自日本航空、日本商社等的日籍朋友，还有一些其他的亲戚与友人等，皆出席为我们的生日祝贺。

餐桌上陆续端出政协的厨师们费心烹调的精致料理，而且，用来搭配这些山珍海味的酒，并不是中国酒，而是“天下之春”的日本清酒（译注：兵库县滩地区所产的名酒）。这是因为我是日本人，加上溥杰也喜欢日本酒的缘故。顺带一提的是，自称喜好日本酒的中国人也相当的多。

其实，这些年来我的身体状况并不太好。出席庆生会这天，丈夫还跟我说：“浩，你今天不说话也没关系。”虽然他是体恤我的健康才这么说，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担忧不知我会如何发言。而我为了不让丈夫担心，所以决定佯装文静的坐在一旁。

来自日本的友人，还有中国的友人们，皆说了许多恭贺的祝词：“恭喜两位，祝身体健康、延年益寿。”

其中一位友人对着我说：“浩，你今天一直笑，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平常，除了和丈夫之间以外，几乎没有其它机会可以讲日语。因此在这里听到日语的那一瞬间，感到特别的怀念和高兴。这种心情，即便我只是佯装文静的坐在那儿，喜悦仍旧会从我的表情中自然流露出来吧！

对我而言，这次的宴会还有另一个特殊的意义——自从昭和十二年与爱新觉罗·溥仪的弟弟溥杰结婚之后，我的生活就像处于永无止尽的狂风暴雪中；而今夫妇俩能够这样团聚于北京，平静的共度余生，并获得众亲友的祝贺，真的犹如沉浸在一场梦幻之中。

＊＊＊

那天，同样是个早春寒凉的天气。一九五四年，当时，我在战争结束、被迫与丈夫别离的情况下回到了日本。带着两个女儿寄居娘家。有一天，突然从抚顺的中国红十字会，辗转寄来了一封丈夫写的明信片，让我们母女们惊喜万分。

与丈夫别离的日子已迈入了第十个年头。战后即被拘留在旧苏联，并有好长一段时间都生死未卜的他，终于确定人在中国，而且平安无事。

许多人将我们在战争背景下促成的这段婚姻视为“政治联姻”，而我第一次清楚知道丈夫与其他家人的行踪，是在满洲国像幻影一样消失后的好长一段时日之后。

岁月流逝飞快，我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那儿得到善意的关怀，而回到人在中国的丈夫身边时，已经是一九六一年的事了。久违了十六年才能与丈夫重逢的我，往后则是以北京市民的身分，在北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段期间，经历了时常关照我的周恩来先生辞世的伤痛，还有遭遇文革的风暴，说不痛心那都是骗人的。

比我早一步回到北京的丈夫，除了曾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之外，也超越政协党派，在进行中国统一战线事务与进行历史数据收集及编辑的机构内，为新生的中国贡献自己微薄力量。

我们的长女慧生，在战争结束那年的二月与父亲别离回到日本；但这一别，竟成了天人永隔；剩下唯一的女儿嫮生，现在则是五个小孩的母亲，目前居住在一个可以俯瞰整个濑户内海的神户市里，一家人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

＊＊＊

我在祝贺的庆典上起身跟大家“干杯”，这次的庆生比起之前六十岁的祝寿还要隆重盛大。能这样与大家共聚一堂的时光还能有几回呢？一想到这儿，就连平常乐天的我都不禁感慨万千。

庆生会从傍晚六点一直持续到十点。后来我才听说，当时东京正下着史无前例的大雪，不过北京却有着这季节中少见的风和日暖。

庆祝会结束之后，我和情绪仍高亢的丈夫走在回家的路上，穿过枯枝树梢，望见天上的一输赤红明月。

婚后，我曾与丈夫抬头仰望东北长春的明月；看到了在了无希望、穷途末路的旷野之中所浮现的月亮；撤回日本之后与女儿们一起思念丈夫时，仰头凝视的月亮……月亮啊！月亮——与我曾走过的岁月，有着相同的表情，而今晚的月亮温柔宁静，感觉春天的脚步已渐渐地靠近。

春迟的北京，百花齐开。迎春花、连翘等林立成排的冬木都突然冒出了鲜黄色的花朵；木连绽放白花之后，陆续又有紫丁香、海棠、牡丹、杏花……，争奇斗艳的花朵，好似懂得要紧抓住短暂的春光，尽情的绽放。

我在心中描绘着未来的日子，与丈夫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抬起头来，仰望着北京的月亮。

第一章 日满亲善下的政治婚姻

军方策谋的相亲(1)

昭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某天，一个突如其来的安排，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从女子学习院高等科毕业后，便一直沉迷于油画中，每天过着随心所欲的日子。当时我二十三岁，虽然已经是到了该认真考虑婚嫁的年龄，但只要家人将相亲人选的照片摆在我的面前，我就会觉得这一切都还言之过早，而且想逃之夭夭。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的我还真是热爱画画胜过结婚，天真又不懂人情世故。

有一天，滨口家的伯母邀我观赏歌舞伎表演，滨口家是母亲的娘家，位于上大崎地区某一处的英国式三层楼建筑，现在这座邸宅已做为泰国大使馆。

我出生于大正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六日，是嵯峨侯爵家族中的嵯峨实胜与尚子夫妇的第一个女儿。我的母亲当时年仅十八岁，之后由于妹妹们接连出生，我便被带到滨口家，一直寄住到小学入学，所以这期间一直都与外婆以及大舅舅、舅妈同住。

歌舞伎的票正好有三张，我决定邀请住在赤坂的妈妈同行，并打算先用完晚餐，再从第二幕开始观看。于是我便与舅妈一起开车前往在赤坂区冰川町十番地的嵯峨家。

一到了家里，便发觉家中的气氛似乎有些异样，于是我开口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母亲，我们早点儿出发吧！”

我说着说着就走进了玄关。这时母亲突然出现，抓住了我的手不发一语，把我拉到客厅。此时就只有我连同舅妈三个人，母亲带着叱怒的口吻说：“现在可不是看戏的时候。不得了了！本庄阁下正在这儿呢！快！你赶快回上大崎那儿去吧！”

我愣住了！根本还不清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本庄大将是前关东军司令官，并在之后成为侍奉天皇的侍从武官，但后来为了要负起战争的责任，便自行了断生命。

“本庄阁下怎么了？”

“母亲，请您冷静。发生了什么事？”

我与伯母轮番询问之后才明白，原来是本庄繁陆军大将前来报告，已经将我内定许配给满洲国皇帝的弟弟溥杰作为妃子了。为了安排之后的相亲日期，满洲国宫内府大臣中的关东军吉冈中佐，将前往东京……这个一厢情愿的安排，完全没有在事前与嵯峨家的人沟通。

眼前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我……要当满洲国皇帝弟弟的妃子吗？）

我对于即将成为“满洲国皇帝弟弟的妃子”，感到一阵茫然，母亲与舅妈也不知所措的站在一旁。

然而，这一切在我回到上大崎的滨口家之后，终于真相大白了。

我所出生的嵯峨家族在明治之前的旧称是“正亲町三条”，在公卿中，是仅次于五摄家、九清华的名门望族。祖母是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的侄女，与皇室关系密切。我想一定是因为如此，才会促成这次的相亲。

但是，影响我一生的姻缘，居然是在对当事人不闻不问的情况下进行的……至于观赏期盼已久的歌舞伎戏剧的事，早已被我忘记了，而且一种被欺瞒上当的感觉，一直随着我回到了上大崎的滨口家。

可能是母亲事前已来过电话通知，我看到上大崎家的外婆脚步匆忙的走出玄关并开口说：

“哎呀！浩，你怎么就要出嫁了，而且还偏偏要嫁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呢？”

这又让我再度受到惊吓。我甚至都还未答应相亲这件事呢！

对滨口外婆而言，她不希望亲手扶养长大的可爱小孙女，要远嫁到风俗习惯迥异的国外，其实我也不愿意远嫁他乡。

滨口家由上至下一片骚动，我的父母也从赤坂赶来，大家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婚姻大事该如何处理，仍旧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暂时还是看在军方的面子行事吧？一旦相亲结束应该就能加以拒绝了。”

“那可行不通！要拒绝就趁现在。”

“可是，就算想要拒绝，但本庄大将都已经大驾光临了！事到如今……”

每个人都被局限在“军方内定”的这个既成的事实里了。

唯一坚持采取强硬反对态度的人，就是外婆。

“军方又怎么样？没什么好怕的，不是吗？不管你们怎么想，我是绝对不会让浩离开的。”

外婆搂着我的肩膀，泪眼婆娑的说着。

“浩，你不想去吧？你也不想嫁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吧？对不对？”

就在短短的数小时前，我还在享受着无拘无束的自由青春。然而，一个令人充满困惑又看不见未来的安排，竟改变了我的一切。接下来要如何走下去呢？

我对前途感到一片茫然，也对于渐渐无法掌控的一切而造成的恐惧，感到一股莫名的悲哀，于是不知不觉开始啜泣起来。

起初听到“满洲国皇帝弟弟的妃子”时，家族所有的人都一脸疑惑，当然这种感觉最强烈的就是我自己了。因为当时的我，一心只沉迷于绘画，并且怀抱着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梦想——那就是成为一个以绘画维生的画家。

之前也提过，我毕业于女子学习院，当时学习院的学制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以及高等科；前期与中期加起来共四年，后期加上高等科则是三年。

军方策谋的相亲(2)

班上的同学有竹田宫、北白川宫的二公主、朝鲜李王家的德惠公主等。而且那段时期的学习院，在家庭科早已有电动洗衣机等设备，是一个相当现代化的学校。

升学至高等科的学生，仅有二十位。因为那是一所新娘学校，所以在学校里，大家会相互比较彼此的和服与头饰的打扮，显露自己优雅的一面；另外，对各种才艺的学习也相当的热中。不过因为有些人在求学的过程中便找到了归宿，所以学生人数也就逐年减少。

而我也在滨口舅舅们的安排下，向尾上柴舟老师学书道、向冈田三郎助老师学西洋画，以及与西川一草亭老师（画家津田青枫的胞兄）学花道、跟幸田延子老师学钢琴等，而且之后又增添了一项日本料理的课程。

在跟随尾上老师学习的初期阶段里，我是他的弟子中最年轻的。算一算到老师位于白山的家中上课，也将近十五年了。在这儿所学的一切，对往后的我帮助良多。

最令我这个画痴难以忘记的，就是在冈田三郎助老师那儿习画的日子。

他不仅是一位评价很高的老师，画室更是大受欢迎。开始习画的第一、二年只能上素描课，好不容易到了第三年才可以开始画油画。

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会如此的喜爱绘画课程呢？我想其中的原因之一，应该是老师那儿远离世俗尘嚣、与世无争的上课氛围，带给我无比新鲜感的关系吧！

对于每天只需往返滨口家与青山的学习院两地的千金小姐而言，由于一直成长在单纯的环境里，所以在画室里的所见所闻，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

老师都在深夜里工作，早晨十一点起来，每星期亲临画室一次；通常都是一身大岛绸缎（译注：奄美大岛、鹿儿岛市所出产的一种绸缎）的穿著打扮。

记得有一天早上，我一到了画室，发现有一位身穿黑色天鹅绒上衣的学生沉沉的睡倒在玄关门口处。

“抱歉，打扰一下。”

“请借我过。”

结果讲了好多次仍然不见有任何反应，在无计可施之下，我只好绕道至厨房请求开门。还有，在冬天的早晨，将画室的暖炉加热是我们学生的工作，但是不懂如何升炭火的我，每次都要向其他的学生求救，最后还会被取笑：

“真是难为公主您了。”

老师很少夸奖我们的作品，正因为如此，当听到老师以佐贺方言说出“画的很好”的夸奖词时，我就会格外的兴奋。

回首过去，我的青春岁月实在非常幸福。喜欢运动的我，充分享受了打硬式网球的乐趣；夏天也到滨口家位于鎌仓的别墅渡假、游泳戏水。尔后，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认为绘画是生活的一切。有法国美术展时一定会飞奔前往；或是为了参加春阳展或春台展的作品展出，彻夜不眠的努力……

也许我是藉由绘画，对于与自己成长生活环境不同的世界，而且是那种单纯又自由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憧憬。

不过，我的青春却因为这次的婚事安排而完全变了样。虽然我一度拒绝了这桩婚事，但一切却无法就此结束，因为这次的婚姻，背后受到了有庞大势力撑腰的关东军操控着。

＊＊＊

公元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日本打着“五族协和”与“王道乐土”的口号，在中国东北部建立了满洲国。两年后，便由清朝的直系继承人爱新觉罗·溥仪登基。这个满洲国的成立，还有溥仪皇帝的即位，全部都是由关东军一手主谋策划。

溥仪皇帝当时身边除了婉容皇后之外，还有他他拉贵人、妃子等好几人，唯一就是没有子嗣可作为皇位的继承者。因此，关东军便在小溥仪一岁的弟弟——溥杰身上打主意，企图让他娶日本皇族的皇女，作为“日满一体”的象征。

当时，溥杰正以留学生的身分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在获颁银制怀表荣誉毕业之后，又转入千叶的步兵学校学习。

当然，关东军知道想要让他和皇女结婚的计谋，在日本的皇室法典上是行不通的，于是只好从公卿贵族小姐中来挑选妃子候选人。

关东军对于妃子入选一事，内部出现了对立的意见，这是因为两边都在争夺满洲国未来之主导权所致。

对于关东军擅自主张的做法，就溥仪的立场而言肯定不好受。而就在关东军内部分歧，迟迟无法决定妃子候选人之际，旧清朝皇族亦开始对皇帝弟弟物色妃子一事有所行动。

这个行动让关东军着急了起来。于是本庄大将断然决定，从与内部争议毫无瓜葛的公卿贵族中来挑选，并委托中山辅亲侯爵的母亲道代刀自来代为物色。

中山家族里的中山一位局，她的胞弟中山忠光在天诛组（注：日本幕府末期，专皇攘夷派的集团组织）内享有盛名、也是宫内侍从，而我的祖母南加是他唯一的独生女。正因为这一层血缘关系，我的母亲理所当然的接受了道代刀自的请求，提供我的相亲照片。

恰巧当时我的母亲正热衷于我的婚事，所以拿着照片四处寻找对象，她万万也没想到会因而让自己的女儿成了牺牲品吧！

据说，溥杰是从好几个人的相亲照中挑中了我。后来他本人的说法则是：因为我长得像宝冢剧团中，他所著迷的一位红星草笛美子。总而言之，事情进展到这个局面，似乎没有任何退路了。

明眸聪慧的青年

满洲国皇帝的弟弟长得是何等相貌呢？当我从母亲的手中接下对方相亲照的那一剎那，心中一片不安。

鼓起勇气翻开照片一瞧，眼前呈现的是一张出乎意料之外的柔和脸庞，虽然戴着军帽，但五官端正，而眼镜之下的那双聪慧的眼眸令人印象深刻。与其说他像个军人，不如说更像个学者或文人。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心中暗自惊喜。那时的溥杰三十岁，年长我七岁。

关东军本庄大将对于选妃一事，在正式决定之前严令禁止任何消息外漏，甚至连杉并区的嵯峨家祖父也未获得告知，当然我也因此失去了和朋友商量的任何机会。

尽管如此，伯父还是想尽办法从溥杰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中，暗中打听他的人品。

“他是一个头脑聪明的秀才，据说是溥仪皇帝唯一信任的人。”

“他为人敦厚，非常爱护部属，同期的伙伴都说他的人品，就连在日本人当中也是少见。”

每当我听到这些陆续而来的讯息，总是心想：“如果这不是军方指使操纵的婚事，我该会是多么的愿意啊……”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有一天，一位学习院念书的同学来找我玩。我将刊有溥杰照片的杂志拿给她看，并且半开玩笑的说：“你觉得如果我和这个人结婚，会不会幸福？”

这位身为医生女儿的朋友看了一下照片后，露出一丝笑容，点头说：“一表人才，如果可以结合，应该会幸福的。嵯峨小姐，不瞒你说，我的祖先也是中国，虽然我一直将这件事隐藏在心中。其实，我的身上也流着中国人的血，你听了一定吓一跳吧？”

我心中一震。

（惊讶的应该是你呢！因为如果你知道我将要与这位溥杰先生结婚，不知会作出何种表情……）

这句话没能说出口，朋友看我沉默不语，又重复讲了一次：“真的！我没有骗你。不信的话我可以让你看看我的家谱。我之所以说溥杰很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由于先祖的这层关系，让我得以认识溥杰、以及他的胞妹——嫁给润麒先生的三格格。他们常来我家拜访，个个都是仪表堂堂的出色人物，不愧是继承了清朝优秀的血统呢！”

我还是一样不改表情的面带微笑。而刚刚这番话，令我高兴得有种想要上前拥抱她的冲动。不过我怕我一开口，她所说的一切彷佛就会被我给破坏了。记得我当时的脑海中还一直反复回味着朋友那段令我欣喜的话。

我心中也曾闪过一个念头：该不会朋友已经知道了这门婚事了，所以故意说些鼓励我的话？但是，溥杰那边和我们一样，一切都必须在暗地里悄悄的进行，所以她应该不至于会知道的。

在朋友回去之后，我独自的这么想着：如果是这么好的人，我倒是想看看他。

尽管军方的擅作主张，令人感到非常的不愉快，然而如果对方是一位有魅力的男性，那么有关民族不同等的其他因素，对我而言倒不会是个大问题了。

就在要决定相亲日期的那一天，母亲突然像想到了什么似的，拿起了刊登在杂志上的那张溥杰照片，还有我的照片，便出门去了。

“今天我去了一位很有名的算命师那儿。”那天，母亲一脸高兴的模样回到家。

“结果，你猜算出了什么？算命师看了你们两个人的面相之后，对我大打包票，特别是浩，他说你是一个运势走强的人，凡事必能逢凶化吉的。”

“母亲大人，您真是的……”

我在一旁苦笑，身边的舅舅和舅妈也都不禁的笑了出来，尔后，嵯峨和滨口两家的态度也随着在了解对方的人品之后，逐渐有了改变。

相亲的日期定在过年后的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因为是属于高级机密，出席者皆是以受邀于滨口邸宅晚餐会的名义参加。

滨口家族是纪州里具有传统的名门世家，外祖父容所曾当选贵族院与众议院多次。历任过九州岛电力公司的社长、丰国银行总经理，也是一位重振HIGETA酱油事业（创于一六一六年）的大企业家。此外，他还是一位诗人墨客、有名的绘画收集家。

我的母亲尚子是容所的长女。位于上大崎的这一大片土地是从福泽谕吉先生的养子——福泽桃介这位大企业家手中所购得，在此盖了一栋相当气派的日式豪宅与三层楼式建筑的洋楼。

盖这座洋楼的人就是母亲的胞兄，我的滨口舅舅。有一天，舅舅买了一幅曾装饰在意大利大使馆中的大型壁画，等到要将它搬移至屋内时，才发觉与原本的洋楼风格不相称。结果为了这一幅壁画，竟然将原屋子拆除重建。据说当时花费了五十万圆，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亿吧！

“舅舅的嗜好还真是吓人呢！”

舅妈只能苦笑。但是对于正在学画的我而言，倒是一件乐见其成的好事。

另外，玄关边的大厅里装饰着前田宽治先生获得帝展特选的名作《犬吠岬》，二楼的大厅里则悬挂着那幅意大利画。

屋里的水晶吊灯是从法国寄送过来的，绒缎则是在天津请人特别编织的。房间分别有路易王朝式、哥德样式、文艺复兴式等风格，极尽富丽堂皇。例如“路易式房”里面，天花板是以天使为中心的雕刻装饰，壁炉则采用意大利产地的红大理石，至于屏风是海野建夫先生的雕金之作，还有面向庭院的阳台采用白色的大理石。浴槽也是由大理石所砌成的；餐点是由地下室的厨房利用升降机运送到餐厅。其中最让舅舅自豪的，是在当时仍是属于非常稀有罕见的冷气设备。

另外，每间房的墙上都挂有西洋巨匠像是西斯勒、马蒂斯、赛尚、雷诺亚、毕沙罗等人之画作；另外还放置有高村光云的木雕屏风“天女”、塞佛尔（译注：巴黎西郊的小城市）的陶瓷、罗丹的雕刻“沉思者”等等，宛如一座美术馆。此外，里头也添加了许多中国的美术品。其中一件是象嵌着蝶贝的紫檀所作成的椅子。我记得它本来是摆在大厅里的，却在我相亲的前一刻，有人告诉舅舅，那椅子在中国是放在餐馆里使用的，舅舅于是赶忙的将它藏进仓库里。

那是在一个晴朗了一整天后的傍晚时刻，男方出席这次相亲场合的人有溥杰、本庄大将夫妇、以及满洲国宫内府（注：溥仪即位后所成立的官制）帝室御用挂（联络官）吉冈中佐；女方则有我的父母嵯峨实胜、尚子、滨口外祖母、舅舅、舅妈、我、以及介绍人中山侯的母亲道代刀自。

当天我身穿绣着百合花样的桃色和服，提心吊胆的走进“路易式房”里。其实在这一天，溥仪他曾被摆设在洋楼大门两侧一对巨大的七宝烧唐狮子给吓了一跳。这对狮子，原本应是放置在清朝爱新觉罗家位于北京万寿山离宫里的物品。后来询问之下才得知，它是在中日战争时期，被海军的某位将校装载上军舰带回日本的，随后等待时机一到，马上就脱手转卖给了古董店！后来又辗转流传来到了滨口家，并在这儿迎接溥仪。这真可说是一桩奇缘呀！

撇开这段插曲之外，其他一切则是乏善可陈。我除了偶尔抬头悄悄注视一下溥仪的表情以外，没能有和他说话的机会，加上男方尽是些威风凛凛的军人姿态……那天，独自一人喋喋不休的就是帝室御用挂吉冈中佐了。

“在回日本之前，皇太后赐给我非常漂亮的点心。上了飞机后，我马上拿起来吃，却怎么也咬不动。仔细一瞧，居然是口香糖呢！”

他一边说一边还哈哈大笑。在座其他感到难为情的人只能敷衍的随声附和一下，但丝毫不受影响的吉冈中佐又接着说：

“这里真是豪华，对我来说真是有点高攀不起。还有这栋房子，当我卯足了劲踏上玄关的那一瞬间，却在大理石的地板上跌了个四脚朝天。唉……这果然不是我这个乡下人该来的地方。”

显然他一心想要打破现场僵凝的气氛，却是徒劳无功。但是想想这整个相亲的来龙去脉，对此当然也就了然于胸了。

用餐结束后，在另一个房间休息的本庄大将问我：“男方对你很满意，不知你意下如何？”

“你有没有觉得，他是一表人才呢？”

我点头附和着道代刀自的问话。溥杰虽然沉默不语，却对我似乎颇有好感。

“他真的是一位可靠有为的好青年，看起来体贴又善解人意。浩，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姻缘。”

就连一直持坚决反对态度的滨口外婆也对溥杰“一见钟情”了。

“看他彬彬有礼的，很好！”舅舅的一句话，像是做了个决定一样。

我不禁满脸羞红，低着头说：“那一切就拜托各位了。”

这件婚事就在没有任何的阻碍之下作出了决定。

匆忙的订婚与结婚(1)

从决定订婚到正式公开前，我们被嘱咐一切必须在暗中秘密进行。也许是因为关东军内部曾为选妃一事有诸多分歧意见，导致这事必须更隐密的处理。

我的家人，还有其他相关人员为了隐瞒这门已定的婚事，都竭尽所能、耗费心思的想要防止消息走漏。但不知道这些记者是从那儿打听到消息，询问和预约访问的电话不断地涌入进来。

“没有听说过啊，您是不是弄错对象了？”母亲就用这一招来回绝这些记者们。但是有一天，赤坂嵯峨家接到一通从宫内省宗秩寮打来的电话：“贵府上要嫁到满洲国的千金，名字里有一个‘子’字吧？”

接电话的是一个家里的老佣人，被电话里的人一劲儿的追问之下，便落入了对方的圈套。脱口回答说：“没有‘子’字。”

我的名字是单一字“浩”字，四个姊妹里头只有我的名字没有“子”字。事后想想，我的名字还颇适合嫁给中国人的……原来，佣人以为那通电话是宫内省打来要确认“浩”跟“浩子”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家人觉得事有蹊跷，立刻回打了一通电话到宫内省，但是对方说并没有打过这样的电话。虽然结果令人很懊恼，但也于事无补了。

其实，强势的关东军早已施压下令，在正式发表前，严禁一切相关报导。所以真正感到懊恼的，也许是已成功取得独家消息的新闻记者吧！

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年二月六日，满洲国大使馆正式发表我和溥杰的婚事。这回因为报导解禁了，报社的人蜂拥而来，亲朋好友的祝贺电话此起彼落。听说还有许多陌生人所写的鼓励信函如雪片般的飞来，其中也掺杂着一些反对或是威胁的信件。此刻，不管我愿不愿意，都已经切身感受到，自己即将成为满洲国皇帝弟弟的妃子了。

三月六日那天，爱新觉罗家、嵯峨家和滨口家一起合办了一场亲善会，地点一样是在滨口家。当天还邀请了报社记者，于是我便被众多的摄影记者团团包围，要求在庭院里摆出各种姿势供他们拍照。

溥杰的表现不同于相亲当天，他很亲切的和我聊了许多事。

第一次的交谈我感受到他完全没有皇族的傲慢之气，为人相当的谦虚，日语更是非常的流畅。因为自从他来到日本后，便与婉容皇后的胞弟润麒，也是溥杰的妹妹——三格格的丈夫，一起在学习院里上课。他们为了早日学好日语，便以豆子来计算背好的单字数目，将豆子一颗颗放入盒子内；如果忘记单字，就互相掐对方的手臂。

他在少年时期，曾为了偷偷到日本念书，在没有得到父亲的同意就离家，然后一路出发到了大连时，还是被醇亲王府的人追上，心不甘情不愿的被带了回去，这就是他具有行动力的一面。

当我向未来的夫婿提起我跟冈田三郎助先生拜师学画这件事时，他很惊讶的说：“真是巧！我也在学画呢！”原来他一直在横山大观老师位于上野池之端的家中学习日本画。虽然东西洋风格不同，却是我们都在学画的这个共同点上，这让我感到欣喜若狂。

此外，我还见到了久仰大名的三格格，和她的夫婿润麒先生。三格格也就是三公主，她就像我那位有着中国人血统的朋友所说的，全身散发着美丽高贵的气质。本庄夫人和我母亲也都在一旁，此时三格格拿出一个手工细致的玉戒指。说是要送给我当见面礼。

有了这等缘分，此后溥杰就经常带着三格格与润麒到滨口家作客。他们跟伟大的乾隆皇帝一样，不愧是继承了清朝皇族优秀的血统，姿态温文儒雅，令讲究礼仪形式的舅舅都赞叹不已。

随着交往日渐长久，让我对溥杰更加的心生尊敬与自豪。溥杰一向不重视穿着打扮，为人诚实又有肚量。就如滨口外婆的形容：他是一个善解人意的正人君子。虽然这门婚事始于关东军所策划的计谋，但我对于有幸能遇见溥杰这样人品高尚的对象，心中满怀感激。

结婚之前，我再次拿起了画笔。我曾在订婚前参加过上野美术馆主办的春台美术展，并以一幅人物画及静物画作品获得入选，不过我想结婚后应该就会和绘画的世界告别了，为了在滨口家与嵯峨家留下一些东西作为婚前时代的纪念，我拿起画笔，在油画工具令人怀念的气味包围之下，全神专注的作画。

随着婚期越来越近，礼服、旅行服装的订作，还有招待前来道别或祝贺的客人，以及招呼报章杂志社的记者和摄影师等，一堆事情让我每天忙的不可开交。就在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山侯的通知，嘱咐要进宫向皇太后（大正天皇的妃子，后来的贞名皇后）辞行。这么做是因为嵯峨家与皇室之间有着深厚的关系，在之前已经叙述过。

据说从前有种习俗，公主在诞生之后，马上会被带到公卿的家中扶养。嵯峨家的曾祖父实爱也曾受托照顾大正天皇陛下的姊姊滋宫韶子公主。而父亲实胜从小就随着祖父进宫，所以皇太后对我的祖父母与父亲都很熟悉。

进宫当天一起同行的是中山侯的丰子夫人，她是九条家的千金，皇太后的侄女。

虽然晋谒皇太后是一项殊荣，但是，当时的我对宫中礼仪与用语均一窍不通。像是“米”、“您”、“化妆”、“拥抱”等等……，在宫里都有不同的讲法。

匆忙的订婚与结婚(2)

庆幸的是，养育嵯峨家祖母南加长大的中山娘家里，曾经扶养过大正天皇，祖母因此便得以从日常生活中熟知宫中词句。我于是赶紧跟祖母恶补，认真的学习宫中的用语与礼仪。

“皇上吉祥、皇后吉祥、今日不胜恭喜之至……浩啊，你可不能忘了这些请安问词喔！”

祖母的话令我欲哭无泪，因为每见到一位女官就要繁文褥节一番；还有，听说当天没有什么时间可以上洗手间。所以我从前一天就开始不喝水。又因为担心会说错话，以至于整晚都无法安心入睡。

进宫当天，我特别遵照皇太后的指示，以高岛田式的发髻搭配黑色和服的装扮前往。抵达皇居后，我们随即在女官的指引下进入御座所，并与中山侯夫人在走廊上传达问候之词。

不一会儿，即有命令指示我们入内。一般而言，这是不被允许的，因为礼节上规定，通常一般人只能站在外头晋谒，我在中山侯夫人的催促之下诚惶诚恐的走了进去；进了房内，又被要求坐下来。可是祖母曾经再三叮咛，不可以坐下来，否则就是不敬的举动，这时真令我不知如何是好。

在另一头的女官不断向我使眼色，表示坐下来没关系之后，我才恭谨的坐下来。

茶点马上端了出来，皇太后也开始聊起了许多过去的往事。她和竹屋女官对我的祖父母都很熟悉。这让我总算松了一口气。精神也不再那么紧绷。

“侍奉满洲国皇帝，与侍奉我国的天皇一样。宫内省里也派了入江和加藤两个人前往新京（译注：满洲国的首都长春），所以你不要担心。好好的侍奉溥杰，善尽日本妇女之美德。”

说完，皇太后拿出了年轻时明治天皇的母亲中山一位局所赐予的素淡绿色和服布料，对着我说：“这送给你作为纪念。浩跟我也有血缘关系，这回我将它送给身负重任的你，希望你能带到满洲国，并随时记住中山一位局的妇德。”

此外也赐给溥杰和服的布料及一些其他的东西。辞退后，我和中山侯夫人在别的房间接受膳食招待之后，于傍晚时分便离开了皇居。

我直接回到了嵯峨家，把当天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又描述了宫内的料理点心等，全家人都满面欢喜的聆听着。

＊＊＊

终于到了四月三日的结婚当天。会场定在九段地区的军人会馆。满洲国派了宫内府大臣熙洽作为皇帝的代表，日本方面则由皇族竹内宫恒德王与王妃列席参加。

前一晚，我紧张的无法平静下来，虽然早早就床，却迟迟无法入睡。回想在这之前，我只能受他人摆布，像在赶鸭子上架一般。可是现在即将要离开我的娘家嵯峨家、并与养育我长大的滨口家道别，只身嫁到溥杰的国度。不久之后，也许就必须告别日本开始起满洲的生活……一想到这儿，心情突然陷入一种无法形容的不安。

厨房的出口处挤满了一群报社记者，他们不明白我此时不安的情绪，不断在外头大声嚷嚷着：“请让我们见她本人一面！”“一下子就好。让我们访问一下她出嫁前的感想！”舅妈和女佣就这样和他们僵持不下。

昏昏沉沉中感觉将要睡着时，天色却已亮了。

正在吃早餐的时候，住在杉并区嵯峨家的祖父打了电话来，他希望在这大好的日子，孙女可以从自己的地方嫁出去。为了达成祖父的心愿，我离开了住惯的上大崎滨口家，与本庄夫人及母亲急速前往嵯峨家。

婚礼当天是在神坛前举行日本传统仪式。我内着白衣、上面套着唐织云纹花鸟图案的罩衣及绯红日式裤裙，头发结成垂发髻，也就是将前面两侧头发耸起，长发垂髻在后面。这个发型是麻烦宫中一位年过七十、名叫阿市的年长女官帮我梳理的，因为必须用裹上油的梳子层层涂抹在头上，宛如在承受苦行一样的痛苦。

婚礼是从下午三点开始。梳理好发型，穿戴好礼服，与家人用过简单的午餐之后，我们便起身上车前往九段会馆的会场。一路上站满了小学生与当地的民众，不断的摇着太阳旗列队欢迎，所到之处一片旗海飘扬。

我们希望邀请能参加当天宴会的，除了竹田宫与王妃之外，还有其他皇室的人。无奈遭到陆军省的阻挠与禁止，他们借口婚礼费用是由关东军所支付，限制出席人数不得超过五百人，因此极力要求女方减少亲友的参加人数。我们只好听从军方的命令，最后只邀请了几位极亲近的亲人、还有五位友人及七位恩师。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非常失望，因为如果是为了满洲国与日本国之间的亲善结婚，更应该要让皇室贵族们来参加，才有助于达成日满融合的。何况，这种想尽办法摒除女方关系人的做法，让我怀疑这场婚礼究竟是为谁而办的？

尽管关东军蛮横的态度扰得我心情烦闷，不过当我看到满街的旗海摇晃时，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暖意。

（这么多的人在为我们的婚礼祝贺，我一定要努力扮演好日满亲善的角色，才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

参加婚礼喜宴的有媒人本庄大将夫妇、林铣十郎首相等五百人。日后回想起来，除了记得当天心情紧张万分之外，其他的事都已印象模糊，唯一留在脑海里的街上人群景象，竟成了我一生无言的鼓励。

分裂的国家

从伊豆的川奈渡蜜月回来之后，我们便在千叶稻毛海岸的新居住了下来。选择稻毛这地方，是因为顾虑到丈夫通勤陆军步兵学校时的方便性。它的位置就在距离稻毛车站不到五分钟的高地上，站在宽广的屋檐下，便可眺望袖浦一带的海岸。

这是一幢不仅视野好，采光也无可挑剔的日式建筑。由于溥杰在中国的生活习惯有椅子和桌子，于是我将家俱改成洋式。屋内有一间六迭榻榻米大的书房、还有放了一张床的八迭大卧房，紧接着是客厅、以及十二迭大的接待室，餐厅则约十迭大。

溥仪的父亲醇亲王从北京寄来一张大桌布及一套银制的烟具，还特别为我准备了两件大红色旗袍。据说在中国的风俗习惯里，新婚头一年要穿红色的衣服，这礼物令我觉得很窝心。

我的丈夫很喜欢动物，在北京王府的那段日子，他曾饲养过一只猴子。据说有一回溥贾森病，那猴子也难过的不吃不喝，相当聪明有人性，因而惹人疼爱。

于是我拜托藤井少佐从军用犬协会抱来一只刚出生一个月的梗犬，并附有优良血统证明书。丈夫非常高兴，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小狗到海边散步。

过了七点之后，他便又骑着步兵学校前来迎接的马去学校，先生外出的这段时间，我则在家里接受妇女杂志记者的访问。或者接待前来向溥仪索取字画的客人。偶尔也会有日满妇人会、或是东洋妇人会来的访客。有时，我还请三格格教我一些有关中国的风俗礼仪。就这样忙东忙西的，一晃眼一天就过去了。

到了星期天会有一群中国来的留学生到家里来，因为当时正处于“反日”、“抗日”运动盛行的时代，只要一说是中国的留学生，便容易不分青红皂白的被捉到“特别高级警察”那儿，但是到我们家则无需担心。我虽然不懂政治也不搞思想，不过只要想到他们到我家玩，便能够躲过警察的追捕，那倒也是好事一桩，所以我总是尽情的招待他们。

满洲国宫内府的参事许丙先生是星期天的常客，有时两家人结伴到海边拾贝壳、或是到霞浦兜风。

有一次，我们将去海边玩时所拍的溥杰的泳装照寄给醇亲王看，结果听说仆人们一看到照片之后都留下伤心与同情的眼泪。

“为什么？”我好奇的问，丈夫于是苦笑着说：“在中国，男人决不在他人面前光着脚的。”原来人到了不同的地方，习惯也会跟着完全改变。

稻毛虽然靠海，但是鱼的种类却不多，连买个肉类都要远至千叶市，突然有客人来访时会相当地不方便。不过，如果撇开这些不说，我们的新婚生活就宛如拍打着岸边的小浪花般，平静而安稳、朴实又满足。

然而好景不常，这样宁静的生活却被中日两国间的战争给破坏了。七月七日的晚上，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进行夜间演习时，日本军与中国军发生了冲突。隔天丈夫听到这个消息，一整天都若有所思地沉默不语。

“是日本的不对吧？”我忍不住开口问，丈夫在片刻沉默之后，凝视着我的眼睛，终于吐出了几个字：“满洲与中国，本来是一体的……”

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似乎可以窥见到丈夫和大伯所面临的为难处境了。

几天后，有一位溥杰在士官学校里最亲近的同学山本要少尉前来辞行。听说他在溥杰初入学，一无所知时，曾耐心地教他棉被的折法、裹腿布的绑法等等，对他照顾有加。

这位山本少尉后来在上海率军冲锋陷阵，不幸战死。溥杰得知消息后黯然神伤，至今我都还无法忘记当时的情景。

“怎么会这样……”他因为丧失挚友而痛苦的说不出话。而我在一旁也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日本与中国间的不宣而战终于在八月底正式爆发。溥杰此时也已从步兵学校毕业，九月初时，便和润麒夫妇一同回到满洲国的新京。我当时因怀有身孕，为了身体着想，于是延迟了一个月，大约在十月中旬才离开日本。

随着出发日期渐渐接近，不断的有皇族亲友像是高松公主等为我饯行，我每天光是到处辞行就已经忙的昏头转向了。

终于到了出发前该进宫向皇太后辞行的时刻了。晋谒时，我看到了年约四岁的皇太子在御座所的屋檐下，骑着三轮车在玩耍。

“皇太子正在玩耍呢。”皇太后说着还笑咪了眼看着活泼玩耍的孙子。然后她朝说：“这次你真的要离开日本了。请代我向皇帝请安。”

说着，脸上流露出怀念上回和溥仪皇帝见面时的表情。据说皇帝第一次访日来到皇居时，曾在这庭院里散步。走着走着遇到有点陡的坡路时，还因为体恤皇太后的年纪，很细心的伸出手来，牵着皇太后。对此印象深刻的皇太后为此亦相赠了两首诗：

“宛如增添了一棵青翠的幼松一般，春园阳光无限、前途灿烂。

您那仰慕母亲般对我的情意，令我感到无限亲切温馨啊。”

秩父宫妃子并对此加以歌颂了一句：

“执法高位者们，让我们两国人民交流、互动，来缔造坚定的未来吧！”

由此可见，溥仪皇帝视皇太后如自己母亲般的一片心意，换来了极佳的印象。

我回应皇太后：“我回去后一定将您所交代的话呈献给皇上及溥杰，我一定会为日满亲善友好，善尽最大的努力。”

随后，我又收到很多御赐赠礼，其中还有东宫殿下赠送的礼物，祝福我即将出生的小孩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另外还有在皇居红叶山养蚕所生产制造的纯丝棉等织成的布料和衣服，这些都是由皇后与女官们所精心挑选的。

如此窝心的礼物，像是在叮咛着我：“满洲天寒地冻的，记得将这衣服穿上，保重身体。”

而最令我难忘的是，皇太后特别亲自将她所心爱的白云花的种子送给我。

“让你种在满洲作为纪念。”

白云花是一种白色小花，花开的模样像是一朵朵的白云，是仅此于宫廷里才见得到的珍贵名树。

我将花的种子寄放在滨口家的外婆那儿。因为我担心，万一带到满洲却发不出芽来怎么办……很幸运的，外婆帮我照顾的三棵种子里，其中两棵冒出了芽，于是我将一棵送给了嵯峨家，十三年后终于如愿开了花。

虽然我没能遵照皇后的希望将它移种在满洲，不过这两棵白云花每年都会开花，掉落的种子又萌出新芽，并且不断的成长为许多幼树。

第二章：满洲国的新生活

第一次三跪九叩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我离开了日本，朝丈夫的国度满洲出发。

在还没有民航机的当时，一般出国都需搭船，我与双亲、护士木内小姐以及为了参加我们新京婚宴的本庄繁陆军大将夫妇等，一行人从神户搭上了“鸭绿丸”号。这艘船是大阪商船公司所打造的新船，当天正好也是日满航路的处女航。

随着《萤之光》乐曲的拨放，我们的船缓缓的驶出，离开了神户港。甲板上五颜六色的缤纷彩条晃动摇曳着，栈桥上前来送行的人不断的挥动着手。不一会儿功夫，彩条都落入了海里，栈桥上的人影也越来越模糊，码头的后方浮现出六甲山的剪影，山麓一带呈现出宽广一片的神户街景。

就这样，我离开了日本，朝着中国大陆前进。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这日本的风景了。也许这一去，就再也见不到滨口家的外婆了……

伫立在贵宾船室的窗边，脑中倏地闪过了这样的念头。我将脸颊靠在窗玻璃上，像看不腻似的，直望着渐渐远去的风景。

“出门不可以掉泪的！”母亲安慰着我。然而想到要在人生地不熟的满洲，过着爱新觉罗家族一份子的生活，心中自然觉得没把握。这份忐忑不安的感觉实非笔墨或写词所能形容的。

从神户出发后的第四天早晨，鸭绿丸号便抵达了大连港。入港的同时，即见到一群记者朝着我们搭乘的船只方向蜂拥而来。原来，我身为满洲国皇帝弟弟溥杰的夫人身分，已受到当地人们的关注了。

上岸后，我们又转搭南满洲铁路公司引以为傲的特快车“亚洲号”，北上满洲。

透过车窗，第一次看到大陆的景色，真是只有“雄伟”一词可以形容。眼前一望无际的地平在线，尽是绵绵不断的高粱田与玉米田，还有苹果树和木棉，此时一轮火红的太阳正在向下西沉。

“距离故乡几百里

这里是遥远的满洲

被火红的夕阳熏染着……”

军歌里叙述的景象，此刻正映入我眼帘。

看着窗外的风景，心中突然燃起我已身在满洲的一份真实感，令我开始有点紧张。不过，满洲住着很多的日本人，听说是由女子学习院的校友所组成的常盘会，有七、八个人在大连、二十多个人在新京（长春），这让我觉得稍微放心。

中途，我们在奉天（沈阳）下车，月台上站着从新京前来迎接我们的溥杰，这是我们相隔一个月后的重逢。

事前，行程安排了在奉天参拜东陵，但我因身怀六甲，不宜太劳累，便独自一人留在大和饭店的贵宾室休息。在奉天停留了一晚，隔天再次搭上“亚洲号”，朝满洲国的首都新京出发。

抵达新京车站时已经是十六号的下午了。大批的关东军与宫内府的人员前来车站迎接我们，其中有穿着国防妇人会围裙的张景惠总理夫人、东条英机夫人、星野植树夫人等等。

我们被带到车站的贵宾室内跟大家打招呼，但这冗长的问候仪式像永无止尽般似的，最后忍不住疲倦的我只好悄悄地告诉丈夫，让我先行回到军人会馆休息。

虽说才十月中旬，满洲的气候却已是入冬般的寒冷。当晚我们暂住在军人会馆，不知何故，一阵阵寒风从天花板上方窜流下来，害我冷的直打哆嗦。我们就这样在新京渡过了第一个夜晚。

我们的新居位在新京市万寿大街117号。这地名乍听之下感觉是在热闹繁华的街上。事实上，这地方是为了建设首都，才将新京旧城外上原属于蒙古王牧场的荒草野地，加以开拓整顿而来的。因此房子的附近杂草丛生，还有野兔、獐子出没。据说这一带还有土匪，所以没有人愿意接近这块危险的地方。

在东京的时候，报上刊登我们的新居照片是一栋水泥建筑的两层楼洋房。实际来到这儿一看，却只是一排建筑粗糙的平房，外加五个隔间，这与报上看到的照片简直有如天壤之别。

而且，先行抵达此处的女佣，她们所住的房子，甚至连墙壁都还没干，四周也没有砌围墙，房内也没有电话。女子学习院毕业的女管家上村小姐赶紧跟关东军联络，这才终于为我们盖了围墙、装上电话。

到了新居一看才知道，从日本寄来的行李全被宪兵们乱置于房内。看起来在搬运中应该是受到碰撞，一些桐木衣橱家俱都被砸坏了。

这让我见识到，在满洲的新生活，应该不会和自己心中所想象的一样了。

安顿好之后，我们马上起身前往宫廷请安，我换上红色丝绒镶金边的中国服。当天来迎接我们的是在日本即已熟识的三格格。出发之前，她先教会我一些宫中礼仪。中国的宫廷礼节相当繁琐，其中有一项称作“三跪九叩”。

也就是在行礼时，必须两个人并排同时进行。女子需先跪下左脚，再将双手放在右膝上请安，然后跪地顶礼三次；完了后起身，并再度跪地顶礼三次。这样重复三次，便符合三跪九叩的字面之意，不过男女的方式并不相同。

我第一次见到溥仪皇帝。他看起来有六尺高（日尺，约181公分），不论是脸型、眼睛与溥杰都非常的相像。

我依照所学的方式行了三跪九叩之礼。记得当时穿着高跟鞋，且怀有身孕，行起礼来非常的辛苦。

皇帝赐给我镶有钻石、青玉及祖母绿的钟表，赐溥杰一个金制的怀表。在受礼时，仍不免要三跪九叩一番。

接着我们又向皇族其他人员请安问候，并晋谒了皇后。

婉容皇后年约三十出头，五尺六寸的佼好身材，踩了一双高底鞋，让人必须仰着头看她。她的头发上面装饰着花与宝石，一双大眼睛令人印象深刻，是一位气质非凡的美女子。当然这时也少不了三跪九叩之礼。

见过了皇后之后，我们便与皇帝共进西式晚餐。据说皇后因为体弱多病，平时很难得像这样与大家一起用餐。

“皇后的眼睛够大了，没想到浩的眼睛还更大呢！”皇帝开玩笑的说着。

“而且穿上了中国服还真漂亮，任谁来看都觉得像中国人。”

听了这番话之后，我心中紧张的感觉顿时消失了。

用餐时，皇后坐在我的右侧，我发现她不停的夹着火鸡肉那道菜。我被她惊人的食量吓了一跳。但更令我匪夷所思的是，皇后的御弟润麒，甚至还把邻座的巧克力都拿起来吃，甚至摆出一副滑稽的吃相，像是要引起在场所有人注意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皇后因为染上鸦片瘾，多半时候的精神状况都不稳定，食量也无法节制。听说她在来到满洲之前并不会吸食鸦片，而且与皇帝感情和睦。如果真是这样，我想也许是因为她不能适应满洲的生活，因为压力才造成精神上无法承受。

顺利地结束了第一次的宫廷请安，终于让我松了一口气。但是皇后的模样却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令人感到难过。

十月二十一日，我们在新京会馆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喜宴。

喜宴在媒人本庄大将的致词之下展开，出席宴会者包括了张总理等多位满洲国的贵宾。然而日方代表却不见关东军植田谦吉司令官的身影。

记得在东京时，包括了首相等，许多阁员都出席了我们的婚礼，为何现在却是如此呢？如果说我们的婚姻是用以代表日满亲善的象征，那么为何不见关东军的最高领导人呢？

这令我觉得一股满怀日满亲善的热忱理想，瞬间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

不出我所料，令我担忧的事，马上就发生了。

婚礼结束后，我的父母在皇帝的邀约下一起共进午餐。本来受邀的宾客当中还包含了本庄夫人，不过却被关东军蛮横的加以阻挠，结果只有大将独自一人前往。我这才了解到，原来宫内府中有那么多严格的人为限制。

但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要蓄意从中破坏呢？关东军那群人都是胆小鬼吗？

我不敢面对夫人失望的脸，她是那么的期待跟皇帝见面，甚至还特地向三格格请教了许多宫廷礼节。

“浩，你要学习忍耐，凡事都要忍耐。”

父亲离开新京时留下了这句话。我想在短暂停留的这几天，父亲已切身感受到关东军与宫廷之间所存在的问题了吧！

日满亲善之子

在满洲渡过的第一个冬天，真是寒风刺骨。外头零下几十度的气温，是我这辈子还未曾有过的经验。如果不是特别需要外出赴约，我都待在有暖房的家里足不出户。

这里和日本不同的不单单是气候而已。与中国人交往后，我开始发现双方在风俗习惯上有许多令人讶异的不同之处。

例如，在日本有一句祝贺语“鹤千年、龟万年”，反观在中国，龟则带有忌讳，并不讨喜。此外，鸳鸯是用来形容恩爱夫妻的象征，因此祝贺的场合时常用到鸳鸯。

在日本，葬礼时才会使用的莲花，这儿却是用在庆祝的场合；还有，中国人会把松木种植在墓地的周围，这也和日本不同。

此地赠礼的风俗也曾引发我的疑惑，在搬入新居时，我们收到了成堆来自亲朋好友的贺礼，我不知该如何回礼，于是跟丈夫商量是不是回赠一个花瓶？没想到他笑着回答我说：“中国人很忌讳用单数的，要回赠的话，就必须是二或四这样的偶数才行。”

“你说四个吗？在日本四和死同音，是很不吉祥的数字呢！”

没想到地方不同，差异这么悬殊！我也曾经因为日本与中国间风俗习惯的差异，而遭遇过多次的挫折。

有一天，我在受邀的友人家中，对着一件漂亮的饰品赞美了起来，没想到对方却将它送给我，令我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中国，如果你称赞了主人家的东西，就表示在暗示对方自己也很想拥有。

奇怪的不只这样而已。像是如果受邀作客用餐，客人习惯会在餐具底下放些钱币，据说这是用来作为当天侍者们的小费。如果作客当时有小孩子出来问安，礼貌上也必须给些零用钱。

在新京渡过了将近两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三日这天，当地有个送灶仪式，它是用来感谢灶神这一年来的保佑。灶神当天会回到天上，然后在接神回来之前的这段期间，灶炉里都不可以起火。在这一天，大家都会吃一种由砂糖和糯米做成的糖瓜。

从送灶仪式可知道，“灶”在中国相当受到重视。当天晚上放完鞭炮之后，祭主先行跪拜，接着依照家中男子的年龄顺序行磕头礼，并在灶中起火，恭送神明升天。在送神的这段时间里，家人会在院子内堆放一些芝麻秸，称为“踩岁”。

在农历年的除夕夜，踩岁是宫廷与皇族为迎接新年所举行的主要仪式之一，我们踩在铺有芝麻秸的步道上，发出啪啪的声响，别有一番风情。

春节（正月一号到十五号）算是中国最大的节庆。在十二月三十日则有迎神的仪式，当天整晚灯火通明、爆竹声此起彼落，大肆庆祝。我们也在这时进宫向皇帝行三叩礼请安。

平常遭禁止的双六棋、麻将等赌博游戏也在这天的晚上暂时解禁，男男女女轮番上阵，一较输赢。赌金是来自皇帝所赐的压岁钱，它是以代表皇帝的黄色纸张包裹着五十钱银币，并重迭有三吋高，最顶层还贴着写有“岁岁平安”的红纸。

这压岁钱是皇帝赐予的“额外奖金”，只有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可以使用。

半夜十二点，我们以三跪九叩之礼向皇帝恭贺“新禧如意”，新的一年就此展开了。

正月一日，我穿上中国式的礼服进宫，这一整天都在宫里渡过。

我所穿的礼服是缎面刺绣的长衬衣，上面再罩上背心；鞋子是厚木高底鞋，头上梳个“两把头”（注：满清已婚妇女常梳的发髻样式），并装饰着许多花和宝石。

这场合所行之礼称为“控手礼”，右膝跪地、右手举起、脸朝右侧。因为这样的姿势，头上笨重的宝石和花饰才不至于掉落下来。

回到家后我才知道，原来皇帝曾跟溥杰说了一句：“浩这么穷，实在可怜。”我猜想，也许是我头上那些饰品看起来很寒酸的缘故吧！于是我赶紧向外婆讨救兵，请她寄来一些项链、耳环、 手链，但终究还是无法媲美在宫内府里所看到的宝石，那些全是清朝统治四百余年以来的传承之宝。

中国在过年的十天中一定会吃饺子，这个习俗不分贫富皆同。这段期间内会事前准备好一些菜肴及饺子冰冻起来，初一当天就不下厨了。我们在宫内府品尝了一些蔬菜饺子和年糕，还有其他的料理。

对爱新觉罗家族而言。另一个可媲美过年，同样有着重大意义的节日就是万寿节——皇帝的生日。正确的日期本来应该是正月十三日，但由于和过世的皇帝忌日同一天，所以便改为国历二月十六日。

不过在农历的一月十三日这天，惯例上还是有很多爱新觉罗家亲王之下的贵族们从北京远道而来祝贺。

万寿节当天，宫内府举行祝贺会，皇上会穿着清朝的礼服在先祖灵前三跪九叩祭拜；我们则穿着与过年时一样的礼服装扮进宫，向皇帝行祝贺礼。然后献上翡翠与玉等作成的如意，恭祝皇上“万寿如意”。

此外，我会将事前准备好的贺礼一并献上。记得有一年，我准备了日本山梨县产的水晶，水晶石里还隐藏着草、虫、水等物质，堪称稀有。皇帝看了非常中意，将它带回宫廷，我为此深感欣喜，因为呈献给皇帝的圣品多到可谓堆积如山，且多半都是直接被送进了仓库。

这次的万寿节，我也向两位从北京来的亲王行请安礼。所谓的请安礼是在问候时将左脚蹲下，双手放在右膝盖的上头。结果不知怎地，两位亲王面无表情，还一人脸朝右、一人脸朝左。

我吓了一跳，赶紧小声的询问丈夫：“我是不是失礼了？他们是在生气吗？”

没想到丈夫却笑着回答说：“他们婉拒你的礼。这叫做旋跸避拜。”原来这是当你自觉没有资格承受对方的礼时，用以婉拒的表现方式。这时会将脸朝右或朝左侧，并且起身。这让我重新见识到宫内府里阶级分明的规矩。

宫廷里还有许多其他的节庆。一些重大的节日像是正月十五日的元宵节、三月三日的蟠桃会、五月五日的五月节（端午节）、七月乞巧节（七夕）、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日的盂兰盆会，以及八月十五日的中秋节，这一天我们也会收到具有宫廷传统美味的月饼。

万圣节结束后，我们家中有了重大的喜讯——令人引颈期盼的小婴儿诞生了。

公元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在新京市立医院顺利生下了女儿。据说很多人前来医院祝贺，其中一位就是宫内府御用挂的吉冈，只有他，一听到生下来的并非男婴，随后便将手上的礼品丢给部下，转身拂袖离去。他送的礼物是一件白色的松鼠皮外套，听说他原本准备了两种绸带，如果是男孩就用水蓝色；女孩就用粉红色的。想必吉冈大佐一定非常不希望绑上粉红色的吧！

女儿出生的消息传开之后，各方来的贺电不断。皇帝也御赐了祝贺词，还派人每天送来口味不一样的滋补养身汤。另外，我们还收到了许多人赠送的纯金项链，我想这应该是中国的一种习俗，相当于日本的“护身符”。但是这第一次的经验还是令我吃了一惊。

七天后，我们为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慧生”，希望她成为一个智慧高深的人。

非关东军不是人(1)

我们居住的地方占地有七百坪，但是却只盖了五个狭窄的房间。于是我们向关东军商量是否可以扩建一下房舍。但是得到的响应却是：“你身为一个上尉，不觉得这样太奢侈了吗？”

没错，我的丈夫虽然职位是满洲国军的上尉，但也是满洲国皇帝的御弟。我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跟这些不明事理的关东军开口拜托了。

我们家周围有块一千三百坪的空地，家里的管家小原曾建议我：“为了孩子将来的居住环境，是不是该趁现在先把地买下来呢？”

后来，我和丈夫省吃俭用将这块地买了下来。丈夫并且自己松土，种植了五百棵杏树，剩下的土地则用作农耕地。

隔着一条马路的对面，则是建设宫廷的预定地。这里以前是一片杏树林，一到杏花开的季节就会成了满人赏花的名地。不幸的是这些树都遭到军方砍尽，所以丈夫才决定要在这块地上种些杏树，期待能恢复昔日的风貌。

溥杰每天早上七点出门前往邻近宫内府的禁卫队，待傍晚时分归来。随即又搭上宫内府前来迎接的车子，没有片刻的休息。他一整晚伴随着皇帝直到十一点左右才得以回到家中，因此通常我都是独自一个人用餐。

不过自从有了慧生之后，丈夫一回到家便形影不离的伴着女儿，溺爱的程度甚至还惹来皇上的怨言！

小爱女长的很快，满洲寒冷的冬天就像配合着女儿的成长一样，四月一到，就比往年都还要更早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就连我们家的院子里的笔头草，也已探出土来，萌发出黄色的囊穗。

我和家里的护士一起把慧生抱上婴儿车，到家里附近的宫廷预定地散步，晒一晒久违了的春暖阳光。也许是因为这里曾是蒙古王的牧场之故，土地肥沃连带着笔头草也长的旺盛，每次看到这一片片的笔头草，都会令我瞠目结舌，感叹这土地之大！

有一次走在田野中，看到中国的妇女们手持着小刀子正在切除蒲公英的白色根部，我问他们这是做什么用的？他们回答说是拿来吃的。后来，我摘了一把笔头草问他们：“这个可以拿来吃吗？”没想到大家瞪着眼，还挥着手大声叫嚷着：“千万不要！这东西不能吃的。”这件事又让我学习到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差异。

满洲的大陆型气候，春天短短一跃就转为夏天，等一接近六月，天气就像酷暑一样的炎热，虽然不见什么蚊子，但苍蝇却不少。令人伤透脑筋。

也许是纬度高的关系，不到晚上十点，天色是不会变暗的，而半夜三点便早早的露出曙光。所以我时常带着慧生，还有那只从日本带过来的英国梗犬“小千金”一起到附近的顺天公园散步。公园里常见有人悠闲的钓鱼，或在树荫下午睡。

小朋友们也常常聚在一起玩，有一次我看见有人摘了榆树的果实，便用中文问是做什么用的？原来是将它和面粉、水一起搅拌之后再加热蒸熟，就变成了榆钱饼。

小朋友们不知从何时开始已经记得我们，还会过来找我们玩。有个小朋友用手指轻碰着慧生的脸颊问：“这是阿姨的孩子啊？好可爱喔！”

“是啊，她跟你一样是满族人喔！”在我这样回答之后，另一个看起来很聪明的小孩又问：“那我问阿姨，满洲的皇帝真的是日本天皇的弟弟吗？”

接着另一个小孩又回答说：“傻子！才不是日本人呢！那是因为很多日本人在满洲，所以才会被误会。”

我也小声的告诉他们：“不是的。满洲的皇帝是清朝的宣统皇帝，所以也不会讲日语的。”

“骗人！阿姨怎么可能会知道？”

“没有骗你们！他就是这个正在睡觉的小婴儿的伯父。”

“什么？你再说一次？”

小朋友们好像吓了一跳。

他们是那么的天真无邪。当他们知道我并没有骗人之后，慧生就突然变得很受欢迎，对我也亲近了许多。就这样，丝毫没有心眼的他们，便成了我重要的情报来源。

“昨晚，听说顺天公园里有两个中国人被杀了，阿姨你也要小心。”

“日本人来这儿之前，我们全家都很快乐的，十毛钱就能买一篮子的蛋，但现在却只能买到四、五个；以前十元就可以过的很好，现在就算有一百元也不够。”

“阿姨，我们家是开饭馆的，但是日本警察和军人来吃饭都不给钱，吃完就大摇大摆的离开。”

听了这些话，我感到一阵错愕。这些全都是我无法想象的事。后来知道了事实的真相，不免开始忧心，提倡了许久的日、满、蒙、汉、朝——“五族协和”的口号，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满洲国是在日本关东军的计谋下一手策划而成的，这事实已无庸置疑。把清朝最后的宣统皇帝（溥仪）拱上满洲国皇帝之位的，也是关东军的作为。

溥仪皇帝在三岁时即登基即位。他的生家醇亲王家族，代代都是博学鸿儒，并在他幼年时期为他请来清朝第一流学者教授知识，尔后亦跟从英国的“中国通”强·史东博士学习西洋新知识，是一位见识渊博之人。

很不幸的是，即位四年后，满清灭亡，于是他被迫废帝并留在历代皇宫紫禁城内。尔后与皇后同时被驱逐出紫禁城，逃离到醇亲王北府家中，随后因该地方亦无法久留，于是辗转来到北京的日本大使馆避难。

非关东军不是人(2)

公元一九三一年，当时人在天津日本租界的废帝收到了一盒来路不明、里头装着小型炸弹的水果篮。急忙赶到的关东军土肥原贤二大佐便巧妙地说服废帝：“这儿不安全，快逃往满洲吧！满洲三千万的民众已准备好迎接陛下的登基。”随即悄悄地将他带离天津前往满洲。这盒水果篮，无疑正是觊觎东北那块土地，并企图成立满洲国的关东军所一手策划的。

满洲国成立的隔一年，二十八岁的宣统废帝正式即位，成了满洲国皇帝，也刚好是在我和溥杰结婚的三年前。

不过，这一切违背了当初所谈的内容，皇帝只是一个有名无实、行动自由皆受到关东军控制的傀儡，无法有任何自己的意见。

在关东军里，有一位对宫廷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人，他就是宫内府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大佐。从在相亲那一次开始，我就对他没有好感，加上到了新京后，他更是变本加厉，事事干涉我们夫妻的生活。

有一件事发生在已故的秩父宫殿下驾临满洲访问的时候。

那时，我在事前便已透过竹屋女官那儿收到了皇太后捎来的信，信上交代着“秩父宫此行访问，一切请多关照。”皇太后心中必定以为只要交代了满洲皇帝的弟弟，其它就无需担心了。

我于是前往位于新京郊外的机场准备迎接。一到了机场，便看到现场齐聚了满洲国政府官员、关东军首脑、国防妇人会的干部等人。当我走向这一排迎接的行列时，吉冈大佐大步的走向我，并且在众人面前大声怒吼的叫嚣：“你在这儿做什么？这可不是上尉的妻子该出现的地方。回去！快回去！”

我对他这种无礼的举动感到忿怒不已，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只好紧咬双唇不发一语。现场国防妇人会的人虽然帮我解围，但脸上却是一副“活该！别以为自己是满洲的妃子就了不起”的表情。

不一会儿，殿下下了飞机，很快看见了站在队伍一端的我，并且很亲切地对我说“辛苦你啦！”那时，我瞥见吉冈大佐一脸难堪的表情，那真是言语难以形容的。

隔天，殿下托事务官带来皇太后要赐给慧生的礼物，并且邀请我们夫妇前往军人会馆宿舍小聚。我看见吉冈大佐就站立在玄关处，不知是否因为殿下在场的关系，他的态度与前天相比，有如天壤之别，鞠躬哈腰，一副谄媚的模样。

不仅是吉冈大佐的作风，甚至打着“五族协和”口号的满洲，凡事都以日本人为优先。在日本人当中，关东军也握有绝对的权利与势力，除了关东军之外，其余的皆受到非常人的对待。

＊＊＊

即使我与满洲国皇帝御弟结婚，在那些人的眼中只不过是区区的蝼蚁之辈。

然而，即便是极其专横跋扈的关东军，也有它的败笔之处——那就是我们结婚那年所发动的中日战争。对皇帝之下的满人而言，中日战争的爆发有如晴天霹雳。那是要他们眼睁睁的看着国名不同，却有着相同祖先、留着相同血液的中国人，在同一块土地上，日以继夜遭受日本人的迫害。

这是一个连关东军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他们想尽办法要提倡满洲国与中国是两个不同国家的思想，甚至认为满洲人的祖先和中国人有所不同。为此，他们还禁止溥仪皇帝祭祀清朝的祖先，取而代之的是强迫他祭奉日本的神道。

一九四〇年，皇帝到日本参加纪元两千六百年仪式庆祝大会时，从天皇陛下手中接下一把宝剑、一面铜镜、和一块月牙形的玉，带回满洲作为祀奉天照大神的神器。这一切都是出自吉冈大佐等关东军的唆使，而且在宫内府旁以原木盖了建国神社。这简直就是践踏了中国人最为敬天崇祖先的习俗，甚至强迫要以神道为国教。然后指着建国神社的庙说：“这才是满洲国祖先的庙。”就这样开始大肆宣传。

这些傲慢的关东军们难道以为过去的历史是可以任意篡改的吗？他们错以为这样做，满洲国人就会对日本人产生亲切的好感？

丈夫在家向来不提军中的事情，不过他对此再也无法忍受，他说：“关东军指导满洲国军无可厚非，但是要满洲人遥拜东方，甚至诵读日本经文，未免太过分了。”

像丈夫这样留学日本，了解日本语言与风俗习惯的人，甚至都会感到强烈的不满了，更何况是那些风俗信仰完全不同的满洲国军，他们心中作何感受？

“而且如果无法好好背诵，就会招来一阵拳打脚踢，简直是粗暴至极呀！”

我当时因他愤愤不平的语调而给吓了一大跳。由此可见，平时个性温文的他，此时心中想必是激动异常。

溥仪宠爱的孩子

可能是脸色青白的原因，溥仪皇帝总是给人一种阴郁不开朗的印象。刚开始时，我也确实感觉到他有些难以接近。不过，站在皇帝的立场，要对身为日本人的我表现出宽宏的胸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

在我发表订婚的时候，那一年，关东军制定了“帝位继承法”，并强逼皇帝颁布该法律。该法律打破了清朝传统的规定，设定让皇帝的兄弟也可以继承帝位。由于溥仪皇帝并无后嗣，也没有传宗接代的征兆，在发生万一的情况之下。溥杰、甚至我们即将出生的孩子皆可以继承皇位。这就是帝王继承法的目的。

被迫接受该法律，外加自己弟弟还娶了一个日本人为妃，皇帝心中自是恐惧难安。如果我们生了个男婴，就顺理成章的变成由一个有日本血统的侄子继承帝位，所以皇帝会认为我是关东军派来的特务，而且对我有所防备。

皇帝甚至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提到：“如果跟溥杰一起吃饭，餐桌上有他妻子做的菜肴时，我一定是先等他夹过，才会跟着尝一点。再不久，溥杰就要为人父亲了，我除了害怕，也担忧自己前途。另外，我也替弟弟担心，我认为那个帝位继承法的前几项条例根本不可靠，能相信的只有‘传帝兄弟之子’这句了。关东军他们要的，就是有日本人血统的皇帝！所以我们两兄弟都可能被牺牲掉。后来，我听到生出来的是女婴，总算是安心了。”

所以，他对我的戒心在不久之后即消失了，因为我生的是女儿，加上我和皇帝同样受到关东军欺负与压榨的事，他也时有所闻。有一天，他还半开玩笑似的说：“刚开始，我以为浩是吉冈派来的间谋。真不好意思怀疑了你。”

我知道这不能怪皇帝，因为宫内府里到处都是关东军派来监视的人马，皇帝当然会对我起疑心。不过因为这样，反而能够听到皇帝开朗的声音，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

与皇帝的关系好转后，才意外的发现，其实他和第一印象给人的感觉并不相同，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

一九三九年春天，丈夫因为勤务转调到驻日大使馆的武官室，于是我们便藉此机会回到日本内地生活。同年的十月，丈夫又因勤务变更而离开待了不到一年的日本，回到奉天的军官学校。当时我怀了第二个孩子，因此留在日本直到来年三月生下次女嫮生。“嫮（ㄏㄨˋ）”是美好之意，丈夫取这个名是希望她能成为一位美丽的女孩。

在日本内地的短暂日子里，我们曾寄给溥仪皇帝一个令人惊奇的玩具。皇帝他很喜欢叫随侍们变装嘻闹一番，有时自己还会将头发垂放到额头，贴上胡子，大声呼喊“希特勒万岁！”来吓人，让人笑弯了腰。

我们送他的玩具就是包在布巾里的相机，里头还会冒出蛇呀、老鼠之类吓人的东西。这玩具大概是应了皇帝的喜好，他还希望我们多寄一些。

于是我立刻在东京到处收集寄给他，结果这次他的贴身随侍寄了一封信来，上头写着：“寄那样的玩具给皇上，太危险了！上回宫里的下人还因为被吓到，不小心打翻了汤碗，万一让皇上给烫伤了，那可不得了。以后请不要再寄这种玩具了。”

我们看了这封信，忍不住噗嗤的笑了出来。后来在皇帝寄来的信中，也将身旁那些人抱怨的滑稽模样给画了出来。

不久之后，我带着刚出生的嫮生、大女儿慧生，以及我最小的妹妹干子一起搭上与上次同样的“鸭绿丸”号，再次回到了新京。

由于丈夫这回的勤务地点在奉天，因此便寄住在五格格（第五个妹妹）的夫婿万嘉熙家中，只有在星期六、日才回到新京来。我除了照顾嫮生、陪着慧生，还要费尽心思的整理庭园花圃。才刚满两岁，走路蹒跚不稳的慧生，每天会拿着小喷壶在我洒了种子的土上面浇水，然后很高兴的说：“长芽了！长芽了！”

慧生从小就是乖巧又懂事的孩子，她喜欢在房里看图画书，或是跟小猫、小鸭等一起玩。有一天，我们养在窗户边的小鸭在半夜遭到黄鼠狼袭击给吃掉了，她一边忍不住的抽噎哭泣着，一边拼命的帮它作个小墓穴，心地非常的善良。

皇帝也特别的照顾并且疼爱慧生。平常格格们的小孩进宫来，都必须到另外一间房里用餐，唯独慧生享有特殊礼遇，可以跟大人们同桌用餐。而且，小小的慧生还坐在皇帝与丈夫之间，很有规矩的吃着饭。

有一次，分给慧生的菜放在她的盘子里，她却完全不夹起来吃。坐在身旁的皇帝问她为什么不吃，慧生细声细语的说：“小阿姨（指干子）在家里等着小慧，所以我不吃，我想带回去给小阿姨吃。”

皇帝被她小小年纪却如此体贴善良的心肠所感动，于是轻声细语的告诉她：“别担心！一会儿我把跟这一样的菜装进盒子里让你带回去。你放心的吃，要吃多一点。”他还用一种充满羡慕、感动的目光对溥杰说：“你真是个幸福的人啊！”

皇帝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所以当我听他这么说时，心中隐约感到一阵酸楚。

还有一次，慧生穿了一件底襟很长的洋装进宫，结果踩到了自己的衣服，在大理石的地板上摔了一跤。皇帝见状急忙跑过来抱起了慧生，将她带到我的身边，还用责备的口吻对我说：“给小孩子穿这么长的衣服太危险了。”慧生这么受到疼爱，只能说她真是太幸福了。

皇帝喜欢音乐，自己会弹钢琴。慧生虚岁四岁的时候，皇帝还买了一台琴送给她学习。她跟着以唱满洲歌出名的岩田寿子老师学琴练唱，接受音感训练，不久，慧生也开始学习小提琴。已经练就了一身的好音感对学小提琴大有帮助，因此进步神速，令老师大为吃惊。后来有一次，慧生抱着她的小小提琴进宫，由皇帝的钢琴伴奏，两人一起合奏了“闪闪的星星”和“Gavotten”。

比起我刚到满洲时皇帝的冷漠态度，如今则有着极大的转变。看到他疼爱慧生宛如自己亲生孩子般的模样，令我由衷地感到欢喜。

尽管关东军对于宫内府的蛮横暴行是年年有增无减，但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尚称安稳美满。在满洲的生活也已完全适应，甚至现在每天以要看着火红的太阳西下、以及黄橙的月亮同时升起的独特光景，心情就能感到一阵平静。

在新京一样可以买到和日本内地相同的食物，而我们家的厨师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喜爱吃味噌汤和萝卜酱菜，一旦吃完了，他们就会中日文参杂嚷嚷着“misstan naiyo（没有味噌汤了！）”“takuan naiyo（没有腌萝卜了）”，然后搭马车进城，去商店街采购。

更令人讶异的是，连皇帝都爱上来日本时所品尝过的味噌汤，所以我也会时常做些加了豆腐或海藻的味噌汤给他，讨他欢心。

我们家的生活重心，不用说就是慧生了，没有什么能比的上慧生的成长，带给我们的惊喜与快乐了。

来到新京以后，身旁周遭的亲友或是佣人都是中国人，我被迫需要不断的学习中文。而且，宫廷和在日本一样，有特殊的宫中用词，这些就须和宫内府里的老师学习。还好日常生活用语还应付的来，慧生年纪小，所以学习得也快，不一会儿功夫就迎头赶上我的程度了。

清朝的皇族称父亲为“阿玛”、母亲为“奶奶”，这不像一般家庭中称呼的“爸爸”“妈妈”；而日本的皇室则称呼“御父样”“御母样”。慧生非常喜欢父亲，还自己编了首歌“阿玛与小慧”“小慧与阿玛”，与丈夫高兴的哼哼唱唱。丈夫也疼她疼的像块瑰宝，两个人常常用天真的儿语即兴唱着歌，并玩在一起。

一九四二年，慧生虚岁五岁，此时正值满洲国建国十周年，高松宫殿下因此代表天皇来满洲参加庆典。为了纪念高松宫殿下访问满洲，慧生唱了一首《恭迎高松宫殿下歌》，还录制成唱片。在新京的满洲录音机株式会社的录音室里，慧生努力地用她清脆的嗓音高唱着。并加上岩田寿子先生的伴奏。这张用中日两种词录制的唱片复制了十几张，高松宫殿下也带了一张回日本留做纪念。

我的手上也留有一张，令人怀念的七十八转SP唱片，让我想起四十年前那天的慧生，还有那时候在东北生活的一切。

第三章 和平与战火的夹缝间

传说中的北府

一九四一年秋天，记得住在北京的公公醇亲王曾邀请我带慧生到他那儿玩，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次造访公公。今年的春天，溥杰和我为了庆祝公公六十大寿的生日而到了北京一趟。不管是王府（王族的宅邸）的规模、或是生日庆典之隆重，这些都着实地让我感到惊讶万分。

老师曾经教导我，像这种庆典的场合会有写诗词祝贺的习惯，于是我立即作了祝寿的和歌，拜托在东京的尾上柴舟老师作成字帖，让我在新京执笔后，拿到北京献给公公。

“浩写得一手好字呢！”醇亲王如此地夸赞我，并指示将我写的字贴在墙上，让众多的客人们也能观赏。

小时候我便以年纪最小的门生身分，追随尾上老师学习书道，但压根儿都没想到会在北京这样的一个机会下受到赞扬。

而第二次的造访是为了带慧生给公公看，顺便游玩，所以心情上感觉比上回轻松多了。我将一岁的次女嫮生留在新京家里，带着三岁半的慧生、还有从日本来的妹妹干子、与亲戚一行人，备妥了些许礼物便朝北京出发了。

醇亲王的王府位于北京的北边，因此称作北府。这里是先生和大伯溥仪出生之地，听说原本皇帝诞生的地方按惯例是不住人的，而是用以建造佛寺。醇亲王会居住在此，是否也道出了清朝悲哀的现状？

尽管如此，在我们一脚踏进伫立着白色大理石唐狮子的第一道门时，便看见了两百多位宫仆以跪礼迎接我们，同时还三跪九叩。场面之壮观，虽说是衰微的王朝，倒也足以让人忆起清朝宫廷所遗留的暮景残光。接着，又穿越几道门，还过了桥吧！总之，但北府光是房间数就有五百间，是很宽广的大宫殿。日木的皇居已经很大了，北府的面积至少是它的三倍，这也难怪以前这里曾有好几百位佣人！

醇亲王住在北府花园附近的宅邸。王妃（宣统帝及溥杰的母亲）如果还在世的话，按照清朝的惯例，慧生应该是由祖母来养育的。

我们终于谒见到醇亲王，并献上问候的话语。对慧生来讲是第一次，而我则是第二次的会面。

朝着红色地毯往前踏出一步，我跪下并行了一跪三叩之礼。慧生见状也学我，叫了一声“玛父（爷爷）”之后，左脚连忙跪下，双手齐放在右膝盖上，行了请安礼。慧生虽然年纪幼小，倒也挺紧张的样子。

“小慧，别那么拘束，笑一个给爷爷瞧瞧。”一听这话，慧生马上展开了笑颜。

“真是可爱极了！”

醇亲王在慧生问候完，欣喜地抱起她。慧生算是头一个内孙，因此，醇亲王似乎更是是感慨良深。

慧生顺着大家的意，献唱了一首歌。妹妹干子接着说：“小慧，唱首日文歌给大家听听！”慧生就把刚刚唱的中文歌改成日语唱了出来。醇亲王非常高兴的笑着说：“像极了三格格小的时候！”说着又把慧生给抱了起来。

＊＊＊

我们在祠堂结束了祭祖参拜后，溥杰同父异母的兄弟以及旧皇族的亲戚们纷纷出来和我们打招呼，并且告诉我们：“这里跟以前一样还是按照老规矩，想必会有些拘束感，不过还是请您们安心，好好地住下来。”

说起来我也算是有旧公卿贵族的血缘，对于一些腐败陈旧且死板的老规矩应该也能习惯，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点。当我心里正纳闷着他们说的话，到了用餐时，才了解到他们所说的意思。

按清朝的惯例，女性是不被允许坐下来用餐的。虽然跟大家同一张桌子用餐，但却必须站着接待客人。然后站着吃饭。

由于中国料理都是大盘大盘的上菜，当一盘新菜上桌时，大家都会起身互相给对方添菜，男性则是坐在原座位上。但因为我是日本人，所以特别礼遇我可以坐下来用餐。从这一点规矩上看来，这可真是一个完完全全男尊女卑的社会。

慧生特别爱吃小肉包子，连连吃了好几个，让大家看得都笑了。餐后，回房里又送来了一盘包子，这一定又是非常疼爱慧生的醇亲王特地派人送来的。

＊＊＊

我们的房间，大小有如日比谷工会堂那么大吧！房间非常宽敞，整个房间连天花板全都围绕着玻璃。里边有个舞台，放了些路易王朝式的豪华坐椅及桌子。听说以前这儿常招待宾客，一边看舞台上的京剧演出，一边享受用餐。

高高的玻璃窗上垂挂着白纸窗帘，一早仆人就会用长刀形的棍棒把窗帘挑起。接着又不知从哪送来了肥皂、毛巾、牙刷、漱口杯、洗脸盆、热水、泉水等等，不一会儿的工夫，一间盥洗室就在这完成了。听说这泉水是专程从一座叫玉泉山的山里搬运过来的，四个佣人合力用扁担扛了进来。

梳洗完后，我们到离这儿三十分钟路程远的祠堂参拜，并向公公醇亲王请安道“吉祥”。公公的身旁一定有弟媳在旁侍奉茶水，听说这是每天早晨媳妇对公公的朝礼仪式。

早餐是在各自的房间内享用，也是由仆人们备好桌子、碗盘、将装有料理的膳食盒送到房里来，于是房间又摇身一变成了餐厅。

早餐的食物当中，有一种叫做“popo”的饼干，还有一些小麦粉做的烧饼、油条、豆浆、鸡蛋、猪肉料理等等。

到了上午十点左右，便有人会告知“散步时间到了”。醇亲王坐上四个男人抬的轿子，我们一行人就跟在后面缓步行走。建筑物是用装有红色栏杆的回廊衔接而成，宅邸内有牡丹花园、藤树园的庭园景观；回廊当中设有八角形的凉亭休憩处，我们在那边喝茶吃饼干。

午餐受邀到公公的餐厅享用。

餐桌上摆着一些小菜，接着上桌的是热食，并使用双层的食器来保持热汤的温度，餐盘也特意采用精美的万历食器或纯银制食器，不愧是王府的排场。

用枣子浸泡的酒也很香醇，同时还品尝了被称为果席宴的珍贵料理。这些餐点是采用花园内盛开的花朵制作而成的。

餐点最后端出了几道不同种类的粥品，慧生很高兴地吃了只用干玉米芽所煮成的热粥。喝完茶后，又吃了“槟榔”、“荳蔻”、“砂仁”等树木的果实。这些是南方地带的产物，听说可做为胃肠药。

到了傍晚沐浴的时间，屏风和漆制的大盆就送到房里来了。四周围均用屏风遮围起来之后，立即形成了一间专属洗澡间，只是热水和泉水也还是用扁担扛进来的。

天色变黑后，提着灯笼的仆人前来带领我们前往宴会场。虽然是在同一宅邸内，但也要走个二、三十分钟的石板路才能到达，算是挺辛苦的。这么大规模的宴会在日本还真是无法想象。

唯一感到不便的，就是半夜起来上洗手间时，还得点着蜡烛走到较远的客用洗手间。厕所的地面中央隔成四角形的洞穴，下面铺有砂子。上完厕所后，不管是半夜几点都得将盒子拉到外面，并立即换上装有新砂的盒子。回到房间之后，仆人一定会准备手巾和茶水。

平时我们几乎不太常见到仆人们的身影，但仆人们一天似乎二十四小时都在某处观察着我们。即使我们不吭声，仆人也能够察觉到我们的需要，不发一语地就帮我们准备的非常妥善。

住在北府的这二、三天当中，我一直有种错觉，像是掉进了另一个世界的龙宫。像这种自古传承的王族宅邸或城堡，稀奇古怪的妖魔传说似乎是不分东洋和西洋的。在这北府里也流传着几个这样的传说，听说有几个房间是不能打开的。

在北府，如有妃子过世时，那个房间就贴上封条不再让人进入。听说有一次，一位仆人偷偷地在已过世的醇亲王妃子的房间外戳了个洞，偷窥其中，赫见妃子坐在房里，对着仆人招手嫣然一笑；后来那位充满好奇心的男仆人在夜里发了高烧，隔天早上就一命呜呼了。

另外，听说宅邸后方的山脚处有一座生锈的大铁门，仆人们想知道里头有什么玄机，于是合力撬开大门，结果一具老虎的木乃伊从里头噗一声的倒了下来。大伙儿吓的连忙躲开；也不知是哪儿像是藏有地下道似的，竟有一阵阵徐徐的暖风吹了过来。

古时候，各王府为了万一所发生紧急事况，好像都会利用这种地下道的快捷方式通到远处的小路。虽也有人提议一探究竟，但听说终究还是没有人有勇气尝试。

所以我说醇亲王府的世界就像小说中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故事。

紫禁城之谜

从北府外出时，一定会有几位侍从跟随在旁。弟妹们带领我们出府探访亲戚朋友，并且到北京市内观光购物。听她们说，不晓得已多久没能像这样踏出北府的门了。据说买东西等等，全都是商人到府来听取需求。

“今天能够踏出府门，也是拜哥哥的造访之赐。哥哥若觉得我们可怜，就算一年两、三次也好，请务必回北府来走走。”看着天真无邪的弟妹们高兴地说着，我终于能理解王府生活的拘束与古板了。

我也曾经到有名的东安市场买过东西。市场里头各式各样的商店林立，是当时北京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那天，因为慧生在睡午觉，没带她出门。她睡醒之后开始哭闹不休，于是妹妹和仆人就把她给带了出来。虽然东安市场有很多在北府出入的商人，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是如何在这么大的市场里找到我的，后来听说是聚集在市场的叫化子带她们去的，又再度感到惊讶。

走着走着，店老板就从店里头跑了出来打招呼。

“真的是好久不见，您一点也没变……”

“呦，这位是溥杰先生的千金吗？好可爱的小女娃儿，令母如果还在世的话，一定很高兴。”

看了这些场景，让我感觉真不愧是清朝的末代皇裔……

我也听说在这地带的店家对不熟的外来客会无理的哄抬价格，但自从我的到来在东安市场广为流传后，便受到种种礼遇。不管到哪个店家，只要知道我是溥杰夫人，店员之间就会互使眼色。算我比较便宜的价钱。

有一天我们到紫禁城，这儿曾经是明、清朝皇帝的居所。当时称为故宫博物院。

溥仪皇帝于六岁被废帝之后，到十八岁那年遭遇冯玉祥军队的武装政变追讨之前，一直都是住在紫禁城内。我们造访的当时，城内所见的完全是当年皇帝一行人逃难时所留下的景象。

发生武装政变的当天，听说皇后正在享用苹果，吃了一半掉在餐桌上的苹果就这么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尽管溥仪皇帝对过去的事一概绝口不提，但我却暗自感到胸口一阵痛楚。

紫禁城之大，光是要参观城内每个房间，也要足足花费上五天的时间，所以我们只看了一些主要的房间。记忆最深刻的是西太后的房间。

招待员钻过禁止进入的围绳。让慧生坐在太后椅上。

“这可是你老奶奶坐过的椅子呢！”边讲边拍了张纪念照，于是在房间的一角发现了法国制Coty品牌的香粉盒。

“真是一位时髦的女性！”

在我喃喃自语的时候，刚好跟我们一样，有招待员带领的一位中国妇女从这儿经过。招待员不晓得对那位妇女窃窃私语些什么，眼睛频频盯着慧生瞧，事后才听说，她是曾与蒋介石敌对的南京亲日政权的汪精卫夫人。

走到另一个房间，招待员细声轻语的说：“原本这间房儿是不给看的，因为您是特别贵宾，所以……”接着，移动门坎后，石壁也动了起来。往里面一瞧是有个房间，前面是条走廊。

这是一间密室。在古代明朝时期所搭建完成的快捷方式密道，听说会在此秘密商议，而且万一发生事情时，便能够带着金银宝藏从这儿逃命。

溥杰对于紫禁城有很特别的回忆，因为在他十岁的时候，便开始往来北府与紫禁城之间，是陪伴皇帝读书和游玩的玩伴。自从废帝之后，哥哥被禁足，不允许外出，

为此，他更是一肩挑起所有与外界连络的任务。甚至还偷偷地把贵重物品运至北府。

溥杰走在这令人怀念的紫禁城里，道出了以下的回忆。

有一天，他和哥哥两人在每个房间跑来跑去玩耍时，无意中发现，有间房里的神坛有成卷的信纸。兄弟俩觉得很不可思议，一读之下，竟是雍正皇帝亲笔写的诏书。雍正皇帝是造就了清朝全盛时期、君临天下六十多年的康熙大帝的儿子。

信中写到有关争夺皇位的敌人，也就是有关杀害两位弟弟的计划。当时乾隆皇帝继雍正皇帝登基即位，为了减轻父亲生前的罪孽，才把它放在佛坛里。

我走在紫禁城里，想象着当时还年少的先生和皇帝意外得知祖宗的秘密而惊慌的场面，不由自主地觉得有趣又好笑。

此外，有一点让我觉得很好奇的是，中门的门坎每一处都切掉相当大的宽幅。

“浩，你来看看脚踏车。”先生一副神秘的表情叫着我。

“什么脚踏车？”

“当时皇帝很喜欢脚踏车。还把门坎切成这样，以便可以到处骑车。也为了摆脱那些烦人的随从。”

我再度想象那个画面，不禁会心一笑。

紫禁城里所有景物的规模，是岛国日本所无法与之相比拟的。也因为如此，引发我想起当年被逐出城门，却落入日本的建国计谋而成了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心中不禁感到一阵怜惜。

在北京，另一个忘不了的回忆，即是颐和园里有名的万寿山离宫。据说那恶名昭彰的西太后，挪用军舰的建造费来造园，此举还成了导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正因为这些因素，建筑物的壮观气派更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

听说这儿以前禁止皇室以外的人们进出，不过后来在离宫内有几处房子也开始供一般人租借，并兼作以观光客为对象的商店或餐厅。

离宫内的山顶有处上了朱红色漆的亭子。从亭子往外眺望，宽广美丽的山水世界尽收眼底。据说这全是采用人工一手打造而成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模仿中国最负盛名的景点——西湖的湖面上，有一艘大型的大理石船突出湖面。听说西太后喜欢在此用餐。而且也喜欢坐着船悠游于湖中，一边听乐队吹奏音乐，一边用餐。

“今天已准备好让各位如西太后般的乘船游湖，逛逛她所喜欢的路线，并享用餐点。来吧！请上船。”招待员说完，就把我们带到船上去了。

船行驶过几个大理石的隧洞，越过莲池来到湖中央。我们学着西太后在那儿用餐，在离宫山上的各处，隐约看到哨兵站岗。因为这一带治安不好，所以他们事先已为我们配置了警备兵。

北京的街道，乍看之下，一片平和，北府也持续着以往的生活。然而，紫禁城的主人却早已经不在了，而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也正面临着日本的侵略与内战而苦恼着。

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虽然让我再三的惊叹不已，但其中却也显现出一股黑暗的波涛正紧紧地逼进着。

烽火连天的东京空袭之夜

回到新京后不久，就听到了日本军队偷击珍珠港的消息。日本开始全面对抗美国，满洲国也在关东军的指示之下向美、英宣战。

战争一打起来，日军势如破竹，接连的占领了马尼拉、新加坡等地，显得所向无敌。然而好景不长，只过了半年，战局立即逆转。日本战况不利的消息获得证实之后，满洲人的生活开始陷入困苦，物资改用配给制，物价水涨船高；满洲生产的谷物大部分都运到日本去，只配给高粱给满洲人。

“我们流血流汗种出来的小麦都给日本人吃，我们自己只能吃高粱，难道日本人认为我们满人只配吃高粱吗？”

“不管再怎么认真工作，生活还是苦。这不是我们的错，都是因为日本人任意的发动战争造成的！”

在新京的街道上，满洲人之间无不窃窃私语地埋怨着！然而关东军却说：“在战争获得最后胜利之前，你们就要忍耐。”还压榨我们要献出金银财宝与金属用品。

就在这时，皇帝身上发生了一件极悲惨的事，他失去了最宠爱的他他拉贵人。

在清朝宫廷里有分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等七个位阶。据说皇帝有同性恋的癖好，似乎与婉容皇后的关系也不好，但皇帝很中意我们结婚那一年他所迎娶的他他拉贵人，而贵人也很会侍奉皇帝。我们一到新京时还曾马上应皇帝之邀，与溥杰和弟妹们一起到他他拉贵人的住所吃饭。那时她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十七岁少女。

虽然贵人原本身子就体弱多病，但怎么也难以置信，三天前我们才一起高高兴兴吃过饭而已，现在却突然传来这个噩耗，着实令人震惊。

依照宫廷的习惯，一般生病时，皆由御医施以中药处方治疗。听说当时宫廷的御医诊断结果判断为伤寒，然而，宫内府的御用挂吉冈大佐叫来军医诊断，说是栗粒性结核并发脑膜炎，便替他视为眼中钉的贵人打了一针，并让她服了药，不料她在隔天早上就离开人世。

在之后的东京审判席上，皇帝曾举证杀死贵人的凶手是吉冈御用挂，但真相到底迄今还是个谜，不过，这个证词道出了皇帝是如何的不信任吉冈御用挂。

不过，那天清早，吉冈御用挂一接到讣报，立刻送了致哀的花圈到皇帝那儿，并听说贵人过世没多久，他即捧着其他日本女性的照片，向皇帝推荐贵人的候补人选。所以，皇帝会作如此的证言，也不无道理。

看在旁人的眼里，皇帝的伤心模样令人感伤万分。皇帝为她举行盛大的葬礼，并封之为皇贵妃，原本还打算在奉天清朝的庙宇附近，建造他他拉谭玉玲贵妃的墓所，后来因关东军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不得已只好将遗骸安置于新京的寺庙里，让禁卫队来守护。

一九四三年的秋天，战况日趋激烈，溥杰进入了陆军大学校就读，我们在东京的麻布狸穴住了下来。而早在这年春天，慧生因为要上学习院的幼儿园，于是先行托付了要回国的妹妹一起带回日本。

隔了半年之久再见的慧生，与在满洲时一样，健健康康的。她住在嵯峨家双亲位于东横线的日吉住处。只是当时慧生穿着简陋的粗制布衣。因为当时已不如四年前先生还在驻日满洲国大使馆执勤时候的情况，所有的衣服、香烟都已改用配给制了。

此时的慧生，唯一的乐趣，大概就是每周两次到位于世田谷用贺的铃木镇一老师家上小提琴课吧！她一边上幼儿园，并从未间断的学习小提琴，从宽敞的教室，可以看到阳台外绿油油的草皮，在这儿和同伴们一起享用瓦鲁托拉多夫人亲手作的小饼干似乎也是慧生的乐趣之一，因为当时并不是那么容易吃得到甜食。

一九四四年，战局节节恶化，物资也越来越贫乏。更悲惨的是，连面粉都是采配给制的。演变成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的时代；加上我们手头越来越紧，所以真的是无可奈何。

但我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如此的感谢溥杰随和又恬淡的个性。他虽然出身于醇亲王贵族之家，但是不管是吃面粉团或是杂粮类的食物，他从来没有半句的怨言。

寒冷的冬夜里，当时我们所用的，与其说是暖炉，其实只有一只小火炉，先生常披着毛皮里布的中国式外套，把双脚放在火炉上取暖，夜读到三更。

皇帝知道这件事后，曾要他别太用功累坏了身子，并送了些起司、肉松、肉类等熟食、还有日式饼干等给我们。在食粮不足的当时，这对我们帮助很大，但是先生偏偏是个不喜欢独享东西的人，因此常常大方地将食物分送给朋友。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女仆们也陆续被征召至前线。先生所就读的陆军大学校里的一些身居要职的教官，也逐渐被迫出征到前线战地。到了一九四五年，实际情势已经面临即将被封锁的状态。既然这样，便没有什么理由继续留在东京，我们于是决定再次回到新京。

就在整理好行李，做好随时都可出发的准备之际，十二月的天空，遭遇了恐怖的夜间空袭。

那天夜里，B29战机投下烧夷弹，狸穴附近化成一片火海。恰巧溥杰因演习外出不在，剩下的佣人也动员加入灭火的行列。我在家中，紧紧地抱住慧生和嫮生两人，真是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担心害怕的事了。

高射炮轰隆隆的响着。加上炸弹爆裂的声音。B29战机急速下降的爆裂声响和落下的炸弹声，听了令人胆颤心惊，女儿两人害怕地躲在我的怀里。窗外烽火连天，把夜空染成一片红色的火海，到处听得到求救的惨叫声。我心里抱着必死无疑的准备，期待这恐怖的一刻赶快过去。

爆炸声终于停止了。还来不及喘口气，已看到宪兵队赶了过来，说有一颗重达二百五十公斤的未爆定时炸弹的尾翼，卡在隔壁邻居家的屋顶，不晓得何时会爆炸，要我们赶紧到别处避难去。话虽这么说，但四处烟雾弥漫，真不晓得往哪里逃才好，心想要是逃错地方，一定会被残酷无情的大火或浓烟给呛死。既然如此，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抱着慧生和嫮生，坐地不动念起法华经的佛号。很幸运的，听说工兵队实时赶来隔壁家，把炸弹拆除，才免除了一起爆炸事件。

但是，隔天一早，东京街头到处又开始燃起了熊熊大火。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才将火势扑灭。天色又再度陷入黑暗，说不定今晚又有空袭，于是便做好心理准备迎接这第二个夜晚。我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抱怨溥杰因演习而不在家，因为他在身旁的话，我就不会感到这么的害怕了。

今晚如果又有空袭，火势扑向家里面来的话……我假设了最坏的状况。要是真的这样，带着一个孩子也许还能容易逃出，二个的话，就真的一点自信也没有了。

我一整晚都没阖上眼，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幸好那天夜里没有发生空袭。

天一亮，我小心翼翼地走到电车铁轨附近一看，大马路上停着几部消防车和宪兵队的车子，其中有几个人已经气绝身亡了。一问之下才知道，这些人都是赶来救火，却被浓烟呛得窒息而死的。

要是前天晚上，我也在浓密的烟雾中奔逃的话，不知是何种下场……

我在晨光之中望着经过整个昼夜后仍袅袅上升的白烟，心中体会到生命的无常。

仔细想想，中国全国上下也曾有过相同的景象。因为在过去的八年当中，日本军队就是这样大肆进行摧残与蹂躏的。那时的我才头一次了解到中国百姓所遭受的疾苦。在那之前，我还自以为很了解，后来才觉悟到原来自己明了的不过是观念上这些表面的东西罢了。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和先生带着嫮生，乘坐军用机回到新京。留下慧生一人在日本，因为她还要上学，所以便决定让她寄留在日吉的娘家。

天还没亮，在羽田机场，慧生带着笑脸对我们挥手。

（假如内地越来越危险的话，马上知会我们一声……）

我喃喃自语，为的是消除再次离别的寂寞。如今回想起来，这一别竟成了先生与慧生天人永隔的最后一面。

日本寄来最后的消息(1)

我们乘坐的军用机，在飞行途中遇到大阪发生空袭，被迫停降，所以迟至晚上八点才抵达新京机场，已远远超过预定的时间。

由于延误多时，皇帝以及宫廷内的人们都非常担心我们是否在途中遭到敌机侵袭而坠机。不过之前在东京体验到的空袭经验，让我已经不再那么容易因小事而动摇了。从空袭的那一夜开始，我便亲身体验到冷静、沉着的重要性了。

离开一段时间再回到新京，表面看起来还是很平和。悠闲恬静的氛围让人无法想象我们几天前才在东京遭遇了空袭。

唯有竹田宫殿下改名为“宫田”，并成为关东军的参谋这件事，稍稍传达了内地紧迫的战争气氛。

回到新京，正当松了一口气时，遇到了来往甚切的蒙古德王登门造访。

德王留着一头长发辫子，身穿蒙古传统的服饰，双颊血色红润，在一番闲话家常之后，娓娓道出以下一番话：

“我们蒙古族人到现在都一直将溥仪皇帝视为一国之王来尊敬，那是因为皇帝是清朝的直系后裔。”

“但这又如何呢？皇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满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却束手无策。说句老实话，我们非常不满。这简直就像是日本人的傀儡。……溥杰殿下，我想溥仪皇帝也只对您才会说出真心话，请问令兄到底是站在日本、还是中国这一边呢？”

谈话的内容变得复杂起来，我想离座，但先生却抬起手来制止我。

“浩，希望你也留下来听听。我想将来历史学家一定会责怪皇兄，届时我希望你能成为见证人。”接着他又以严肃的口吻说：“德王，坦白说，家兄太过于信任日本军阀。诚如您所说的，现在的皇帝简直就是个傀儡。……然而，只行使武力或权力就能抑制得了民心吗？”先生停顿了一会，接着双眼注视着德王又说：“我向您保证，在不久的将来，便可以回答您心中的疑问。”

我知道先生和皇帝两人每天都密谈到深夜，所以我隐约地能够了解他语带玄机的这番话，其中所藏之涵义。

“您的话我了解了。我们也绝不会舍去对皇帝的尊敬之意，也希望殿下能好好辅佐皇帝。”说着，德王脸上浮现出一丝安心的笑容，又转回到闲话家常的话题了。

他他拉贵人过世后，吉冈御用挂屡次地向皇帝推荐迎娶贵人一事，在昭和十九年，还硬是找了一个身分来路不明、名字为福的十五岁女孩儿充当冯贵人，并吹嘘说这位福贵人上的是日本人学校，是家世良好的中国人。事实上她只不过是日本所谓的居酒屋店家的女儿，是个连一些最基本的礼节举止都不懂的黄毛丫头。

甚至就连平时不易动怒的张景惠总理也对于这件事感到非常愤怒。

“那些日本人到底在乱搞什么？事前没先向我打声招呼，连宫内大臣也都没事先知会，随随便便就给陛下找了个身分卑微的女性……别把我们当傻瓜了！”听说当时张总理气得大发雷霆。

在宫内府里，大家无不猜测，吉冈御用挂一定有什么企图才把福贵人给送进宫，但皇帝并不理会福贵人，就连吃饭也是让妹妹们张罗。

吉冈御用挂所用的计谋还不只那些。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把福贵人的照片送到皇太后手里，并称她是“出身于满洲贵族”，简直完全无视于皇帝的意愿，独断独行。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皇帝气得胸中宛如燃起一把烈火。

“简直不懂得礼义廉耻！如果是皇后的照片还有话说，竟然把贵人的照片送到大宫御所去……”

平常就已苍白的脸孔，这回更是变本加厉，气得连鬓角也一直抖动着。我从未见过皇帝如此生气过。

真是生不逢时啊！曾经是中国四亿人民之上的君主皇帝，在此时此刻，一举一动却皆受制于关东军的操控。

关东军干涉宫廷的例子，实在多的不胜枚举。

例如在建国初期，宫内府由宫内省选出入江先生与加藤先生两个人来到满洲。两个人遵照天皇陛下所言“侍奉皇帝就如同侍奉朕一样”，竭尽全力。希望能创造出宫内府之特有风范，但是，凡事皆受到关东军的干涉结果之下，愿望没能达成便双双回国了。还听说在这期间内，皇帝有上百万内帑金经由日本人转手而遗失不见的舞弊事件。经调查结果，发现是被挪用为日本政府的政治资金，但因关东军的打压，使得这项调查最后也不了了之。

当时，武部总务长和鹿儿岛宫内府次长常到我们家来玩，酒饭席间还半开玩笑地发泄了一些心中的不满。

“说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样。关东军真是难应付！”

会这么说，一定是平常就有很多令人无法忍受的事吧！

有一次，在宫廷内工作的一位日本女性向我哭诉，说是吉冈御用挂在众人的面前嘲笑皇帝。并不屑地说：“皇帝真是一个可怜虫！没什么亲人，也没后嗣，大小事都得要我来打理，唉！讲明一点，跟我的儿子没啥两样。”

“这样捉弄人也太过份了。这些话对皇帝陛下是多大的侮辱啊！”而且还是在满族仆人面前讲这些话。我实在是气不过……所以我就回他话说：“阁下，您讲话不会太过分点了吗？”不料他竟然语带威胁地回答我：“呦！你还挺护着满人的，改天杀头时第一个找你！”

我很清楚地了解关东军这番话的本意。关东军打算趁着皇帝还能利用时，极尽所能的利用，等到皇帝没什么利用价值的时候，再让他自生自灭。我对关东军实在感到非常的失望。

后来，关东军也干涉起我们的事情来了。

“身为一个满洲国军的上尉，居然乘坐私人轿车，实在不象话！”于是就禁止溥杰乘坐私人轿车。

张总理听到这些话，立刻去与关东军交涉。

“殿下好歹也是皇帝的弟君。在日本，皇族也是受到特别礼遇的；再说，对着全满洲国民，事关面子问题，所以我希望能够让他使用座车。如果预算不足，我会自掏腰包。总之，不会增添军里的麻烦，希望能够照旧允许继续乘坐。”

日本寄来最后的消息(2)

话已经说成这样，关东军还是一股劲的猛摇头表示不答应。

“关东军这些无知的家伙！完全不知道我们满人已经气愤得难以消受了。要是哪天发生什么事，那就后悔莫及了！”张总理愤怒不平的话语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

＊＊＊

随着战况恶化，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疾苦，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这并不是自己期待发生的战争，心情想必非常苦闷。再加上与日本人之间有着异常悬殊的差别待遇。

有一次，有位中国的女性朋友造访我家时，告诉我：

“我们大人还可以忍受，就只希望对小孩子不要有差别待遇。吃便当时，日本人的小孩吃的是白米饭，我们的小孩就只能吃高粱米或小麦饭。小孩子每天吃饭时，都不敢掀开便当盖，觉得吃顿饭很辛苦，常常哭着回家。上缝纫课时也是一样，中国人的小孩连材料、缝线都没有……这些话要是传了出去，我准会被杀头，请您可别说漏了出去。”之后那位女性就回家了。

还有另一个人，很生气的对我说：

“连衣服都不配给给我们满人，想自己缝双袜子也没有缝线。日本军人的家里，纯毛料的袜子，要多少有多少。日本人是不是以为我们满人是光着身子也可以过活的低等动物啊？”

我很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家也因煤炭不足，连待在家里都觉得寒风刺骨，何况当时还患了感冒。照这样下去，家里的铁管肯定会生锈，于是我们向宫内府求救，但宫内府也没有办法，最后好不容易才替我们向军方要了一些来应急。

为什么事情会这样？那是因为我已成了溥杰之妻，理所当然就被视为中国人，何况我的先生也只不过是一个满洲国军的上尉。只要是中国人，就算是皇帝的胞弟，所受到的对待也不过是如此罢了。

那么可想而知，一般百姓遭遇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了。

那时，在日本人的家里可以看到暖炉升起的袅袅炊烟。虽然同样是日本人，但只有关东军的家族受到特别礼遇，一般人还是过着煤炭不足的艰苦生活。但是看在中国人的眼里，只要是日本人，所受到的待遇就是截然不同的。

当时，在满人之间，流传着自我嘲笑意味浓厚的言语：

关东军∥天皇、满铁（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中将、警官∥少佐，剩下的日本人是下士官、满人则是猪。

不管是朝鲜也好、或者是台湾，只要是殖民地，似乎不管哪里都一样，以“日本主义为第一”。如此一来，其他民族的百姓根本就不可能信服。

而且，满洲国本就是主张建构五族平等的王道乐土，也因此皇帝才同意即位的。

我常听到满族的仆人发牢骚说：

“为什么日本人老是欺负我们满族人？”

“日本人憎恨满族人吗？我们满人什么也没做啊。日本人夺走我们的国家，侵袭我们的母语文化，能拿的都拿了。他们还有什么怨言呢？”

听了这些话，我虽感到很羞耻，却只能默默的承受着。

（是啊！的确是这样，不是你们的错。可恶的是日本人……）

我为自己身为日本人而感到难过。可能的话，我想成为中国人，然后和他们一起痛快地大骂那些日本人。然而，民族的血源是一种无情的东西，不由得我那么做。

对日本人所怀的不满，从一般民众到满洲国重要人士等皆是戮力同心。

“我们一听到宣统帝在满洲即位，便抛弃了私人的财富与军队前来协助日本军。但是，瞧他们现在成个什么样子！对皇帝视若无睹，我们简直跟日本人的奴隶没啥两样！”

也因此，其中有几位大臣舍去职位，打道回北京。

“日本军虽然要我们在胜利到来之前再忍耐一下，但是一旦胜利来临，我们将会变成如何呢？谁敢保证不会被日本人变本加厉的剥夺、榨取呢？”

也有些人很可怜，只因不小心说漏了以上这些话，就被宪兵队抓走，惨遭生死不如的对待。在满洲这块土地上，日本人已逐渐地被中国人激烈的敌对意识团团围住。

此时，在日本内地也高喊着“本土决战”的声浪，气氛相当紧张凝重。学习院被迫关闭，慧生同我的母亲和妹妹被疏散到日光附近、栃木县中名为船生的山村。一九四五年晚春，妹妹捎来信息，信中提到：“……日光的山里谣传着日本将誓死拥护天皇。甚至连身为铫子酱油社长的大伯家里都被迫交出所有的酱油瓶，好像是打算在酱油瓶里装火药，并向着登陆铫子沿岸的美军投弹。总之，武器所剩不多，战局紧迫、食粮空缺。或许，这是最后的一封信了。祈祷这艘载着信的船别给击沉了……”

我的思绪一阵混乱，心想得先打个电报让慧生尽速回中国。

但是那个时候，飞机当然已经停飞，连海上的交通也中断了。我们一家就这样被日本海分隔在满洲与日本两地之间，迎接着那宛如恶梦的八月天。

第四章 战争结束·满洲国瓦解

紧急召开御前会议

远处传来警铃的声音。两次、三次……这令人感觉不祥的声音逐渐变大，那一瞬间，我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

大概是睡得太熟了，先生早已起床，正朝着窗边走去，我这才回神听清楚了喧嚣的警铃声。

“是空袭警报吗？”我对着丈夫的背影喊了一声，就在此时，突然出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房间也在同时摇晃了起来。我反射性的冲到先生的身旁，往外一看，只见宫内府的南边，火柱高挂，像是要把黑夜烧尽似的窜出夜空中。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你看！”我手指着前方，却连看都不敢看。

丈夫立刻穿好军服，打开收音机。

“凌晨两点，从哈尔滨方向来袭的敌机，正往吉林方向进攻。据说在帝京附近投下炸弹。”

播报员故作镇静的语调，反而让人觉得此事态非同小可。丈夫不由自主地板起了一张脸。

“如果是美国的军机，应该是从大连过来才对……，这一定是苏联的敌机，我现在要去一趟宫廷，你自己要小心。”

说完随即夺门而出。大概是因为跑着出去的关系，把仆人们吓的惊惶不已还出现惊叫声。这时我也换上防空服，牵着嫮生的小手躲进庭院的防空洞里去。

（满洲也沦落成战场了吗？慧生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是否平平安安地留在日本？）

蹲在防空壕里，我心中长久以来所压抑的不安不断地涌上心头。光是想也无济于事，我紧紧地抱住嫮生，等待黎明的来临。那是在八月十号的深夜。

那夜总算平安地渡过。隔天，火红的太阳高挂天空。想必会是个大热天吧！正当往回家的路上，我听到从警备处回来的满人男孩们窃窃私语地说，日本好像战败了。我心里一阵不安，正想询问他们时，治安部的将校跑了过来。

“昨晚的空袭搞错了。没什么事，请您安心！”他来只为了传达这些话，然后又急急忙忙的跑了回去。

被这么一说，我难以想象这一切只是单纯的错误而已。我问了刚回来的仆人们，都没有人知道真相。此时，丈夫刚好从宫内府归来。

“宫廷前的监狱因为被投下直击弹，囚犯都死光了。证实是敌机的攻击没错。当时，皇上的贴身侍从逃的逃，跑的跑，听说只有恭亲王的儿子一人留在他身边，虽然年仅十八岁，但真不愧是有恭亲王血统的子嗣，跟别人就是不一样。皇上怨叹人性真是不可信任，一旦发生了事情，首先想到的人还是自己啊！”

丈夫说了这些话之后，简单地吃了早饭，又朝宫内府去了。这会儿总算知道火柱发生的真正原因，紧接着会发生什么事，大家一点头绪也没有。此时，一位男孩跑来告知：“宫田夫人给您来电了。”

我整个身子不自觉地僵硬了起来。宫田是竹田宫改的新名字。事发当时，只有宫妃留在新京。

“我现在马上要坐飞机回东京，如果您愿意的话，是不是要一起走呢？如果不行的话，是否可将一些贵重物品寄放在您那儿呢？”

因为是透过电话交谈，为了尊重军方机密，我不敢告知战败的事实，而她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劝我回东京。日本果真是战败了，虽然打击很大，但另一个我却表现的意外地平静。通常，人一旦知道事实真相之后，似乎就能心志坚定。我现在是爱新觉罗家的一份子，不可能抛弃皇上或自己的丈夫，个人独自跑回日本去。

“谢谢您的关心。不过，我还是留在这里，请不用担心。”

“好，我知道了”

电话那头，宫妃瞬间变得沉默起来。

“那么……就请您自己多多保重了。”

电话挂断后，我手紧握着话筒，只觉得血液从头部开始往下窜。

那时，宫内府召开了紧急御前会议。关东军决定，要是苏联也加入战局，将放弃地形防卫困难的新京，准备从敦化——奉天这条线来迎击敌方。在会议当中，秦参谋长向皇帝请求迁都至临江。

针对这个提议，包括皇帝以及满洲国的重要人物皆认为若舍弃新京将失去国民对国家的信赖感，因而强烈地反对迁都。

事实上，皇帝的本意是想回北京，但是听说重庆那边有在暗中秘密连络，请皇帝留在新京等待救援。

即便是一国之帝，但面对军队的势力横在眼前，他也束手无策。战后，根据特务机关的人员所说，当时，关东军还发出命令：“万一皇帝无视于军队的想法，逃离宫廷，将格杀勿论”我听了之后，整个背脊不禁飕地冷了起来。也许是救援皇帝的消息走漏，让关东军给知道了？

这天，约下午两点的时候，吉冈御用挂来了通电话要求和我们碰面。于是我和丈夫去了一趟官舍，吉冈一改平常耀武扬威的霸道态度，整个人显得意志消沉。

吉冈御用挂一脸苦楚地说：“我们已经接到苏联的宣战通知。而且已经有成千以上的战车部队越过国境，持续进攻当中，预计明天可能就会攻入新京附近。关东军打算驻守通化山区，为皇帝作最后的决战，但这样可能也撑不了两个月吧！因此，我希望你做好自觉的准备，随着军队到通化去。”

丈夫听了此番话，打击颇大，一时无言以对。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平常豪言壮语地说拥有数十万关东军精锐，并还自信满满的表示，光是满洲就可持续对战个五年、十年，结果这回却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搞不好明天就轻而易举的把首都新京拱手让给了苏联。

溥杰需遵守着母亲的遗言“兄长有难时要帮助他”，除了忍耐关东军的专制蛮横，还得协助皇兄，不惜一切，舍身为国家建设尽力。在丈夫的眼里，他是如何看待关东军的软弱呢？

我看他一语不发地取出手枪，便不加思索的飞奔了过去。

“您别这样啊！要死随时可以死。但是您兄弟俩好不容易捱到今天，您打算放着皇帝不管，一个人先死吗？”

溥杰知道皇帝透过短波收音机得知海外的新闻，日本海军战败，广岛被投下原子弹。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在预料当中，但是却万万没有想到关东军是这么的没有出息吧！

吉冈御用挂低头不发一语，眼眶中泛着泪光，或许是拼命地想忍住悔意吧！吉冈顶着御用挂职位的光环，在宫内府内恶行恶状，我行我素，皇帝以及日满的职员无不讨厌这号态度傲慢的人物。但是，他终究还是日本人。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最后也只能任由命运的安排了。”

这一句话，一瞬间化解了存在于彼此之间长久以来的嫌隙。

彻夜逃出新京

八月十一日，关东军与宫内府上上下下为了撤退行动忙得不可开交。

当天早上，丈夫冷静地交代我们：“关东军在朝鲜境内的通化，试图作最后的抵抗，但有可能无法捱过一个月了，大家要有一死的觉悟，所以，多余的东西也不用带了。”并也向仆人们嘱咐，家园让给他们住。

家仆们泪眼盈眶地说：“我们会将门牌稍作变更，但随时欢迎您们回来。”

接着我们又把一些身边物品分给其他的仆人们，至于珠宝类的东西则在庭院里挖个洞埋了。

我和嫮生加上三位女侍要前往通化，寄放在满洲中央银行的贵重物品和钱，已经没有时间去领出来。随身的行李当中，我藏了一把有历史渊源的护身短刀。

当大家的行李都准备就绪时，丈夫回来了。他一看到我们的行李，大声地斥责说：“我们是去送死的，有需要拿那么大的行李吗？”于是，我们又赶紧重新打包。

听说那天溥杰曾向皇帝说：“我会死守新京，奋战到底的。希望皇帝能多多保重，这次要真正地建造属于只有中国人的王道乐土。”

“不用急，替我送终之后再打仗也不迟。”皇帝如此告诫先生。我从先生的话语当中，窥探出宫内府紧急迫切的状态与皇帝意志坚决的一面。

然而，从外头回来的仆人们，带回来的传言风声，还是些令人出乎意料的事情。

“某某人全家已经逃到朝鲜，只剩间空屋子。”

“关东军的上级官员与家属分别搭乘昨天与今天的火车举家迁移了。剩下的都是些部下的家属。”

“听说宫廷挂的士官家里，早在五月份开始，就已利用飞机将一些贵重珠宝和现金送往内地。”

我听了女仆们上气不接下气的说着，只感觉到一阵茫然与无助。听说明天苏联的机械部队就会攻进来，不晓得会对这些遗留下来、毫无反抗能力的民众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真不愧是精明的关东军，认输的快，逃的也快。”

人们苦笑参半的互相交谈着。

感觉上好像已经渡过一段蛮长的时间，但其实从苏联参战那天到现在，不过才仅仅三天而已。这当中，关东军迁移司令部，并将家属疏散迁移，在首都新京接到召集令的日侨民兵们则是被聚集去挖掘战车壕渠或是制作街垒，以备应付街头巷战。

被军方遗弃的下层职员的家属或一般日侨的家族，大家肩上背着或是双手提着大行李，在酷热的夏日里，蜂拥而至新京车站。但是车站已被军方征用，几乎没有半台列车。

在街头巷弄里，暴民展开了掠夺行动。进退两难的日侨只好以高价购买货车，堆上一些杂物家具，开始往南方避难去。

在一片混乱当中，迁都的日子逐渐逼近。

搭乘宫廷列车的人，决定暂时于新京神社集合。我们也准备好行李，但是，到了下午，却还不见溥杰的踪影。今早，先生突然被免除军职，转派为宫内府侍从。他说要去跟部下们打声招呼说道别。但一出去就没有再回来，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刻也不能安定下来。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尤其在这动荡混乱的时刻，心中那一股不祥的想法怎么也挥之不去。

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最后只穿着工作裤就先跑去新京神社了。

一到神社里面，看到整身白色打扮的中、小学生。头上紧系着日本国旗的头巾，手拿竹枪，在神明前膜拜。看着他们的模样，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泪水。

所谓的战争，难道是连这样纯朴的青少年们都得做牺牲吗？来此地祈求武运长久的少年们，明天就要被蹂躏在苏联军队的战车底下。我咬紧牙根，按捺住哽咽，心中暗自为他们祈祷，这也令正准备要从这儿逃走的我，心生可耻。

我一心一意地祈祷着：“神啊！请放过这些孩子，留给他们一条生路。”在神明面前，女巫们净身完毕，脸上着淡妆，手上磨着日本刀。轻描淡写的对我说，在苏联兵队攻入之前，将放把火把神社烧掉，准备一同自尽。过去和慧生来参拜这神社时，一片祥和宁静；曾几何时，如今眼前笼罩着的却是这些少男、少女们死寂的空气。无疑地，再没多久，我们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看着这些令人心疼的少男少女们，难以形容的愤怒，再次涌上心头，令我浑身颤抖。

那天夜里，下着滂沱大雨。我们两百名宫廷的职员和家属朝着新京车站出发了。然而，再大的雨势，都比不过沿路上群众的叫骂声来得让人难过。

“是谁说拥有百万雄师的关东军，无需担心？要我们全力配合捐献、征用，瞧现在成个什么样子！”

“抛弃这群没有武器的民众和无辜的妇孺们，打算一逃了之吗？这样也算是军人吗？”

受到关东军警备队、禁卫队护航的我们，想必也被归为与关东军同伙的吧！甩开群众的怒嚎、叫喊、狂乱的咆哮声，好不容易终于到了新京车站。车站前有些满洲士兵正在大雨中挖掘壕沟。

“逃的愈远愈好，明天这里就要成为战场了。”

“我们大概可以抵挡得住一天吧！所以趁早在这儿认真地挖坟墓。”士兵们向我们挥挥手，对我们大喊着。我想他们是要让我们安心，才开这种玩笑吧！

车站里里外外只见黑鸦鸦的一片，避难的民众和行李，挤得连个站立的地方都没有。而无法挤进车站的人群则被大雨淋得整身都湿透了，却还是忍耐地持续等候。

“车到底什么时候开呀！打算见死不救吗！站长、站长在哪里？”人们的怒骂声，婴儿尖叫的哭声，母亲的斥责声等，嘈杂地交织着，这里活像个人间地狱一样。

雨势越来越大，宫廷职员一行人硬是鲁莽地挤进月台上的日侨妇孺里，坐上了专用列车。车站上的人们用羡慕又怨恨的眼光看着我们，令我感到一阵羞愧。

“我们已经等了两天了，求求你们让我上车吧！”

“孩子是无辜的，请带他走好吗？挤在厕所里也没关系的。拜托你们……”站在列车门口的宪兵，怒斥着紧贴着列车不放的人，“你们不能搭这班列车，走开！”并将他们一把推开。我忍不住闭上眼睛，双手遮着脸，午夜十二点，我们就这样坐上专用列车，从新京车站出发了。

溥仪皇帝与皇后一行人和我的丈夫是在东新京车站上车的，那时已快接近午夜一点了吧？那时，我又再度听到警戒用的警报声响彻四周。

被我们抛在后头的满洲国首都，电灯全部熄灭，陷入一片沉寂黑暗中。像是在宣告满洲国已经灭亡了似的。在黑色帷幕落下的新京街头，火车发出悲凄的汽笛声，一路朝向南方的目标前进。

日皇的广播谈话(1)

我们搭乘的宫廷列车来到迁都预定地的临江时。已是隔天的早晨了。途中，车子在设有关东军司令部的通化停靠了一下，好像一些关东军的人也上了车，可能是要和皇帝一行人商讨作战策略吧！

不过，人虽已到达临江，却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作为临时皇宫，于是列车又朝东边的大栗子沟前进。

仿照日皇陛下的御召列车制造而成的宫廷列车，以往是皇帝巡视满洲各地时所使用的。如今也无法确保开往何处，就这样变成逃难用的列车。溥杰跟随在皇帝的身旁，皇后与贵人们则在别的车厢内；吉冈御用挂也因为刚得了肺炎，躺在车内休息。我们这群残兵败将，默默地任由列车行驶过荒山野地。最后来到了大栗子，它位于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是一个靠近中国与朝鲜边境的小山村。

抵达这个人烟寂寥的小车站后，我带着嫮生，与二格格、三格格、还有五格格夫妇俩搭乘货车，到距离一公里远的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的大栗子矿业所。那儿的所长家被暂时作为皇上的御所，我们则被指定住在二层楼木造建筑的公寓宿舍里。我和嫮生、女仆们住一楼；万嘉熙、五格格夫妇俩和其他家人住在前面的房间，吉冈御用挂住在二楼；另一栋是二格格、三格格一家子住，二楼则安排给桥本参议员夫妻俩。

从窗户望出去，绿油油的长白山脉绵亘眼前，夕阳笼罩，把棱线给染成了紫色。然而，这样美丽的风景，对于黯然神伤的我们而言，只是更令人感到难受而已。

就在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南北朝战争的种种过去。

话说后醍醐天皇在树立吉野朝廷之前，对于忍辱偷生的生活中曾经怨叹“天下之大，竟无我容身之地”。对于无法预料明天会如何的那种心情，且被迫过着颠沛流离日子，这些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切身之痛。

（皇帝、我的夫婿溥杰、小女儿嫮生，将来会变成如何呢？）

我目瞪神痴地凝望着天色渐黑的长白山。心中一片茫然……

＊＊＊

八月十五日那天，吉冈御用挂通知我们：“有重大的消息通知。请上二楼来。”

我原本以为会在大栗子安定下来，所以正在整理行李衣物。听到这话，我带着不安的心情，赶紧跑上二楼去。

进入房内，只见吉冈御用挂正襟危坐地在收音机前，不发一语。从这股不寻常的氛围当中，我感觉得到一定是有紧急且严重的广播消息。

终于，从收音机里传来日皇本人的声音。但因为杂音严重的干扰，以致无法清楚地听到讲话的内容。但从断断续续的声音中，隐约地听出好像是正在宣读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也就是日本承认无条件投降。

“……夫谋帝国臣民之康宁，偕万邦共荣之乐，此为皇祀皇宗之遗范，为朕之拳拳之措者……”

日本战败了——那一瞬间，万分震惊涌上心头，更是抑不住的一阵哽咽。

“是到了自我了断的时候了……”

我无意之中喃喃自语的说着，但没有得到任何响应的声音。

虽然嫁给了溥杰，成为爱新觉罗家的一份子，但我是日本人的这件事，毕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我的祖国日本原本要建立满洲国，如今却发表宣言说祖国瓦解崩溃了，既然这样，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已经不记得是怎么回到房间的。回过神，只见在旁的女仆们哀嚎痛哭，我只有呆静在一旁听着她们的哭泣声。

好不容易意识回复了过来，我为了确认这个消息，赶紧跑到皇帝那儿。

日皇的广播内容确凿无误。只见皇帝和溥杰两人紧握着双手，不发一语地相互看着对方，不一会竟放声大哭。

皇帝受到的冲击想必相当的大。

溥仪在三岁时登基成为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清朝灭亡后，经历过废帝的时代，时局不断地变迁，最后在二十八岁那年成为满洲国皇帝。他梦想着构筑一个王道乐土的理想国家，忍受着关东军种种无理的胁迫，压抑着内心的不满；尽管如此，十一年后的今天，满洲还是随着日本的战败而瓦解。偏偏还是在这爱新觉罗家族的发祥之地——长白山，再度被夺去皇位，命运是多么的讽刺啊！

我不晓得该说什么安慰的话才好，泪如雨下，皇帝的脸庞渐渐模糊不清……

接着，皇帝紧紧地握住妹妹们和我的手。

“我们大家应同心协力渡过这段苦难。我想，日本天皇一定更难过。与他相比……”

随后，就再也讲不出话来，于是大家紧紧的抱在一起。

到了这个地步，关东军仍没有捎来任何通知。日籍的职员们只丢了一句话：“那是谣言！”却还不肯承认战败的事实。

隔天十六日，张景惠总理为了确认事实，于是前往通化的关东军司令部。等了一整天，正当大家都累了的时候，张总理带着饱受摧残的模样跑回来，证实了日本战败的事实。

那天晚上，在宿舍简陋的餐厅里，召开了紧急参议府会议。

张总理坐在议长席，臧式参议府议长、熙洽宫内府大臣以下的各参议、以及吉冈御用挂分别坐在会议集合的席位上。在灰暗的电灯下，张总理叙述着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座的每一位脸上，都显现出无法按捺的沉痛表情。

这次会议主要是策划满洲国的解体与皇帝的退位。讨论许久，还是没有结论，直到十八日凌晨一点，才终于定案，正式决定满洲国瓦解并宣布皇帝退位。

退位仪式简单中带着几分庄严。溥仪皇帝读完诏书之后，和与会者们一一平静地握手，悄然地步出会场。在主张“王道乐土”、“五族共和”下兴建的满洲国，历经了十三年五个月，就这么划上了句点。大栗子的忠灵塔已被炸毁，清朝祖宗的牌位也一并在当时被烧毁掉了。

我从灰烬当中，悄悄地拾起瓦碎后的乾隆皇帝的牌位。遭遇这样不幸的事情，甚至连祖先牌位都付之一炬，未免太可怜了。我双手紧紧地握住那块还留有余温的牌位，期盼有朝一日能把它再交回皇帝的手上。

日皇的广播谈话(2)

退位仪式结束后，满洲国的达官要人害怕有强盗土匪的出没，赶紧撤逃回新京去了。无庸置疑的，原本一路随行的关东警备队，还有禁卫队的士兵们也都撤退了。剩下皇帝和爱新觉罗的家族成员、内廷职员、还有吉冈御用挂等一些日籍职员。国家垮了，皇帝也没了，或许这样的结果被认为理所当然，但总感到被人给背叛了似地，心里感到一片空虚。

我们在山里的防空洞埋藏了刀枪，同时商量下一步要怎么走。皇帝应该很想回北京吧！但是，到这个地步，已经是不可能了，唯一的方法就是逃亡到日本。

但是，关东军与大本营连系的结果，得到的答案是非常冷淡地不予接受。

“真是岂有此理。创立满洲国时，无所不用其极的利用我们，一旦战败，就翻脸不认人。难道日本军阀都是一个样吗？”

经过一再地催促，关东军终于向东京取得连络，答应以京都的都饭店作为皇帝避难的处所。

皇帝搭乘二十二日从通化出发的飞机飞往日本。出发之前，他公布随行名单当中有我的夫婿溥杰、三格格的夫婿润麒、五格格的夫婿万嘉熙、恭亲王的公子、还有爱新觉罗家的近亲两人、佣人两名。这份名单中唯独漏掉二格格的夫婿，据说是因为战败时他竟抛下二格格，顾着自己逃命。

我去向皇帝辞别，没想到皇帝细心地为我安排了未来的事。他说：

“我们先走一步，等一有连络消息，你们就从陆路经由朝鲜来日本。万一走散了也别担心，只要能抵达日本就好，我已请中央银行总裁利用飞机将今后的生活费送到日本，作为小孩子将来的养育费用。”

到了出发的时间，溥仪皇帝退去皇服，换上深蓝色外套加上开前襟衬衫，一身的轻装面对着泣不成声的婉容皇后及福贵人说：

“你们要互相帮助，早日到日本来！”并对一般职员致谢：“谢谢你们的照顾。希望你们过的幸福平安。”说完，他便含着泪水搭上前往通化的车。

相较之下，我的丈夫因为对日本比较熟悉，所以显得较为沉着。况且长女慧生也在日本，加上熟识的人又多，连我帮他准备的盥洗用具和换洗衣物，他都没带走。他还跟我说：“明天就到东京了，哪有时间洗脸刷牙？浩，你和老二（我们都这么称呼二女儿嫮生）也早点到日本来。届时，我们一家四口就可以和乐融融一起生活了。”知道他这么说是为了不让我担心，于是我也用很开朗的声音响应着说：“是啊！我们随后就到。”

送走了皇帝一行人，我们便开始望穿秋水般地等待着连络，然而最后传来的消息竟是出乎所料、让人意想不到的噩耗。

原来皇帝一行人根本不是到日本，而是被带到苏联去了。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令我惊讶万分。据说，皇帝一行人搭乘的飞机抵达奉天机场后，随即被严阵以待的苏联军所逮捕，并经由新京押往苏联。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原本衷心等待先生的连络，并做好日本之行的准备，但听到这个恶讯，令我失去平静、陷入了疯狂状态。

为什么事情会演变成这样呢？

根据宫内府旧职员们的证实，在皇帝出发的前一天晚上，长白山的山腰处有红色火光忽明忽灭，说不定当时就已经把讯息传到苏联方面了，后来想想那也不无可能。

但既使是那样，飞往平壤的飞机为什么会降落在奉天机场呢？是否因为机体的故障或是天候的因素，临时变更了行程呢？还是关东军临时变更行程，为了把他们交给苏联而故意作了此番诱导呢？

我暗自思考了许多假设，还是没有结论。而且事件发生以后，皇帝一行人便突然失去联络，毫无消息。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再多的怨怼也是无济于事。既然可以倚赖的丈夫已不在身边，势必要集合我们这一群女性们的智慧，无论如何一定要寻求渡日的方法。

但是，飞机已经是不能指望的了。如果不加把劲，说不定连火车都会停止行驶。虽然从这里到朝鲜仅隔着一条河，但我们一行人有两百人之多，任谁都无法保证能够全员安然抵达日本。况且，光是连要到朝鲜，满人都觉得厌恶了。

关东军对于留在大栗子的我们漠不关心，连个指示都没有。动弹不得的我们，似乎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

当时，我逃离新京时，现金、一些财宝及贵重物品都没带出来。在被迫迁都心想，既然身为满洲国的一份子，为国殉死也是想当然尔的事，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现在连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特别是六岁的嫮生，正值胃口好的年纪，当她看到周遭的小朋友买花生吃的时候，那种羡慕的眼神，让我看了好心疼。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迈入九月之后，大栗子附近，暴民的掠夺事件与强盗集团开始猖獗了起来。危险逐渐逼近身旁。终于在二十一日那天，发生了有始以来最严重的事件。

开始逃亡的日子(1)

这天一早，天空就阴沉沉的，一股不祥感觉飘荡在空气之中。

到处散播着暴民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展开偷袭的传言。店家告诉我们，昨天在临江车站，日本人被偷袭给剥了个精光，今天最好不要外出。结果，有如店家的忠告，事情真的发生了。

大约是接近中午的时刻，听见了轰隆隆的枪响信号声之后，暴民们便一窝蜂的攻了进来。我马上把榻榻米翻起，将棉被放入地底下，抱着嫮生，和女仆们一起跳了进去。在满洲，为了御寒，人们干脆就把地板给加高了。以前我认为地底下是个很好的避难场所，看来不只我这么想，隔壁邻居也是躲进地底下。那些暴民们大概也发现了这点，于是手拿消防钩，从隔壁沿着地底下闯了过来。

幸好光线暗，没被他们发现，但还是让人很紧张害怕。本以为可以回房间了，但又听到上头，暴民们喀哒喀哒走来走去的脚步声，于是就此作罢。

那时，突然间脑海里浮现大塔宫的故事，于是赶紧向隔壁的五格格求救。她们是中国人，中国人应该不会袭击中国人才对。五格格垂下绳子来，把我们一个个吊上去。立即换穿了中国服，之后的一切也只能听天由命，不敢有半点苟活的心态。

外面的暴民，一看要是日本人的话，就用消防钩攻击，连小孩子都得检查服装。还命令日籍职员负责搬运掠夺而来的财物。我的行李放在原日本宪兵的房间，当场全被扫荡一空。暴民们不只掠夺财物，连日本人身上穿的衣物也不放过。战争当时，饱受凌虐的满族人们心中的愤怒，终于以这种掠夺的暴横行为开始爆发了出来。

深感四面楚歌的我，决定和五格格们一同搬进中国人的共同宿舍。正当开始移动时，听到从某处传来的尖锐叫声。

“喂，日本鬼子！”

那一瞬间，我的心脏像是凝结冻住了般，脸色苍白的连自己都感觉得到；但是，五格格本能反应似地回答说：“她是我姊姊！”我这才逃过了一劫。我紧紧拉着嫮生的手，拼命的冲进了中国人的宿舍。

虽然暂时逃过了一劫，但要是被知道我是日本人的话，肯定是必死无疑。我们就在最里边的房间，行动被禁止，一律不准外出。每天都吃些干面包夹果酱、马龄薯之类的食物，睡觉时也穿着衣服，以准备随时逃命。

有天夜里，我被枪声吓的一跃而起，浑身惊吓颤抖。机关枪互相对打的声音约持续了十五分钟之久，才又回到最初的死寂。我们躲在壁橱里，摒住气息且紧紧的相拥着，就这样渡过了既惶恐又不安的一夜。

后来才知道是有一群囚犯击退了入侵的暴民。那些囚犯本是旧共产党军的俘虏，被关东军强制在这山中做了八年多的劳役。他们知道皇后也在其中，于是挺身而出来保护我们。

又有一天，一个苏联兵突然出现，表示要见皇后，我们拒绝了他的要求，没想到他竟然一脚就踏进门来，命令我们在黑暗中排队成列。

（唉！最终我们还是得到苏联去的。）

这次我更是拼命地紧握住嫮生的手，心中早已有所觉悟。后来，发现这个苏联兵的目的是为了钱，他拿了五万块之后就逃跑了。

类似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最后我们也放弃了大栗子这个地方。后来听说，先前被暴民追赶的日本人们都被带到临江去了。而我们也随后移动到了临江。

＊＊＊

抵达临江之后，我们便进入朝鲜人的家中，开始了集团式的生活。

来到临江的日本人个个都得接受严格的健康检查，并被收容在郊外的剧场，苏联兵知道后，硬闯进来说“dawai、dawai、dawai！”就是要对方交出女人。听到这个消息，女性们纷纷剪掉长发，扮成男装，但苏联军还是不愿就此罢手。不得已之下，只好让烟花界的女性牺牲，来应付苏联兵的要求。

随后，一些日侨们离开无法久留的临江，再次逃往三里远的深山炭坑中求生。但是因为粮食缺乏，加上营养失调的结果，小孩们一个个的接连着死去。

开始了集团生活的我们，并没有像日侨们那样艰辛度日。庆幸的是，皇帝曾留下约一百多万的金钱给我们，所以，在粮食与燃料方面并不欠缺。然而，我们对于未来所感到的惶恐与不安却都是一样的。

皇后、贵人以及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和佣人，他们能回北京的日子已经遥遥无期。至于我，如果同是日侨的一份子，那么撤退回祖国的路正等在眼前；然而我虽是日本人，但却已嫁作中国妇了。

我们听到八路军逐渐逼近的消息因而感到害怕。二格格的家人们更是大费周章的用暖炉把照片给烧毁。一开始的消息只是谣传而已，没想到最后传言真的变成了事实。

季节迈入深秋后的某一天，八路军以机关枪扫射，并向山里发射了两、三颗大炮以示恐吓，随后便进驻了临江的街道。我们一眼就被看穿是宫内府的人，当天就被列入他们的监视名单之中。

开始逃亡的日子(2)

我并不想在背后谈论是非。但是，在这里，我不得不提起有关二格格的丈夫——郑广元。这个人是清朝有名的忠臣郑孝胥的孙儿，却只顾着保护自己。譬如，八路军攻进来时，他就开始大骂日本人。

骂的实在太难听，连宫内府的中国籍职员都难以忍受，愤怒地反驳说：“再怎么样也不需要在溥杰夫人面前讲那么过份的话……你之前不是才对日本人阿谀谄媚一番，还协助他们的啊！”

皇帝从新京迁都之际，心中也许早已有打算了吧！在满洲国得到的财产没带走丝毫，只拿了些从北京运来与清朝有关的一些私人财物。尽管如此，光是宝石或王朝的画等等，就已经装满了三大车厢，真不愧是一笔庞大的财产。像是约有一个榻榻米大的翡翠所雕刻而成的大花瓶，还有一个如鲷鱼眼睛大小的钻石，每一个都有上亿的价值，异常的珍贵。

这些宝物都是溥仪废帝之后在紫禁城生活时，溥杰每天将它藏在大外套里偷运到醇亲王府里去的。其中虽然有些是给了我的丈夫，但后来在溥仪即位满洲国皇帝时，又藉登基之名回赠给皇帝。三格格从那些财宝当中，拿了一颗大钻石给我，还拿了两颗比钻石更贵重的汉玉给了嫮生，好让我们带到北京做为资金。

三格格对我们的细心安排，却被郑广元知道了，他竟然要我们把东西拿出来还他。三格格哭着替我们求情，他却不予理会，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只好交出来。听说郑氏把部分的财宝藏匿起来，中饱私囊。他就是作了肮脏事也毫不在乎的无耻之徒。

更可恶的是，他还向八路军告密说出有关财宝的事。并以交换条件出卖了情同手足的婉容皇后、以及贵人的藏身之处。

我为了不让身分败露，将姓氏变更为金，假装是宫廷职员的妻子。不料，有一天在开门时，一位八路军用日语问我说：“您不是溥杰夫人吗？”

他是以前新京南岭骑兵队的满军将校，之前曾受到我丈夫的照顾。

他湿着眼眶对我说：“看您现在这样的处境，我觉得很难过……我马上去请求司令部的保护。”因此，我的身分也就无法再隐瞒下去了。

在这件事岭生之前，爱新觉罗的学生们曾对我说：“不能再依靠郑氏了，想个办法趁机逃到北京去吧！”正因为我一直等待着时机的来临，如今功亏一篑，倍感遗憾。如此一来，我已经别指望能逃脱了。

来年初，也就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宫内府的一些负责相关人员被追究问及私藏宝石之罪，还被硬拉上车带到通化的司令部去。当时，郑氏还要求把皇后和我也一起带去，但因为座车不够而被拒绝。

照这样下去，不晓得何时会大难临头？我下定决心要尽早带着嫮生离开这里。

正当那个时候，突然从司令部传出消息，说有前往通化的卡车。一听说可以任意搭乘，宫内府的带领人员便把名字给报了上去。当然，我和嫮生也在名单当中。货车的行李厢里，载了皇后、皇帝的侍医夫妇，还有保母母子等共十一人。

正当车子要启动时，二格格跑了出来。

“对不起……，我对不起哥哥，真的对不起……”可能是为了自己丈夫的所作所为而道歉吧？她浑身抽搐地哭着，连话都说不出来。随后冲出来的三格格也含着泪看着我。但是就在我回她一声招呼后，卡车随即发出巨大的引擎启动声，并疯狂似的驶向前去。

卡车全力加速穿越了险峻的山路。沿途白雪茫茫，山路蜿蜒崎岖。

路上传来八路兵的声音：“昨天这里有货车翻落山谷，好像没有生还者。”我提心吊胆地往下望，高深莫测的谷底，有一辆货车翻覆，周围还散乱着焦黑的尸体。

因为乘坐的卡车走的是山路，寒冷的程度更是难以想象。尽管已多披了好几件衣服，但是寒风还是从隙缝中偷偷地透了进来。我冷的牙齿直打哆嗦，又颤抖的合不拢嘴，我紧紧地抱着嫮生的身子，满脑子只希望能尽快结束这段通化之旅。

就这样，长白山中的旅程持续了三天。只要能逃出临江到通化去，一定会有一线生机。我抱着这一丝希望，鼓励自己渡过这段艰辛的旅程。当然，那时候的我根本还不晓得，到了通化之后，我的命运将面临何种变化……

1. 流浪的日子

通化事件(1)

我们所搭乘的卡车离开天寒地冻的长白山来到通化的街道，已是第三天的傍晚了。卡车驶进市中心时，看见一位持枪的卫兵挡在入口处的建筑物前，我们停下了车，这时取代引擎声的是一片深沉的寂静。

（糟了！被发现了……）

我察觉到这是八路军的公安局，当我被告知要搭卡车去通化时就应该发觉到了，但为时已晚。我们被押到公安局二楼的房间里。局长是一位二十四、五岁左右的年轻男子，据说他从满洲国时代的警察学校毕业后，便进入法务院工作，态度亲切的局长在那一天晚上只例行检查了一下我们的行李而已。

隔天一早，公安局的人拿了纸笔要我填写履历单，然后我们一个一个被叫到别的房间，接受女警官的搜身检查，从头发到嘴巴里面，都被仔仔细细的彻底检查。负责带头指挥的副局长，与看起来和善可亲的局长相反，是一个眼神锐利、彻头彻尾延安出身的共产党军人。我们被告知已经被八路军的公安局正式逮捕了。

软禁的日子中，我们所受的待遇和局长相同，白米饭加上两三道菜及一碗汤。一般的局员是配给一桶高粱米和一菜一汤。在这儿除了不能外出之外，其他并没有什么不自由的地方。局员里面也有日裔人士，他们的家人为我们准备了些点心，还送给嫮生三月人偶（译注：三月三日人偶祭时装饰用的人偶）。

想洗澡时，他们马上就带我们到楼下的浴室，在途中，我看见用铁框架围起来的拘留所，里面有很多人。我从局员那儿偷偷的得知，先前那些跟随福贵人而被强行押走的爱新觉罗家的学生们也在这里面，而贵人和女官则可能被带到八路军司令部了。

即使是在这样的拘留日子里，六岁的嫮生并不感到无聊，她马上就和局员们打成一片。局员们还带她到外头、或是到别的房里去玩。她是很讨人喜欢的孩子，局员们有九成都是满洲警察学校毕业的，日语很流利。

“不要担心。万一国民党军打过来，我们会带着你们一起逃……”

局员虽然都隶属于八路军公安局，但是嘴里却常常如此的说着。有的局员甚至很肯定的说，他们大都不是心甘情愿相信共产党军才加入的，而是为了活下去，迫不得已才加入。

街上常看到行军的朝鲜人部队，我想他们或许也是因为生存问题才加入八路军。

我伸长脖子探向窗外，看到穿戴着旧日本军军服与装备的朝鲜人部队高唱着日本军歌：“代天行义，忠勇无双的我军……”他们肩上扛着刻着菊花徽章的旧日本军三八步枪，令我觉得万分痛心。

在通化被拘留的日子就并没有维持很长的时间。当时一部份的关东军残存部队与国民党军企图连手夺回通化，因此，发生许多住在通化的日本人被八路军杀害的悲剧。这就是有名的通化事件。

二月三日，正值农历新年期间，在春天渐露端倪、风和日丽的大街上，人们悠闲的玩高跷舞作乐，小孩们沉迷于放风筝之中。

我和嫮生两人从二楼眺望着窗外这幅闲静的光景，局长刚好从正下方通过，他跟我们打暗号说等一下带我们去玩，然后就外出去了。

就在这之后，嫮生突然大声叫嚷。原来她大声喊着在大栗子时，被强行带走的女仆的名字。我急忙摀住她的嘴，幸好没有被局长听到。仔细一瞧，我发现原来那个女仆就站在马路中央。她也很惊讶的看着我，向我使眼色。我赶快把替他们保管的钱从窗户丢下。她拾起来时也注意到了这里是公安局的地盘，于是二话不说，慌慌张张的离开了。

到了晚上八点左右，局长来到我们房里，抱起嫮生贴贴脸颊，并邀我一起去看电影。我担心会被宫内府的人看到，所以就借口外头天气寒冷加以婉拒。但是局长叫我别担心，他会替我准备毛皮衣。面对他执意的邀请，我只好说：“谢谢您的好意。但是出门麻烦，嫮生不在我又会寂寞，今晚就暂且先不出门了。”明白的拒绝了他。

局长笑了笑便走了出去。接着这回又派了局员拿了一件高级的毛皮大衣进来，说局长在玄关等着。

“我们受托必须照顾溥杰夫人，您将她带出门的话，我们无法担待这个责任，请不要这么做。”

同房里的人再三的请求拜托，他们感觉局长可能别有居心。

局长终于好像放弃了，还准备了二十几盘的年菜与酒派人端到房里来。后来我才知道，局长对于当天的事件略有所闻，他心中盘算着如果带着我和嫮生一起外出，自己就不会遭受到日本人的危害。

沉寂的深夜里，突然的枪声大作，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我慌张的跳了起来，扭开电灯开关，却像停电一样没法点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屏住气息。忽然听见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同时也看见一个男人跑进房内。

“谁？”

我用中文问他，但是没有回应。再了问一次，对方回答说：“国民党。”运用日语大声怒叫：“快给我点上蜡烛！”我从他的口音听出他是日本人，于是急忙跟他表示：“这里是皇后的居所。”对方大叫：“我是打头阵的中山，我来救您的。”接着便往楼下冲去。楼下传来凄厉的枪响，我从窗内向外窥视，日本军人混乱成一片、鲜血染红了军刀；武器被搬出了屋外……

“放走所有的政治犯！”

现场扬起一阵叫嚣。我偷偷的窥视楼下，发觉八路军的公安员们被军刀押着并被迫打开拘留所的门。随即又听到两三个军人跑上楼来的脚步声。

“一会儿工藤宪兵应该就会被救出来了。在离这儿两三间屋子远的地方，两位女仆已经为您热好洗澡水，一切准备妥当。请您和皇后至楼下等候。”

我靠到窗边一看，楼下正开始了与八路军的激烈对战。我想了想，可能是那位女仆去通知他们这个地方。因为工藤原本是宫内府的宪兵，他曾在大栗子时期递来上头写着“马上前来迎救”的字条给我。

激烈的枪声不断，公安局员们一脸惨白的神色飞奔进我的房内。“请救救我们，带我们一起逃吧！”

我们和抱起皇后的宫内府人员一起跑下楼梯。我以为公安局已经完全落入日本军的手中，没想到才下到两三阶楼梯，就听到机关枪猛烈的射击声，窗户玻璃被震破掉落，厚厚的水泥壁也成粉状剥落飞散一地。

“危险！快躲进房内！”

我们吓了一跳，马上又折回屋内。身体靠着墙壁用棉被盖住不敢呼吸。结果发现刚刚请求我们带他们一起逃的年轻局员们，此刻整个人扑倒在棉被上保护着我们。

皇后一直躺在沙发上。我怕她冷，而且有危险，想向前去帮她盖上被子，但是子弹不断的从窗外飞进来，让我甚至不敢抬起头来。

通化事件(2)

接着，有一枚炮弹击落，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着冲击波一起来袭，冲力之大使得整个身体像是要被甩到空中似的。机关枪持续着永无止境般的扫射，参杂着咻咻的子弹声，还有手榴弹轰轰响的爆炸声。

“神啊！菩萨啊！”我吓得快要不能呼吸，紧紧的抱着嫮生。

就在这同时，有个扭断了手臂的局员从隔壁房里一边呻吟一边爬了进来。我见状马上要他趴在地板上，专心的帮他包扎。枪声一刻也没停。这时，又有一位男子冲了进来，原来是那位体魄强健的公安局副局长。

“局长他们都逃跑了……，我想去厕所。可是我会怕日本兵，你们谁跟我一起去好吗？”

副局长颤抖的请求声让我心生同情，我边爬边用手探着底板已经脱落的走廊，陪他一起过去。当我和副局长回到房内时，本来在窗外应战的日本兵不知怎么的，朝他刺了一剑，还把他的身体踢向中国式的床底下，然后又朝窗边奔去。

看来，袭击公安局的日本兵已经移动前往占领司令部，这栋建筑物内只留下四、五名而已。一开始占优势的日本军，后来因为八路军重整姿态进行多方攻击，似乎渐渐陷入苦战。

“那边的窗户！”

“这里出现了三个人！”

日本兵相互吆喝着巡查所有的房间，需值装子弹时则俯下身来。

“不好了！有一个手持手榴弹的家伙在那东楼的角落。听好！没击中他的话，你们就死定了！”

听到这样坚定强硬的吼叫声，一时之间，我感觉自己就快要跟这个世界永别了！不过也许随即有人一发命中了目标，爆弹声终究没有响。

过了一会儿，八路军便对公安局展开正式的炮击。炮弹正中目标击毁了隔壁的建筑物，造成破瓦颓垣，加上猛烈的冲击波，公安局的玻璃被震成碎片，墙壁、天花板都垮了下来。

“啊！糟了！”日木兵一阵惨痛的叫声。

得赶快逃出去！我脑袋里这么想着，身体却僵硬的动弹不得。皇帝的老奶妈这时也因右手腕被炮弹的碎片扫到，断成了两截而痛的直呻吟。也许她用受伤手去抹到了脸，那沾满了血迹的模样非常吓人。我在黑暗之中可以感觉到她渐渐虚弱无力，但是却求助无门，就这么断了气息。

＊＊＊

总算撑到了早上，柔和的阳光射进了百孔千疮的屋内，我环视了四周一下，发现日本兵七零八落的败倒在屋内，早已气绝身亡。

“喂！这里没有日本兵了。停止射击！”

局员们齐声吆喝。枪声瞬间停止。一看窗外，山下成群的八路军有如蚂蚁雄兵般，正朝着山上急速前进。

山里有日本的指挥官藤田中将驻守着，他们正在等候潜入部队占领通化时伺机蜂拥而上，不料这计划事前消息走漏，让八路军得以做好万全的准备。

最后，指挥官藤田中将被逮捕并监禁在司令部。他曾一度企图逃脱却又被捕，下场就是身上挂着罪状书被马车拖到大街上来回折磨至死。尸体还被暴露在街上的百货店的门口长达两三个月之久。

战乱结束后，公安局下令八路军司令部所有局员集合。原本我们以为那位早已被刀枪刺死的副局长，却在此时从床底下蓦地爬了出来，吓坏了所有的人。

听说副局长不断的被司令部逼问我是不是曾协助过日本军，又听说他念在我曾不顾危急陪他一起去洗手间的份上，替我的清白辩护。

事件之后不久，通化即颁布了戒严令。

八路军的机关枪扫射了日本人民家，造成了五百个孤儿无家可归，并有谣言说孤儿都被送到山里的满人农家们那儿；还有透过窗外可以看到河岸边站着一排排的日本人，被人从背后进行扫射。

我们待在这满目疮痍、遍地炮弹碎片的公安局里，忍受着零下三十几度的酷寒少说有一星期。河岸那头连续两天都传来阵阵的枪响声。每次只要一听到这声音，我便感到心头一紧，赶紧将双耳摀住。

通化事件之后没多久，传说这次又换成国民党要展开攻击，甚至会进行轰炸。如果还继续待在公安局，无疑会被当作肉靶。我们赶紧提出要求：“这样下去迟早会冻死在这儿，能不能搬移到民家里呢？”

后来我们如愿住进民家，不过这儿满是弹孔草草填补过的痕迹。虽然我们在这儿必须铺着棉被睡在地板上，但总比待在断壁残垣的公安局里好的多。

收容我们的民家里有五、六个房间，其中一间由皇后与随臣宦官两个人使用；我、嫮生则与福贵人同一房。贵人在通化事件那晚，脸颊曾被司令部的窗户玻璃碎片给刺伤。

同一个期间，五格格一家人也从临江搬移到另一个隐密的地方。二格格与三格格则依旧留在临江。爱新觉罗家的学生们据说雇了一辆卡车回到了长春（满洲时代的新京）。听到种种的传闻，令我心中挂念的就是留在日本的慧生、还有行踪不明的丈夫与皇帝了。

嫮生在断垣残壁的公安局里不吃也不喝的，全身都冻伤了。帮忙治疗照顾她的是一位前日本军医和护士。

有一天，传来了当天国民党要攻进城来的消息，让我一阵惊愕。果然，三更半夜突然传出枪响，八路军闯进我们的房内，拿着枪顶着我的头威胁说：“敢动的话我就杀了你！”

我完全分不清楚状况，只感到全身僵硬。一会儿外头枪声停止后，士兵们即扬长而去。隔天一早，我才知道日本人袭击了司令部。因为有了通化事件的前车之鉴，这次他们才要慎防我们再一次被救出。

从拘留所到监狱(1)

中共八路军完成讨伐通化附近的日本军与国民党军的任务之后，接着就是进驻长春。

一九四六年四月，我们一行人随着进驻部队来到长春，皇后以及我们一行人所穿的衣服早已破烂不堪，象样的行李就只剩棉被而已。寒风依旧刺骨，我们就这样坐上载有牛猪牲畜的棚盖型货车，一路颠簸，耗费了三天之久穿越过满洲的田野。

终于抵达了长春，这回又换上了摇摇晃晃的马车。尽管这次进城并没有丈夫在等待着，长春的街景风貌还是令人怀念。八路军与国民军的摧残痕迹历历在目，从前繁华热闹的日本桥街道如今只剩下废墟，也不见半个人影。

一进到城内，见到些许破坏的痕迹，满街的行人还有一些看起来是从战区逃命而来的市民。有谁能够想象，我们这狼狈落魄的一行人，会是皇后与皇室亲族呢？

马车来到满人的闹街上一间尘埃满布的餐馆“厚德福”前停了下来。我曾经和丈夫来过这儿参加宴会，现在已被八路军所接收，作为将校们的宿舍来使用。

嫮生回到熟悉的长春，心情显得格外的开心，且不停地问：

“奶奶，我们为什么不回去西方万寿大街的家呢？父亲大人在等着我们吧？”

除了我和嫮生之外，不知皇后的心情又是如何？九个月前尚在宫廷内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如今却同我们被困在“厚德福”这个陋室里，加上疾病缠身、衣衫褴褛的坐在破旧的椅子上。隔天，侦讯调查便展开了。调查官是一位课长级的将校，他对皇帝的第二妃子福贵人的侦讯也很快就结束了。

“您白白受罪，真是辛苦了。”说了些安慰的话之后随即将她释放。并由身为监护人的母亲接回。

或许是调查有病在身的皇后也毫无帮助，因此只要有保证人，就会予以释放。

于是我请求已经获得自由之身的福贵人，希望他能够暂时成为皇后的保证人，因为只要能让皇后离开这儿，一定可以即刻找到照料她的人。福贵人笑着点着头，但是随后进来的母亲却说道：“当皇后的保证人这么天大的事怎么行呀！倒是我女儿的脸上的伤，你们谁要负责？她是在八路军司令部受的伤，请你们要付赔偿金。”

对着调夜官极力大发牢骚之后，她拿着钱便高高兴兴的拂袖而去。不仅如此，还停在门口指着我说：“告诉你们一件好事，那个女的是日本天皇的女儿呢！”

她不怀好意的说完之后，随即大摇大摆的离开了。

遭受到这个毫无事实根据的中伤，调查官对我的侦讯就更加的严厉与漫长。“你和皇帝御弟结婚的目的是什么？该不是关东军派来的爪牙，负责施展美人计的吧！”

“你坚称你不是天皇的女儿，是吗？拿出证据来啊！”

我被这样咄咄逼人的追问搞到快发疯。所幸宫廷的御医徐氏夫妻极力证明我的清白，还发誓保证会将我和嫮生送回北京的醇亲王府，让我得以脱身。

最后，负责调查的将校虽然下了释放许可，但却是空欢喜一场。因为就在释放前一刻，我们收到了包含皇后、嫮生和我、还有爱新觉罗家三名学生的移动命令。

我和嫮生都已获得释放许可。如果坚持要留在长春也是可以的。

在通化事件中过世的奶妈之子拿了百元纸钞握在嫮生手上，执意地劝我：“不要去！您还带着孩子，留在长春才令人安心。”

然而，依我的个性，我是无法将行动不便的皇后扔下不管的。

“谢谢。但是如果我不陪在皇后身边，谁来照顾她呢？”

于是我们又再度坐上货车，一路摇晃的离开了长春，目的地是吉林的公安局。这个突然的移动命令，似乎是因为国民党军将夺回长春之故。

吉林的公安局长是彻底彻尾的共产党员，一看到士兵手上的敕令书之后，便放声说：“关进拘留所！”

虽然餐点是从外面订的佳肴，但是一想到我们本应是被释放的自由身，不禁悲从中来。

“没有罪的人为什么要被关进拘留所？我们只不过是学生，跟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皇后有病在身，更是未曾出席过任何公开的场合。”

“浩夫人她是日本人，跟政治扯不上一点关系。他们都是已经获得释放的弱女子，为什么要被监禁在这儿？”

这些充满强烈正义感的学生们费尽唇舌的抗议，却是徒劳无益。

“我在满洲国时代，其实也做过警察署的署长，至于你们为什么会被监禁我也不清楚，但这是上头的命令。”

他一边辩解着，铿锵一声，上了锁后便离去了。

冰冷的木头地板透进来一阵寒气渗过衣服蔓延到全身。煤烟熏污的高耸天花板亮着昏暗的灯光。照映着令人心生恐惧的铁格子。我已全身筋疲力尽，阖上眼却怎么也睡不着。

从拘留所到监狱(2)

接下来会变成怎么样？面对命运这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打击，令我无所适从，只能怨天尤人。是不是就干脆杀了嫮生自己再自杀……？我的脑中闪过这样的念头。但是经过了连续数日的逼问，加上前往吉林路途的劳累，我早已没有丝毫的气力了。

天亮之后，我看了一下生平第一次经验的拘留所，发现监房里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好像都是些政治犯。

进入拘留所之后的皇后，可怜的模样让人不忍卒睹。因为鸦片被迫断绝，因此她陷入毒瘾发作的痛苦之中。

“救救我！救救我啊！”

皇后终日疯狂似的哀嚎、呻吟，在地板上不断的翻滚，双眼呆滞，相当苦闷的模样。隔壁的牢卒不断的叫嚣着：“吵死了！”“再吵就杀了你！”

她吃饭还能自己来。如厕时就必须有人一旁协助。在就这一点上，无论如何是无法借助学生的力量的，我得一个人支撑着五尺六吋的大身子。这对于已经营养失调又瘦骨如柴的我来说，是一项费力的劳动。

一些想窥视皇后姿态的刑官和八路军的官员们接二连三的出现。我无法忍受皇后被当成动物园里的动物般观看，于是决定帮她盖上一条棉被好挡住这些人的视线。但是已接近半疯狂状态的皇后却颠倒错乱的以为自己身在宫内府，不断叫嚷着：“喂！拿个三明治来。”、“快点拿浴巾过来！”

尽管我拼命的在她耳朵旁提醒：“请您振作点！您没看到那些铁格子吗？”

但是皇后依然一脸呆滞。有时还会像任性的小孩般不断叫嚷地闹着。

国民党军的攻击越发激烈，吉林一带也开始遭到轰炸。于是在某天晚上，我们被带上马车，移往郊外的监狱去。这儿和拘留所不同，囚牢四周围着厚厚的墙壁和铁门，阴气森森。

进入监狱不到几小时的时间，突然传来一阵人声吵杂与脚步声。我想了解一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于是跟看守员说我想去洗手间。

不知因为我是女人的关系、还是由于他们非常的忙碌，看守员把门打开，指示我厕所的位置叫我自己去，然后就径自离开了。

“真顺利。”我沿着发出声音的地方找去，看到前关东军与满洲国军被绑在一起走过来，我趁着看守员不注意时悄悄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有情报传来明早儿国民党军就要进吉林了。八路军正准备要撤退。”

原来八路军已做好吉林将被占领的心理准备，并将有协助国民党军嫌疑的前军人们先行带走。

果然在隔天晚上，监狱里便有一些配枪带剑、手拿弹药的士兵慌慌张张的跑进来，并且即刻下达了出发命令。

八百名的俘虏由拿着枪与剑的监视官兵看守着一起走了出去。至于行动不便的皇后则被绑着固定在椅子上，由六个日本兵俘虏架在长棍上扛着走。夜晚的街道月光稀微，和风徐徐，告知着春天的来到。八路军的刀枪剑戟在夜色中闪闪发光，彻底地破坏了大地回春的氛围。

国民党军的进攻已经迫在眉梢，我们于是被迫加紧赶路。由于我和嫮生行动看似缓慢，于是八路军用自己的手臂悬空吊起嫮生的两只手，使劲的向前奔走。

我卯足了全力拼命的跑，但是虚弱疲惫的身体却不听使唤。我告诉自己，千万不可以就此失去了嫮生！奈何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双脚就像绑着铅块一样重，即使心焦如焚，却迟迟无法追赶上他们。嫮生的影子就这样消失在遥远的前方。

（啊！嫮生，对不起……我不行了……）

我跌倒了无数次，心中如此想着。但是一想到年幼的嫮生一边抓着八路兵的手，一边还想要抱住我的眼神，便让我鼓起力量再次曳足前进。

总算是到了吉林车站，感觉似乎已持续走了好几百公里远，后来我们坐上被拆掉座椅的三等军用运输车。当我紧紧抱住嫮生的那一剎那，便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就要溃堤的情绪了。

临终前发狂的婉容皇后

被车子一起载到延吉车站的俘虏当中，只有我们坐上了马车。马车上巨大的白旗写着“汉奸伪满洲国皇族一同”等几个斗大的字。

马车的后面则是一长串的队伍，其中全是双手被铐在背后的俘虏们。

大街上的人不知怎地蜂拥般的推挤过来。蹲在马车上奄奄一息的皇后偶尔会将眼睛睁开，但一脸心神恍惚似的没有任何反应。我抱着嫮生，双唇紧闭，将头抬起，忍受着民众们的辱骂。

在街上折腾了几圈后，我们再度被送到延吉法务院的监狱里。唯一不同的是，这次皇后、学生们、我、甚至嫮生都被各别分送到不同的囚牢里。但庆幸的是，八路兵每天都带嫮生到我的地方来玩；反倒令人担心的是被收容在水泥仓库里的皇后。

有一天半夜，牢房传来吵闹的声音，我直觉到是有囚犯被强行带到外面。竖起耳朵仔细一听，从监狱后方传来数声枪响的声音，每发之间隔着一定的时间，似乎是在执行枪决。

隔天一早我以中文问了路过的八路兵：“昨晚吵的没法儿睡，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回答说：“日本人全都被带走了。搞的我一整晚没睡。”

我趁着去洗手间时来到关着三个朝鲜人的牢房前，他们都是我早已锁定好询问的目标。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我小声的问他们。

“日本人全被杀光了……你的丈夫听说现在人在苏联的祁达。”

我从小窗户另一边得到这个情报。嫁给了中国人的我，已经被视为中国人了吧？

有一天，我鼓起了勇气，拜托带嫮生来找我的那位和善的八路兵，让我看看皇后的状况。

当我透过小窗户往里头一看，惊讶的发现皇后从床板跌落到水泥地上后就不曾再动过，连食物也都一直摆在远远的门口处，好几天未曾用过的样子。看起来皇后早已动弹不得，也未曾进食。

“这样下去皇后会死掉的。至少请喂她吃点东西。”

我拜托着士兵，但他却回答我说：“那么臭的房间谁敢进去！”、“万一进去了被传染到她的病。”

我看他不答应，于是又拜托：“那我来打扫清洗一下，请让我进去喂她吃饭吧！”

这回他便没有任何回应了。

隔天我再过去一看，那位和善的八路兵已经戴上口罩在打扫了。皇后全身只剩下内衣一件，其它的衣服全都放入装有热水的水桶里浸泡着。而房间内大小便满地流散，奇臭无比。

等到被允许踏进里面之后，我端着食物跟着士兵走了进去。皇后看着我却叫着侍女的名字。

“把洗澡用的小盆子拿来，洗澡水准备好了没？”

我充当成她的侍女，回答她说：“我们回醇亲王府吧！皇上在那儿等着呢！”

此时，皇后突然笑着说：“快把衣服给我拿来！大家也快点准备吧！”

我劝她吃口饭，她也听不进去，直嚷着说：“快点把衣服给我拿来！”

凝视着精神错乱的皇后，让我全身不寒而栗。二十四年前，年仅十七岁便嫁入紫禁城，当时那气质高贵非凡的美貌，如今全都消失不知到哪儿去了。

我请求所长给她一些些鸦片，但是被拒绝了。

六月中旬，八路军又突然决定要移往北满地区。

我问八路兵他们要如何带着皇后？他指着停在门口的漂亮马车告诉我，就是搭那车子走。

但是，我们坐上货物列车后却不见皇后的踪迹。一开始时，八路军似乎是打算搭乘同一辆马车，但又担心途中皇后一命呜呼，反而带来麻烦，于是最后便决定将她送往满鲜国境交界的图们。于是婉容皇后就在那个城里度过她孤独寂寞的余生。

我们所搭乘的列车在六日后抵达佳木斯车站。节节败退的八路军食粮短缺，只能在中途路过的车站下来去村中寻找食物，自己吃剩下的再施舍给俘虏们，这般穷乏至极的惨状，加上饮用水不足，无法再忍耐下去的人，便在停靠的车站边喝起泥水，最后全都感染上阿米巴痢疾，实在是很悲惨。

佳木斯是位于松花江与黑龙江汇流前方的一个小都市。从像是在挤沙丁鱼的车上解脱后的我们，这次被收容的地点是卫戍监狱。

在这儿同样要遭受侦讯。身体因为下痢而全身虚脱的我，面对各式各样的询问花招之后，总算澄清了自己并没有协助关东军的事实。

“但是，你过的是贵族奢侈的生活吧？”

对于这些不厌其烦的逼问，我心中正盘算着该如何回答时，对方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你能答应让日本的皇室消失，我就立刻放你走。”

我一口拒绝，于是对方接着又提了另一个离谱的条件：“你愿不愿意做八路军的护士？”

同一牢房里的妇人们也一样，一个个落入对方的圈套，被分派到日语口译，司令官洗衣女佣等等的工作。

之前我在这里监狱遇见了一位旧识，他是前满洲国军的张将校，过去也曾来过我家。事情是发生在某一天，张先生跟我招手，而且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消息。

“最近也许会有好事发生……”

他告诉我，所长询问他“那个女的是不是过惯了宫廷里奢侈的生活？”经过将校告诉他事情的真相后，所长又说：“那还真是冒昧了，我以为她过惯了宫廷奢华的日子，想要拿她杀鸡儆猴的。”

经历过风云变色的洗练，我并不轻易把这些话当真。不久之后所长把我叫了过去。

“你已经洗清罪嫌了。辛苦了，我们要释放你。”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尽管很高兴，但还是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而且麻烦的是，我在佳木斯并没有任何的朋友。最后只好拜托所长雇用一辆马车，并请三位八路兵护送我和嫮生及学生们到哈尔滨。

七月的晴空，万里无云。放眼看去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而且跟我们同乘一辆马车的是护卫兵，而非手拿着刀枪的监视兵。

释放……，这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如今却仍有点难以置信。我们真的是被释放了吗？该不会下一个目的地又是监狱？直到抵达哈尔滨之前，我心中都还是充满了疑虑。

乔装开垦团的妻子

当时，战前被歌颂为“东方巴黎”的国际都市——哈尔滨，正被八路军所占领。送我们来的士兵善意的告诉我们：“如果你们没有地方去，可以待在八路军司令部。”

不过我想到万一司令部政策改变又要拘留我们，那可就麻烦了。于是我们便婉拒了他的好意。

透过一起被释放的学生们的穿针引线，我们暂且栖身于红十字会。学生们从外头收集到情报，据说国民政府已经从重庆放出很多间谍，奉命绑架我们的前日本兵也已在附近打转，还听说有一派人要拥立嫮生复辟清朝。

“这下麻烦了。该怎么办才好？”我和学生们打商量。在哈尔滨的日本人已开始陆续撤退，如果我就这么回日本，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到北京的醇亲王府了；但却也不能保证可以从这儿安全的回到北京。

“我们就算露宿街头也得回到北京，不过就担心浩夫人和嫮生是不是可以顺利的避开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的会战地带……”

听了学生们的话之后，我决定还是先回到日本，再等待机会重返北京。

在等待日本人组织会何时撤退的这段期间，我从某个中国妇女那儿得到有关爱新觉罗家族们的消息，听说留在临江的整个家族，因为受到二格格夫婿郑氏的牵累而支离破碎，目前只剩下三格格一家人而已。

又听说三格格已被带到八路军进行人民审判。

我化名为“滨口”，跟随着日本人组织会的撤退，而且伪装成开垦团的妇女，穿着劳动服带着蓑笠，牵着嫮生的手，混入人群里。

我们一群准备撤退民众被送上无棚货车，记得在避难时，我们先是坐有棚货车，后来转而变成载猪牛等牲畜的货车，如今又变成运载煤炭砂石的无棚卡车，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每况愈下。

下一次会不会是运送木头用的拖车呢？

愈想愈觉得不可思议。

半途下起了雨来，引来一阵骚动，这时也正好要穿过八路军与国民党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但铁轨已遭破坏，我们只好背着大行李走在长达好几公里的砂石路上。夜宿马寮之后又继续赶了两天的路，真叫人生不如死。以为总算通过了无人地带可以放下心来，没想到接着又遇见国民党军，强迫我们交出女人。

妇女们各个感到胆颤心惊。这时同行的男人们要求女性集中坐在各排的中央，周围形成一个圆形的保护圈。可悲的是我们手无寸铁，若不达到对方的要求，恐怕所有的避难人员都有生命的危险。束手无策之际，只好交出牺牲的女性。虽然被迫牺牲的人大多是欢场出身的女性，其中却也夹杂了一些家庭妇女或举目无亲的女子。

隔天，大家都坐上了火车，但是仍不见被带走的那几位女子归来。经由负责协调的人往返多次交涉的结果，终于赶在火车出发的前一刻被货车送了回来。他们踏着蹒跚痛苦的步伐，其中一位女子甩开要抱住他的国民党军士兵的手，含泪嘶吼着：“畜生！”这充满憎恨的吶喊，深深的刺痛了我们所有人的心。

坐上摇晃的列车，路途经过长春、四平、沈阳，最后到达目的地锦州，当时已是九月的中旬。撤退船的出发日遥遥无期，一些在这城里聚集等候的日本人，因为粮食缺乏而出去找工作。我从哈尔滨带来的一千元早已用完，不过既然已经来到撤退船的出发地葫芦岛，也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还要几天船才会开呢？”

我和嫮生两个人数着手指头，引颈期盼。

突然有一天，出现了一个前来逮捕我们的李姓国民党军上校。我以为我们早就摆脱了国民党间谍的视线，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哈尔滨日本人组织会里头一个M氏的人，向国民党出卖了我的事。

开垦团的团长木棉先生认为没有任何逮捕我的理由，于是为我积极的抗辩。然而上校却冷冷一笑说：“我是奉国民党军的命令前来抓人的。”

真是太不幸了！撤退船近在咫尺，我却又要失去自由了。我和嫮生结果被软禁在可以俯瞰葫芦岛的高台上的一间房子里。

这里来了一位从上海前来领人的少将，名叫邹任。他是上海战犯管理所所长。有关逮捕我一事，似乎并非军方的命令，而是基于个人私下的判断行为。为此，邹少将跟同行的人之间不断的发生口角争执，也和南京政府的外交部官员为了要放人或不放人，反反复覆确认多遍。

最后因为反对的人较多，邹少将于是决定将我带回北京，他要我穿上黑棉布的中国服，戴上墨镜，并吩咐我千万不能说日语。

＊＊＊

到了北京后，我和嫮生被带到某家市区外的旅馆里。用餐在房内，门房也从外头上了锁。我们无法离开房门一步。

有一天，我趁着大家都出去时敲了敲房门，请饭店的服务生帮我打开锁，接着急忙查了一下电话号码打到醇亲王府去。

运气真不好，原来我打的是门卫处的电话。接电话的门卫半信半疑的重复确认了好几次，就怕不是我本人，我心想如果再这样问下去，等会儿那班人回来就糟了，于是很快的讲了一遍我来北京的原因，并要他转告父王，这几天就会前去探望。

当我要挂上电话时，那一端却又露出欢喜雀跃的声音问说：“您在那儿啊？我马上去迎接您。”

我差点要将饭店的名字说出口，但是一想到对方若前来迎接，可能会引起邹少将动怒，便将电话给挂上了。就在快要放弃前往醇亲王府这个念头时，我看到了外交部的张先生。张先生曾留学日本，在锦州时他向邹少将主张让我返回日本，我偷偷的拜托他：“既然回到了北京，可不可以让我去见见醇亲王……”

“明天就去吧！邹氏这边由我来告诉他。”

事后，邹少将并没有反对，我在隔天便搭上护卫副官的车出发。

命运真是捉弄人，本来我是想逃到北京来的，不料现在却是以被捕的身分前去探望醇亲王。

车子急驶过北府第一个大门，停了下来。我从正门打了个电话接到里头，一大群侍从从里面冲了出来。三跪九叩的模样还是一如往常，注视着我们的表情也丝毫没有改变。

“欢迎回来！”

看起来明显衰老许多的父王感慨万千的反复问着我：“皇帝皇后、还有溥杰他们呢？”

我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实都转告给父王，但还是不忍心将传言皇后已过世的讯息告诉他。

“浩能够平安无事的回来，真是太好了。你就住在这溥杰住过的家吧！”

父王以为我已经获得自由身才回来的，我告诉他我的行动还被控制着，他脸色突然黯淡了下来。

“这样啊……那我拿些钱你带在身上，等你自由了，一定要回来喔！”

醇亲王的这番话让我感受到比来自亲生父母还要浓厚又温暖的爱。

我们和父王、小姑们一起吃了怀念的包饼之后，便在一群侍从的目送之下离开了王府。

“要尽快回来唷！你们可能暂且也回不了日本了，要等到一切太平之后才有办法接慧生回北京了……”

想起临别之际父王的一番感叹之语，心头不禁一酸。

最后一班撤退船

我们从北京搭上飞机被带到上海。

“你是战犯。”

在上海等着我们的邹少将的部下，也是一位日本人的俘虏收容所的副所长宣告了我的罪行。

他向邹少将进言：“应立即将浩夫人关进战犯的俘虏收容所里吧！”

不过，我们耗了三小时一路摇摇晃晃来到的地方并非收容所，而是前日军机场附近的某栋建筑物。后来才知道那儿是旧松井公馆。我和嫮生被带到二楼一个六迭榻榻米大的房间里。

隔天一早，我透过窗子，发现建筑物和庭院周围都围上铁丝网，门口还站着佩带刀枪的卫兵守护。我们当然是不准外出，就连外头的情况都无法得知；吃的饭菜是参杂着小石头的粥状米饭加上炒青菜，于是我拜托士兵帮我买些东西让我自己煮。

我们的隔壁住着一对年轻的母子和一位老母亲。她的小孩罹患脊髓瘤，每天都有医生前来治疗，看似一位日本军医，他以好奇的眼神看着我们，我本想跟他搭话，却因有监视的卫兵在旁而作罢。

有一天，那位医生走过我们房前时留下了一个东西。我赶紧上前一看，发现有个用报纸捆包着的饼干铁盒。拿进房里打开一看，铁盒子里有一封信。

“有消息说您人在这地方。我找了很久，还是无法找出您的藏身之处，原本死了心，但昨天我确定您就是浩夫人，立刻通知了南京的前司令官冈村先生。一切您请放心。”

我被这突然的一封信吓着了，想知道写这封信的军医到底是谁。

一连串好运降临了，因为之后我得知原来隔壁房的老妇人是前清朝宫廷官吏的未亡人，她非常同情我们的遭遇，于是便常常作些菜送到我房里来。有一回，她注意到嫮生脸上气色不佳，便建议我让常帮他们看诊的那位医生瞧一瞧。

这话正中我意，于是立刻拜托老妇人帮我安排。

后来终于名正言顺的见到了这位军医。原来他是女星冈田嘉子年轻时与某学生所生的孩子。多亏了这位医生，才让我得以和日本军俘虏收容所里的联络组联系上。

联络组的人透过前总司令冈村先生与南京政府交涉将我释放。但是南京政府含糊其词的就是不愿正式下达许可令。他们借口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而不是要逮捕监禁我；何况我现在的身分是中国人，没有道理要听日本人的那套歪理。甚至还说：“如果你要的话，我们可以像川岛芳子那样让你接受审判，并送你到苏州去。”

某日，突然出现一位自称是田中彻雄的前上尉，他告诉我：“除了战犯之外，明天全部的人都会撤离了。到时，如果你没有搭上这艘船，就再也走不了了。”

他看着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而不知所措的我说：“听好，如果你打算要走，请带着打包好的行李，躲到停在楼下的车子里，只要能逃出这里，其他就没问题了。”

田中先生用他一贯的军人口吻作出了明确的指示，他似乎老早就着手调查好周围的环境以及逃脱的方法。如果我错过了这次机会，想和留在日本的慧生重逢的日子就遥遥无期了。我决定将一切就交给这位态度沉着的上尉，并点了点头表示答应。

我将一些外套、衣物、毛毯等塞进车子里，然后抱着嫮生躲在车内不敢吭声。车子不知在何时发动了引擎，突然间油门加速冲过前方的门卫飞驰出去。

“子弹可能会从后面射过来。不过别担心，射不了这么远。”田中先生相当的冷静沉着。我提心吊胆的回头一看，发现卫兵疯狂的大叫着：“停下来！停下来！”一会儿功夫已不见身影。

当我们到达上海神社附近一处旧水交社里的联络组之后，便上街买些变装用的衣服。我打算把嫮生装扮成男孩子，于是买了个男生的飞行帽和外套，还有我自己的手套和鞋子。

回去的路上，不巧的撞见了邹少将身边的那位副所长。

“你被释放了吗？”

被曾经宣告我是战犯的副所长这么突如其来的一问，我只好努力的沉住气点点头，接着他又问：“那真是恭喜你了。对了，我家就在这附近，过来坐坐吧？”

同行的田中上尉使个眼色对我说没问题，去吧！然而我却很担心万一我身份曝光，又被逮捕了那怎么办？但故意回避又怕引起猜疑，最后还是去了一趟。

那天晚上，我们躲在联络组的办公室里，心里七上八下。白天遇见的那位副所长不知会不会找到我们的藏身之处？

田中上尉却一径笑着说：“不会的啦！别担心。”

田中先生在中日战争时曾有一段赤手空拳让中国军队降服的英勇事迹，后来还被松竹电影公司拍成电影。尽管如此，他的安抚仍旧无法消除我心中的担忧。

那天半夜十二点左右，南京的前司令官冈村先生来了一通电话，好像是有关于我的事情。而愈是在意田中先生讲电话的时间愈是令我坐立难安。电话挂断之后，他笑着安慰我说：“请放心。南京政府已经允许浩夫人去日本了。不过条件是若被人发现你已抵达日本，就必须即刻遣送回国。这意思就是要你很低调，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这番话总算让我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隔天，在乘船之前，每个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乘船名单上我化名成“滨口”，身分是某个在中国的日本人妻子。南京政府对此也默认表示许可，但我心中却一直挂着之前遇到副所长的那件事。

果然，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看到邹少将就像仁王般不动的站在撤退队伍的最前头。我直接反应将脸侧到一边，却还是被他先认出了我和小男生装扮的嫮生。他不悦地走过来，抱起嫮生。

“你也要回去吗？”他看我沉默不语，于是又勉强挤出笑脸对着嫮生说：“装扮成男生一点也不像呀！对不对啊，嫮生？”

我下定决心坦白一切。

“我不是要回去，是南京政府已经发出许可让我去日本，我是去见在日本的女儿。”

邹少将语带威胁毫不客气的说：“我劝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吧！”

我并不想错过最后的机会。

“谢谢您的关心，我既然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就会按照计划启程。”

“你大可不必坐船受苦。再等一个月，我就可以用飞机载你去日本啊。”

他沉着的口吻里有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压迫感，双眼炯炯有神。

我伸手一抱把嫮生抢了回来，并且意志坚定的回答他：“不劳您费心了，我要搭这艘船，这样才能早一刻跟女儿见面。”

他凝视了我和嫮生好一会儿，然后什么也没说的走开了，据我后来听说，邹少将原本打着主意希望把我送回日本之后，能替他介绍一些上流社会人士，帮助他迈向日本企业家之路。

总算是搭上船了。这艘最后的撤退船上挤满了人和行李，简直就是无法动弹。不过，此时此刻我抱着嫮生，享受着和平终于到来的滋味。

回想过去这一年四个月，自从和丈夫在大栗子别离以来，我便和嫮生两人相依为命，被迫颠沛流离中国各个地方。不但差点命丧枪下，还得忍受饥寒之苦，甚至在冰冷无情的监狱里承受着绝望的煎熬。

见识过无数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欺骗，自相残杀，感觉自己就像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般，任由命运残酷的挑衅捉弄。

不过，这一切终将划上休止符了。从这天起，我再也不必害怕那些无谓的迫害，而且就快要能和分别两年之久的慧生见面了。

回首想想从日清战争以来，有多少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丧命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为什么双方就不能相互团结建立良好的关系呢？

我有慧生和嫮生这两个女儿，他们身上都流着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血。我下定决心回到日本之后，要好好的教育我的两个女儿，我希望能教导他们成为中国和日木之间的桥梁。我本身无法完成的这项任务，他们一定可以做得到。这样一来，也可以悼慰那些离散在中国大陆的两国人民之灵魂，我决定要将这个意念传达给两个女儿们。

站在甲板上眺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感觉过去所遭遇的种种苦难宛如一场虚幻的梦，而我的目的地日本，有我的至亲骨肉慧生在等着我呢！

我深信丈夫、还有皇帝，一定都在中国的某个收容所内好好的活着。

丈夫的脸影随着海面的波浪浮现又消失……

第六章 战后生活

与慧生团圆

终于抵达令人怀念的东京，眼前看到的却是遍地焦土。赤坂的娘家已烧毁。

学生时代所住的大崎滨口家虽然在战争中逃过一劫，却被强制接收作为英国领事馆。还有那个疼爱我的滨口的外祖母、舅舅、以及嵯峨家的祖父也都相继去世了。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双亲和兄弟姊妹们都平安无事，更重要的是，寄住在娘家的女儿慧生也已健康的长大。我身着一件农庄工作裤裙和外套与嫮生站在品川车站，带着笑容来迎接我们的，就是我那睽违两年不见的女儿。

“奶奶，我好担心奶奶和小妈是不是在满洲的山上被老虎给吃掉了。”

个性活泼开朗的慧生就要九岁了。她已经长大成少女的模样。据说她只要看到一脸忧心忡忡的外公外婆聊到有关我和嫮生战后行踪不明的话题时，便会愁着脸说：“讨厌！你们不要讲这个嘛！”

想必这事也让年幼无知的慧生感到很不好受吧？但知道她是这么勇敢、振作，反倒激励着我要努力与慧生、嫮生三个人好好的活着，等着和丈夫团圆的那一刻到来。

那段期间，战争时一直留在东京嵯峨家的父亲与从避难地船生回来的母亲、还有小妹和慧生，一起住在东横在线的日吉这个地方。我和嫮生后来也寄住在这儿。慧生接着进入了学习院就读，每天从日吉通车到学校。

说起学习院，已经和我们那个丰衣足食的年代大不相同，加上战争后没有制服也没有鞋，连校舍和小学部都是借用护国寺的空地才能重新展开营运。据说开课之初很多学生仍留在避难地还没回来，在人数不济的情况下，只好让所有学年的学生混合着一起上课。

我回国的那年有了学制改革，成立了一套“六三三”教育体制，学习院也由以往只收皇族、公卿华族的子弟，转变而成门户对外开放、让所有市民都可以就读的学校。这改变也牵连着日后慧生发生不幸的起因之一，它所造成无可抿灭的遗憾，是当时的我始料未及的。

那时，慧生每天一早六点便由外婆或女佣陪伴到当时位于高田马场旧军地的学习院上课。如果不早点出门，之后的电车就会相当拥挤。

记得有一天慧生指着东横线电车上的广告“TKK”问我：“奶奶，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那是东京急行株式会社的缩写啊！”

她听了我的回答之后，喀喀的笑着说：“不是啦！奶奶，我告诉你，那是‘非常’（とつても）、‘拥挤’（こんで）、‘伤脑筋’（こまる）的缩写啦！”

看着这个暂时不在自己身边的女儿已长成一个大方，诚实又活泼的女孩，让我很感动。这也让我想起在大栗子时曾说过“下回我们一家四个人一定会在东京相聚，享受天伦之乐”，之后随即失去行踪的丈夫，不禁潸然泪下。

和慧生相差两岁的嫮生，若按年龄顺序理当从四月就开始读小学二年级，不过战争结束后她都跟着我在中国到处逃难，根本没办法上学。

记得我带着嫮生到学习院参加一年级生的入学面试时，面试的老师问道：“嫮生同学，你之前都住在那里呢？”

她精神百倍的回答说：“监狱！”

老师吓了一跳，陪在一旁的我也一脸错愕。但是这也不能怪她，对我这个大人而言，监狱的生活充满着痛苦与不自由；然而在幼小的嫮生的眼里，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此外，已经习惯使用中国话的她，并不太能适应讲日语的生活。想到这儿，便觉得她实在可怜。

有一天，传来皇太后召见进宫。记得最后一次进宫问候是在八年前要回满洲之时。那次以后，我经历了战败还有满洲国的瓦解。我和前满洲国参议鹿儿岛先生一同进宫禀告所有的经过。他曾是宫内府的次长，最后在宫内府帝室御用挂吉冈的强权压力之下被迫辞职了。

睽违八年的皇宫御所因受到战火的波及而烧毁了。过去的竹屋女官也已经换成现在的清水谷女官。可能是战败后的心力交瘁，皇太后看起来像是一下子老了好多岁。

尽管如此，她慈母般温柔的眼神一如往昔，而且之前在宫中服侍的那位竹屋女官也特别为了我进宫来。

“真是辛苦你了。能够平安无事回到日本，真是太好了。不知皇帝他现在如何了？除了平常的往来，在遭遇困难的时候，更应该给予帮助才是。”

我为皇太后的善解人意所感动，心中顿时充满感激之情。接着，我将之前因军方的施压让我遭遇有苦说不出的苦境，借着现在战败解放的机会，一五一十的据实以告禀明给皇后知道。

我和鹿儿岛先生一同将关东军对满洲国宫廷的种种蛮横暴行与干涉都向上呈报。还将以前本庄大将前往满洲时，我曾请教他是不是该把事实禀告给皇太后知道的这件事、以及他回答“一旦卷入了军方的是非纠纷，遭到憎恨，对你的将来一点好处也没有。放聪明一点吧！”也通通都说出来。

所谓关东军的是非纠纷，指的好像是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之间的嫌隙。不过，详细情形我并不清楚。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如今都为时已晚了。”

皇太后责备似的说着。确实是如此！即使有难言之隐的理由，但事情的结果总是让人内心备受煎熬。

这天，我们除了和高松宫、三笠宫两位殿下一起用膳之外，还让我带回了许多料理；还有给慧生和嫮生制服用的蓝色羽缎、和服布料等礼物，这些东西在战后物资匮乏的时期，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

身无分文的我，接下来必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安排生计。忽然间我想起，与皇帝告别之际，他曾提起：“中银总裁已用飞机将往后的生活费送至日本，你可以拿来当作小孩的养育费。”于是我便拜托同行进宫的鹿儿岛先生为我查证一下。

过没多久，调查的结果就下来了。他说当他向一位满洲国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问起这件事时，对方很不悦的反问道：“你是听谁说的？”

这个回答并没有说出皇帝的金块到底有没有在日本。待鹿儿岛先生再问一次之后，对方反倒以极可疑的态度问说：“浩夫人生活上有困难吗？”

鹿儿岛先生顾虑到如果这件事被公开来，那些钱会有被第三国没收的危险，因此建议我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慢慢的交涉；但却没想到他突然之间过世了。

我虽然无法提出证明，但当时价值约四亿日圆的满洲国的黄金块，确实是在苏联军攻进之前，便已被中银总裁运送到日本来了。为此。据说冈田兴银的总裁在战后缺乏现金面对中国人的挤兑时，还被迫负起责任而遭到中共八路军杀害。另外，也有飞行官出面证实，当时是以关东军的飞机运送这些金块的。

不久之后，有一位中银的专属医师结束了八路军的征召，回国之后来我这儿拜访。他说，当时是下达了机密命令派遣飞机运送金块的，那些相关的人员后来全遭到杀人灭口。苏联军攻进来之后，他虽然人在银行，但是藏放在地下的金库已全部遭到苏联兵破坏，我们所寄放的贵重物品也被一扫而空。

“失去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

我听这话之后便死了心。即使东西的所在之地已水落石出，但只要是在美军的占领之下，那些金块还是有机会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上。届时，美军也会有人出面兴师问罪，并要求将钱还给中国吧！

只是，一直持续着学习小提琴的慧生，至今还记得溥仪皇帝曾经答应她，长大后要送她一把史特拉底瓦里名琴。很遗憾的女儿这个愿望无法达成了，但我还是决定将慧生出生时，熙洽宫内府大臣所赐予的纯金项链拿去换了一把琴送给她。虽然不是一把上等的琴，但却是新的。

音讯全无的丈夫

一九四七年，我们开始了母女三人相依为命的生活。当时还是个食粮相当短缺的时期，主食大都是什锦菜汤、马铃薯、地瓜等等。慧生就读的学习院校地也是任由荒芜一片，冬天还得在没有暖炉的情况下，穿带着手套与外套上课。可以说是个相当艰苦的时代。

幸运的是，我还有可以依靠的双亲。贵族制度废除之后，我们便在日吉过着朴实平静的生活，从前具有侯爵身份的父母亲现在则是摇身一变，自己种蔬菜、蕃茄，也养鸡，并不忘时时补充我和女儿们的营养。刚从中国撤离回到日本的我，尚无谋生之力，只能仰赖父母亲的照顾，这让我心中满怀着对他们的感恩之情。

女儿们时常找我一起去拔草。住在满洲的时候时常藉此享受乡野游玩的乐趣，而如今却有别于当时的心境；在战后的现在，所感受到的尽是一种悲寂。

不过，小孩子们不同。他们一样是那么的快乐。慧生用小竹叶折了个小船放到小河里流。还会追着菜圃里的蝴蝶兜圈子，嫮生则是跟随着她在后面跑，快乐的嬉闹着。还有，慧生立志将来要成为小提琴家，所以日以继夜的专心练习，平常嘴里也不时的哼着旋律。记得也是在这个时期，她曾挖了一些紫堇种植在庭院内，还自己编写了一首有关紫堇的歌。看到女儿们活力充沛的模样，也激励我想为他们作些特别的菜肴，比方像是笔头菜、野芹、或是蕨菜等等。

但是，别离后的丈夫依然音讯全无。

不过，有时我会联系一些从西伯利亚撤离回来的人，向他们打听丈夫的消息。据说我的丈夫后来被拘留在哈巴罗夫斯克的收容所内。

他还活着。

当我听到这消息的瞬间，真是欣喜万分。于是开始在心里盘算着丈夫被释放的可能性、还有我们重逢的日子……虽然目前完全没有头绪，不过，只要他平安无事，就是一件值得令人高兴的事情了。我心中默默祈祷，希望他一定要能撑过收容所里的艰苦日子。

后来，我将所听到的消息个个串联起来，知道丈夫现在人平安，并且还在收容所里，教一位前将校的日本人学习中文。据说被强行带到祁达的皇上一行人，在战败之后又被转移到哈巴罗夫斯克的将校收容所里，当时是一九四六年的七月，也就是战败后的隔一年。还听说溥仪皇帝绝不和日本人打交道，反倒是溥杰，他则一视同仁，还加入了削马铃薯的行列。另外，听说那儿的伙食还依照阶级不同来划分。

如果有在外头劳动的人就有酬劳可以拿，并用来买东西。丈夫不但从周围人的身上受惠，拿到一些物品，还得到友善的照顾。

在收容所里的溥仪，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曾以证人的身分为日本的极东审判出庭。如今回想起来，那正是我和嫮生在哈尔滨面临生死关头、四处逃难的时候。

在苏联军的监视之下，尽管溥仪在审判时所作的证词有些许夸张的部分，但大致上倒也都符合事实。不了解关东军迫害行径的人，他们眼里也许会认为溥仪忘恩负义，但是从溥仪尚念在对日本皇室怀抱着尊敬之情，从而未加以任何批评的这份心意来看，我并不认为他心中起有任何的恶意。

尽管他作了这些证词，但并不代表就不会遭受日本人的危害，因此苏联政府便将他与外界隔离。他的房间是一号房。据说一号房到三号房是苏联当局的办公室，日本人是禁止进入的。

一九四八年之后，时局渐趋缓和安定。听说溥仪从一号房迁移到了九号房，与满洲国之前的大臣们共居一室。据一些撤离归国的人说，曾看见溥仪穿着木屐到侍仆们所种的菜园里，帮他们为小黄瓜、蕃茄插上木枝条，或是除虫等农事来排忧解闷。

不过，哈巴罗夫斯克长年寒冬覆地，很难得有青菜可收成。特别是在冬天，主要的食物都是些干燥的蔬菜与羊肉，据说常有人因为维他命不足而病倒；此外，因精神上支撑力不足而自杀的人也常有所闻。更可悲的是，有的人为了可以及早被释放，在狗急跳墙之下甚至向苏联密告出卖自己的同胞。

也许就是因为受到这种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才会使得那些从苏联地区撤退回国的人，各个看起来都是衣衫褴褛、一副饱受沧桑的模样。每次见到这些遭遇令人同情的人，就会让我想起身在哈巴罗夫斯克收容所里的丈夫，不禁伤感而泣。

到了一九四九年，从苏联地区的撤退事件告了一个段落，有关丈夫消息的来源也断了音讯。

不知他过的好不好？希望不要有什么意外发生才好……

我的心真的好痛，但还是没有任何音讯。之后又发生了朝鲜动乱，接着从中共地区出来的撤退人员当中，有一位是从前在我们家工作的女佣。她告诉我当时的北京电线杆上到处贴着“拿下日本！”“皇帝不是战犯！我们必须极力保护他的安危！”等宣传标语。

朝鲜半岛的战火蔓延迅速，本以为共军会以破竹之势攻入南朝鲜，却万万想不到，传说麦克阿瑟将军心里打的主意其实是想反击当时被苏联所占领的满洲地区。

“音讯全无的丈夫、还有皇上到底身在何方？该不会又卷入了战争的纷乱之中？”我愈想愈担心，于是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开始逐一寻访从中共地区撤退回来的人。虽然问到的每一个人都不清楚实际的状况，不过其中比较可信的说法有：“皇帝一行人被拘留在哈尔滨的郊外某处”以及“人在抚顺地区的收容所”。但哪一边才是真的？我只好推测，他们可能受到朝鲜半岛战乱的波及而从抚顺移动到了哈尔滨。

另外，我也试着写信给在北京的醇亲王，但是并没有任何的回信。有一天，有一位嫁给二格格丈夫胞弟的日裔美国妇人突然来我这儿拜访，这也才让我得以了解到北京的现况。

听说除了二格格的丈夫之外，其他人的丈夫都还被扣留在苏联，只有二格格、四格格、五格格平安无事回到了北京。还有，醇亲王被迫将北府转让给政府，并在财产分配完毕之后，自己买下了原是某大臣的邸宅，住了下来。

然而最令我担心的还是丈夫的安危。至少要知道他到底被扣留在何处？之后我写了好几封信给中国红十字会和瑞士红十字会本部，但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

日子就在我烦恼丈夫的处境之下，一天天的过去了，两个女儿一转眼已经长大了许多，老大慧生也即将进入初中就读。

因为有两个女儿，所以很容易发现她们各自性格上的不同之处。相较于慧生的文静、与思想上的沉着，小女儿嫮生就完全相反，是个十足的行动派。本来希望她能和慧生一同学习音乐，但善变的她却说不喜欢钢琴，毅然决然就放弃了。

讲到嫮生，还有一件事颇令人难忘。

在我们刚回到日本不久的时候，遇到一次强烈地震。那次地震发生当时，有过关东大地震经验的母亲，在第一时间内便冲到屋外，我则是跟在她之后，待我回头一看嫮生，她却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在家里走来走去，嘴里直嚷着：“好奇怪，怎么这么奇怪。”任我们怎么叫她，她也不出来。

地震停了之后，我告诉她这种时候要先逃命。但这对在大陆生长、全然没有地震经验的嫮生而言，似乎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当然，往后回想起来已成笑话一桩，不过对嫮生来说，却是件令她感到惊天动地的难得经验吧！

在丈夫生死未卜的这段不安的日子里，我专心一意的投入两个女儿的教育，将他们培育成优秀的人才，就是我生存的价值，也是对丈夫的爱始终如一的最好证明。

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1)

两个女儿之中，就属慧生特别喜欢看书。小学六年级便开始读起藤村诗集来，也开始试着创作和歌与诗。这让我想起十年前曾和丈夫谈论起有关慧生的未来梦想。

在中国有一种习俗，就是在小孩满一岁生日的那天，替小孩的未来占卜（即抓周）。方法就是在小孩的面前摆出许多像是笔、钱等等各式各样的东西，看他会伸手去抓哪一样，就可以预测小孩的未来兴趣。慧生当时选的是摆在离她最远的一支笔。

“这孩子与笔墨有缘。说不定将来还会继承我的衣钵呢！”

丈夫两眼流露出期待的表情，这情景彷佛昨日、历历在目。而且慧生似乎很有音乐天份，甚至小提琴的老师都鼓励她将来成为音乐家。

“老师说过艺术无国界，所以我要成为一个音乐家。”看她人小鬼大的口气，似乎在讨我欢心。

慧生他留着一头长发，总是绑着长长的麻花辫，垂至腰下。她很有人缘，朋友们要认出她也非常容易，因为她的头发是最长的。

小孩子成长快速，慧生的衣服年年变小，一下就不能穿了。不过他小小年纪却能体会生活艰苦的一面，绝不会无理取闹的吵着买东西。

当时我在父亲经营的町田学园教授写字，月薪是六千日元，这完全不够我们母女三人的生活费。

一般如果是丈夫不在的家庭，像是旧日本军的家庭，日本政府会给予补助。但是我们属于中国籍的家庭，无法获得这样的优惠。而这时有些来自中国的友人建议：“不论将来的哪个时代，清朝直系血统都是最尊贵的。为了爱新觉罗家着想，您应该将令媛送到横滨的中国人学校就读。”但是现实的经济情况却不容许我这么做。

就在慧生在进入初中就读后不久，有一天突然对我说想学习中文。我个人也认为女儿早晚都该学些中文、了解中国的风俗文化，于是立刻带着慧生拜访一位住在涩谷的伍淑老师。伍先生原是受聘于东京大学，后来遭到一群不明是非的学生所抵制而被迫辞职。他是一位学士渊博、人品高尚的老师。生活清苦，一个人孤单的住在六迭榻榻米大左右的房里，靠着私下教授中国文学来维生。

老师要求刚开始学中文的慧生每天要用中文写日记。

“母亲大人，中文真的很难。像这种情况，中文该怎么说呢？”一开始时，慧生常会像这样问我一些问题。不过，身上留着的毕竟是中国人的血，她学起中文进步之神速，甚至连伍老师都夸奖的说：“好好学个五年，一定能成为一位具有中国人水平的出色文学家。她是我所教的弟子当中，最有文学才华的。”若不是后来我被大胆的慧生所写的一封中文信给吓着了，我仍一直以为，老师这番话不过是客套话而已。

慧生喜好阅读的程度，随着学年的晋升有增无减。

我的母亲对沉迷于书堆里的小孙女有一句口头禅：“小慧，健康最重要。你这样子读书，身体搞坏了怎么办？”而且慧生根本不运动，医生还特别提醒她要多注意健康。后来严重到必须注射碘时，令我再也看不下去，再三叮咛她：“要看书可以，但是也要运动。还有不要在电车上看书，对眼睛不好。”没想到她一脸不在乎的回答：“只有看书的时候才是最快乐的啊！”“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爱漂亮，可是书却是一辈子也读不完的。”听她这么讲，让我想起慧生这阅读狂的嗜好跟她的父亲是同个模样，想想也只好作罢了。听说我的丈夫小时候是个连洗澡都书不离手的书虫。

初中三年级时，我发觉慧生好像开始看些深奥难懂的书，仔细一瞧后才知道，书架上摆着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这类的书籍。

我提醒她：“小慧，你的年纪读这些还太早。”她却反驳我说：“母亲大人，中国已经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家了！如果跟不上自己祖国的变迁，可是很糟糕的。您要不要也读读看呢？”被她这么一提，我只好忍住头痛勉强的读了七十几页。

有一天，从日本红十字会辗转寄来一封信，信封上的邮戳盖着中国抚顺。我心中七上八下的，打开一看，果然是溥杰写来的信。

“我目前人在抚顺，一切都好，不要挂心。……可以再和你们通信，真是万分的欣喜。这都托慧生的福，周总理看了这封信，并将它转递给我。周总理还说非常的欣赏这封信，夸奖信中的中文写的好……”

我既高兴又惊讶的看着慧生。

“小慧，你什么时候寄的信？”

“我想母亲一定非常担心父亲的安危，我也是一样的。所以便决定写一封信给周恩来总理。”

“直接写信给周恩来先生……，而且还瞒着我，小慧，你也真是太大胆了！”

她不理会因这突来的喜讯而感到错愕的我，只是反复读着父亲的信，像是要将它吞了进去似的，眼睛炯炯发光。然后她回到房里拿出一张写着中国字的信纸给我。

“这就是信的草稿，如果我把它拿给您看，您一定会很担心吧！所以我决定自己悄悄地寄出去。”

我仔细读了一下这封信，流畅的中文真是令我意想不到。

◇

“我的中文拙劣，但请允许我用在日本学习的中文写这封信。我的父亲溥杰久无音讯，母亲和我们都很担心。我们不知给日夜思念的父亲写过多少次信，寄过多少张照片，但是从来没有收到任何的回音，只能望洋兴叹。

尽管人的思想各有不同，然而骨肉亲情却是一样的。我想，如果周恩来总理您有小孩，一定能够理解我们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也一定能够理解期盼与丈夫团聚，同时含辛茹苦的将我们抚育成人的母亲的心情。

现在，中国和日本仍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我们这个有着中国人的父亲与日本人的母亲所组成的家庭，是真心的期望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份心愿无人可以阻挡。母亲期盼早日能够回到父亲身边，而我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所以才极尽所能的学习中文。

请您将这封信及照片转交给家父。谢谢。”

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2)

看完这封信，我已经热泪盈眶。一开始我为女儿胆大妄为的行动感到瞠目结舌，现在我却又为女儿思念父亲的怜悯模样感到不舍。我总算第一次了解到慧生为何肯那么勤奋且努力不懈的学习中文。

（溥杰，慧生已变的这么懂事了……）

我对着隔海相望的丈夫，内心这样的呼喊着。今天是有始以来第一次为慧生的懂事感到既欣慰又骄傲。

＊＊＊

之后，两个女儿同时都进入位于高田马场的学习院女子部就读。

自从获准可以和丈夫通信后，更是激励了慧生对中国的热忱。不过，身为爱新觉罗家的一分子，心中对清朝满怀兴趣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个时期起，慧生开始研读《清朝三百年史》、庄士敦（Reginald F· Johnson）的《紫禁城的黄昏》等书，印象深刻的是她还到二手书店找到一本非常稀有的书——德龄女官所写的《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此外，她喜欢在家里讲述有关清朝从前的故事，像是在衣服上嵌着玉饰、食膳每天多达几百种等等，宛如奇特有趣的小说一般。有一次她还自嘲的说：“中国和日本的格局截然不同。不过，我们的祖先实在是太奢侈了。所谓父母的因果报应会出现在儿女身上，我应该就是最好的写照呢！”

在那阵子，有一回遇到恭亲王的胞弟、也是溥杰的堂兄溥儒，远从台湾到访日本，我亲自前往羽田机场迎接，并于隔天带着慧生前往他位于目黑的住宿拜访。当慧生还是三岁大的时候曾在北京见过他，所以备感熟悉。

由于有足够的停留时间，所以慧生便陪伴着他逛街购物并帮忙翻译。我本来还担心以她的年纪会不会因和穿着中国服的伯父走在一起而害羞，没想到她还很高兴的笑着告诉我说，有一个店员问她：“这位是您父亲吗？你们长的好像呢！”

慧生因为溥儒伯父给她取了个别号——佩瑛（意思是水晶装饰而成的玉）。因而更加的为身为中国人感到骄傲，后来甚至还喜欢穿着中国式的便服外出。

有一回，丈夫从抚顺寄来一信问到：“慧生寄来的信真的是她亲笔所写的吗？不是伍先生代写的？如果真是这样，让人再高兴也不过了。我想要利用后半生好好研究文学方面的东西，希望能跟慧生成为文学之友。”

慧生不仅中文写的好，北京话说的也很标准。反观她妹妹嫮生，则对中文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反正已经有姊姊可以继承父亲的衣钵了，更何况我喜欢运动更甚于读书。”

她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只要念短大而非大学，享受学生生活比作学问重要等等。她会提到继承父钵，是因为醇亲王家代代是书香门第的关系。

慧生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集众人的期待于一身。看她书架上所摆的，从古典文学到林语堂的《北京好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中国史的发展》、鲁迅的《彷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沙特（Jean-Paul Sartte）的《存在主义》、还有希腊神话以及其他哲学丛书等等。

慧生也许是受到哲学的吸引，才引发她想研究与祖国中国相关的社会情况。

“在中国，不劳动者不得食，我是不是应该要学习一技之长呢？”

慧生要考大学之前，曾找我商量。

“你喜欢研究学问的话，就朝这方向进行吧！将来说不定可以成为一个受到北京大学青睐并获得延聘的优秀学者。”

“也对，钱可以马上就花掉，学问却是需要不断储存来累积的。”

慧生的志愿好像是东大的哲学科。丈夫从抚顺寄来的信中也提到“就依照她本人的意愿吧”，所以我也打算让她自己决定。

慧生曾经很兴奋的告诉我她参观东大举办的五月校庆的事情，并且和嫮生一起弹着钢琴、拉着小提琴边唱起校歌及宿舍之歌。如今回想起来，那可能是慧生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期了。

大学考试的日子逐渐逼近。亲戚们一听到慧生要报考东大的哲学系，无不同声反对。有人反对的理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容易被赤化。尽管我想让慧生照着自己的意思决定，但是面对周遭如此强烈的反对声，令我感到很为难。

而且，听说那一年报考哲学系的女生只有慧生一位。如果混在一堆男生中间，耳鬓厮磨的一起谈论哲学，时间一久，将会逐渐失去女性温婉的一面，万一要变成一个独身主义者，那可怎么办？

如今想起来，这些担心都太过于杞人忧天了。

慧生在听了我们的意见之后，默默的点头答应。当决定报考学习院大学时，已接近深秋时节了。不过，学习院大学里并没有哲学系，因此只好选择国文系。

“也可以，我就将日本的古典文学介绍到中国。”慧生信誓旦旦的说着。

与丈夫通信的日子(1)

“哎哟，好丢脸喔！”

慧生刚从大学入学后的第一个迎新会回来。听说在迎新晚会上，传阅着一张写着“从同学中选出你未来理想中的丈夫与妻子”的纸条，结果慧生获得理想中的妻子最高票。

慧生笑着说：“可是我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恶妻才对啊！因为我什么也不会。”

她对大学里的课程内容似乎不太满意，并垂头丧气的说：“现在的课根本就只是延续从前学习院的课程而已，好无聊。”

还好，学习院大学在战后已开放给一般人民就读，因此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这和慧生之前就读的女子部的气质完全不同，就这点而言，倒是有些新鲜感。

有一次她说：“我在食堂看到有人一次拿了五人份的菜量，还自己一个人通通吃完呢！”另一次，她则是满脸困扰的模样告诉我，有两个男生假借没有做课堂笔记，一直缠着她借笔记本，结果却迟迟不归还。

我说：“自己不能作笔记的话，就不要来念大学了啊！”慧生笑着帮腔：“就是啊！不过那些人是从东北来的，一口东北腔，一定是还不习惯大学的生活吧！”

也许是得到父亲溥杰的遗传，慧生也是一个心地相当善良的人。小时候的她非常疼爱自己养的小白鼠，刚开始还害怕养了会被骂，所以偷偷的藏在房间里。吃饭时就悄悄地将饭粒故意掉落在大腿上，再捡进房里喂老鼠。不久后，那只小白鼠咬破了棉被，还在房间到处小便制造臭味，结果终于还是被家人给发现了。但是看到慧生一脸失望的模样，大家也只好一笑置之。

即使成了大学生，慧生这个性格仍然没有改变。常常受人之托无法拒绝。而且似乎人缘很好。她交友广泛，常和同学到明治神宫内苑观赏菖蒲，或到新宿御苑游玩、多摩川划船等。慧生会将每天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我；而她的人际关系很单纯，让我很放心，我只需在一旁静静的守护着她。

放暑假的那段时间，慧生开始阅读英国的诗词。她喜欢济慈（John Keats）、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等诗人的作品，也常常念个一段给我听。我一直记得的一首诗是济慈在“希腊神瓮赋”（“Ode on Grecian Urn”）作品中的一段：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that is all.

Ye know on earth, and all ye need to know.”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那是人间一切你所知，亦是所有你需知。

◇

“奶奶，这首诗好优美，您明白诗中之意吗？”

“奶奶以前就喜欢这首诗了呢！”

“那您读过伤心词帝李后主的词吗？”

然后拿出了一张纸，看上面作了许多的记号，便知道一定是反复读过数次了。

《浪淘沙》　李后主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

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

“这个奶奶就不知道它的涵义了。”

“我读了这词之后，伤心的不能自已。奶奶，这词的意思是……”

慧生跟我解释了词意之后，还说明了李后主是后唐最后一位皇帝，文艺素养精深，但是最后被俘入宋，受封为侯。

这词道出了亡国之君的悲伤：“帘外传来潺潺的雨水声，正是春意将残的时节；虽然拥着丝绸被子，仍旧无法抵挡午夜的寒气，在睡梦中便不会知道国已亡，只顾享受那时的帝王生活；现在一个人凭栏远眺，面对无限的江山，让我想起故国河山，引起无限的感伤。别时容易再见难，宛如流水落花一去不复返，祖国已灭，天上与人间已有天壤之别。”

据说最后的一句意指着“以前的皇帝，现在成了普通人”。

“我在伍老师那儿听到这首词时，感动的泪流不止。老师也悄悄的潸然泪下。”

即使现在我都还清楚的记得慧生当时感动的模样。

入秋后的有一天，她找我谈起那位一直不断纠缠她的同学，近来变本加厉。我听她的叙述，感觉上不像是个可靠的年轻人，加上外婆也警告她：“小慧，不要理他。听你说起那个人的感觉并不好，你要明白的拒绝对方。”

后来慧生好像拒绝了对方想要交往的请求了。

“结果你们知道吗？他剃了个光头到鎌仓的圆觉寺去禅修，几天后，心情已完全释怀才又重返学校。原来学习院大学里也有这种硕果仅存的怪胎呢！很好笑吧！”

慧生忍着笑边告诉我们事情的来龙去脉。看着她开朗的表情和报告的结果，让我总算放下了心中的那块大石头。

又有一天，慧生一脸调皮的表情对我说：“母亲大人可以说是一位贞女，您一直深信有朝一日能够和父亲大人团圆，从一而终不曾放弃等待。好伟大喔！”

听了我都觉得害臊。我告诉她：“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什么重要的事呢！那有人这样调侃自己的母亲的呀！”

随后女儿反倒一脸正经的表情说：“我真的很佩服您可以这样远渡重洋的嫁到陌生的满洲国，要是我，不知有没有这般勇气。”

事后回想起来，结婚当时的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浑然忘我似的便远渡满洲去了。在那儿生下慧生，如今她也已经十九岁。与丈夫别离至今也已过了十二个年头，认真一算，我也年过四十了。我每天都挂念、并思盼着能够早日和丈夫重逢，过着一家四口团圆的日子。

就在慧生即将结束大学一年级生活的同时，我们听到一个传言的消息，丈夫可能会被释放，这令我心生雀跃。他的来信中写着：

“可能不久之后我便可以重获自由了。浩，希望你能做好随时回国的准备，至于慧生，也许让她一直待在日本到大学毕业为止比较好。”

令人引颈期盼的释放日终于到来了，全家人都因此而感到雀跃不已。

然而，不久之后我们才知道是空欢喜一场，原来获得释放的人是三格格的夫婿润麒先生与伍格格的夫婿万嘉熙先生。我的丈夫溥杰则依然被拘留在抚顺的收容所内。

与丈夫通信的日子(2)

先前已被释放的恭亲王寄来了一封信，信中告知醇亲王与世长辞了。希望我们能尽早回到北京去，还建议让慧生念北京大学。但是，我就是提不起劲回到那个丈夫不在的北京。

溥杰的平安无事，还有准许我们通信的这两件事，让我感到如释重负。在往来的通信内容上，看不出丈夫有任何失望的神色。

“今年二月，我在政府善意的安排之下参观了中国各个地方，像是北京、长春等地，我强烈的感受到中国总算是回到中国人的手中了。清朝与满洲宫廷虽都已灭亡，但是我并不感到悲伤。……我也到从前住的西万寿大街的家看了一下，它还是维持着老样子。很多的劳动者们都敞开心胸原谅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让我深受感动……”

他看起来精神颇不错，这让我安心了不少。

后来，丈夫又到沈阳的东陵与北陵祭祖，并采了一旁的蒲公英等花草作成押花，并写一首诗，随信寄了来给孩子们。诗的内容是：

寄慧、嫮二女

今生自分永沉沦，却庆昭苏大地春。

眼底光阴真过客，瀛寰儿女渐成人。

桑榆欲养阿翁志，朝夕无恙尔母辛。

时至便当归祖国，望东计日乐天伦。

◇

意思是：“我对自身的遭遇已不抱任何期望，但眼前的时代宛如大地春醒般充满着朝气，时光飞逝，寄住在日本的女儿们如今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大人了，希望自己以后可以在北京养老。女儿们啊！不要忘记母亲含辛茹苦的将你们平安抚养长大，等到时机一到，你们要即刻回到祖国来。我遥望着日本，数着这一天到来的日子，期盼着早日一家团圆。”

不知为何，这封信分成两次才寄到。里面附有押花和诗的那一封一直到慧生死后才寄到的。

如果这封信能早点送到让慧生看到，或许……一想到这儿，我不禁悲从中来，胸口一阵阵撕裂的痛楚。

慧生升上大二，嫮生升上高二的那一年，也就是在昭和三十二年的五月，亲戚中有人结婚，我的两个女儿也都参加了结婚典礼。

那天，我第一次帮慧生戴上清朝代代传承的红宝石戒指。这个戒指是在日本所见不到的奇珍逸品，充分衬托出新缝制好的白色洋礼服。

嫮生我则让他戴上醇亲王所赐予的项链，这条链子是路易王朝时期的计时表，周围镶着珍珠的高贵首饰。虽然是每天都见惯了的女儿，但是这一身的装扮模样还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不知不觉中，她们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美人了，让我迫不及待的想让在中国的丈夫早日看到女儿们的模样。

不过慧生看着穿戴在身上的东西，露出一脸沉重的表情。

“戴上这个戒指让我感觉责任重大。为什么非得穿戴这种首饰，然后还要作做的面露微笑呢？人的价值又不是取决于这些宝石或衣服的……”其实慧生真的是个一无所求，心肠好又单纯的女孩。

这个夏天，感情很好的两姊妹相约一起去爬富士山。一直以来，我都不曾带着他们出去玩过，何况也不知何时会突然回北京，所以便建议她们，在日本的这段期间，至少该去爬爬富士山，她们回来之后告诉我，在山上看到的日出有多么感动，在山上喝的果汁有多么令人难忘等等。听到我说要将山顶的日出照片寄给抚顺的丈夫和大伯（溥仪）时，他们还很高兴呢！

这一年的春天，教了慧生八年的伍淑老师去了香港。对于这位令人景仰，在中文与人生的道理上教导良多的老师即将要离开，这让慧生感到非常的伤心，甚至写了封信向父亲倾诉：“伍老师不在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一艘失去船桨、漂流于湖中的小船。”

之后，我得到先生的同意，从秋天起，请景嘉老师拨空教导慧生。

这位学者继承着慈禧太后的血统，过去曾由皇上支付费用到日本留学。老师不但百忙之中答应了我的请求，还因为这难得的机缘，愿意顺道教我们一些有关清朝留传的宫廷料理。

至今为止一直对学习中文不感兴趣、且向来都是“姊姊会就好了，我不用了”的嫮生，藉由这次的机缘，总算开口说出要学习中文了。

在景嘉先生教导之下，我看着两姐妹一起学习中文与料理的模样，欣喜之情油然而生。

如此一来，慧生便会提起精神，再度朝着新目标前进，而嫮生也会因而更加清楚感受到那份身为中国人的自觉吧！而这也让我体会到，长年以来所饱受的战乱之苦，如今总算有了代价。

慧生即将迎接二十岁的到来，不久的将来就会论及婚姻大事了。对此，抚顺的丈夫信中写到：“如果真遇到结婚这个问题，就照她本人的意思吧！旁人只需给些建议即可，我相信慧生所选的对象错不了的，也可以由我这边请北京的友人留意一下有无合适的人选……”

慧生看了这封信之后欣喜若狂的说：“父亲大人真是世界上最通情达理的人了，好了不起喔！”

其实，即使有人来提亲，慧生看也不看一眼。因为她常在嘴边念着：“难得进了大学就要好好用功，如果中途休学，那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念。”

其实，此刻的慧生却因为某个男同学的另类求爱方式而烦恼不已。

有一天，慧生向一位来家里玩的同学感叹地说道：“为什么？难道男女之间不能够有单纯的友谊存在吗？我只是因为他从别校转来没有朋友，加上我以为可以从他那里看到学习院所没有的风格，于是就对他很友善，没想到他却误以为是爱情。”

同学建议她：“小慧，你太善良了。即使你没有其他的意思，男人总是会擅自会错意。何况，很多男人就是向往受过良好教育、有气质、且成长经历带有悲剧性的女性，男人个个都是自大狂，所以你要小心哪！”

我本以为这只不过是这年纪的女孩子们随便聊聊的胡言乱语，因此并不引以为意，却万万没想到，这样的对话中隐藏了慧生的苦恼，以及重大的危机在里面。

如果当时早点察觉到的话……，每当这样想起时，便又再一次的让我感到万分后悔莫及。

第七章 魂断天城山

出乎意料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

“奶奶，我出去了。”

那天早上，慧生一如往常般开心的上学去了，但这却是最后一次看见女儿的模样，听到女儿声音。当时仍一点都还看不出会发生如此事态的我，一如往常的目送女儿出门。

只是这一天，慧生过了晚餐时间仍未回到家。

“是有什么事吗？会不会是同学的聚餐？”

“如果是聚餐，早上出门前她就会先说的啊！浩，她没有打电话回来吗？”

“奶奶跟外婆不要担心，我们家的门禁是八点，姊姊一定会赶在这之前，而且还饥肠辘辘的回来啦！”

我们就在饭厅里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猜着。

仔细回想一下，慧生从来没有曾不先禀报就晚归、且不回家吃饭的记录。也许就基于这个理由，我更应该认真的思考她为何还没回来。但是，听到嫮生说姊姊一定会在八点前赶回家吃饭，便让我放了心。我相信我的女儿，心想她不至于不联络也不回家的。然而，过了门禁八点，却仍不见慧生的影子。连一通联络的电话也没有。我开始觉得担心了。

发生了什么事？到了这个时候都没有任何连络，该不会是发生了车祸？还是……我心里一边想着不吉利的事，一边又赶紧打消这个怪念头。我所指的担心害怕会发生的事，并没有联想到慧生会丧命，只是担心她被诱拐。

慧生会不会是被诱拐了？心中无法消除这个猜测，因而更加惶恐不安。

其实我这样担心是有原因的。之前就一直有人提醒我，有些怀着不良企图的人在周围盯着，所以要多加注意女儿的安全。

我曾经得到一个情报：有人计划强行绑架我的女儿到中国复兴清朝。也曾收过一封信上面写着：“我们已在全日本布下秘密组织，就以涩谷附近为据点，每天跟踪你的女儿。”遇到这些状况，我都会告诉自己，那只是在散布谣言而已。

我不愿承认这些，只是为了不让家人和慧生们担心。其实认真一想，我的慧生和嫮生，是唯一保有清朝血统的后裔，有些危险理当无法避免。所以一直到高中毕业为止，我都让母亲或女佣陪着她们上下学。

不记得是哪一次，对于我再三慎重地提醒与叮咛，慧生曾不耐地说：“真讨厌！怎么会有人要绑架小孩呢！我真希望出生在平凡的家庭，就不需担心这些了。”

我只好安慰她：“我对你们感到很抱歉。但是，有些中国人无法忘记清朝，这就跟日本人无法忘记皇室是一样的。因为曾任满洲国皇帝的伯父并无子嗣，所以你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拥有清朝直系血统的后代了。中国确实已经脱胎换骨，但是这并不会改变你身上流着清朝皇族的血的事实。”

慧生静静的听着我说完，两眼直盯着自己手腕上的静脉，微微的点着头说：“真是不可思议。我身上竟然流着清朝皇族的血。”

＊＊＊

我心里担心着女儿的安危，于是不经意的就想起慧生曾说过的这些天真的话。抬头一看时钟，时针已经转向九点了。

因为感冒不舒服，我先回房躺着休息。但是满脑子却无法克制似的胡思乱想，终于再也按捺不住又起了身。

看着窗外正飘着蒙蒙细雨，一丝丝的滴落在草坪上。冰冷的冬雨，“该不该去车站等小慧？”我把额头依靠在玻璃窗边凝视着外头暗黑寂静的庭院，脑子里不由自主的想着这些事。

时而传来东横线电车急驶过的声音，然后又马上恢复了原有的寂静，雨水反射的草地上闪着冷冷的夜光。

一瞬间，背脊突然打了个寒噤。

“啊！”

我突然叫出了声来。事后回想起来，也许这正是慧生命丧枪下断绝生命的那一刻。一股不安的感觉袭击而来，我飞快的冲到电话旁，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打电话给从小对慧生就疼爱有加的么妹。

“小妹，慧生有没有到你那儿去？”

“她没有来啊。慧生怎么了？”

“她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家，也没有打电话回家，我猜她会不会是到你那儿去。”

“没有，而且她也没有打电话过来。姊姊，你有没有什么线索？”

办事机灵又充满行动力的么妹建议我先打电话给慧生熟识的同学，了解一下情况。于是我和么妹赶紧分工合作打电话。

“奇怪，今天没有聚餐啊。大家应该都回到家了才对。”

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全身突然感到一阵无力。但还是得振作起精神，再打给其他的同学。

“不知道耶！我想不出有什么异样。对了！问问大久保同学或许会有什么线索，我有他宿舍的电话。”

我赶紧照着电话号码打了过去，但是这个新星学生宿舍却说大久保同学从四、五天前就未曾回来过。虽然后来才知道这个消息并不正确，大久保其实是在当天的晚上才失踪的。我听到对方的回答之后，心头一阵慌乱，宛如溺者攀草求援似的，赶紧又打给其他的同学。

“大久保吗？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如果是从五天前就不在的话，有可能是回老家了。他老家在青森县，要不要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我突然全身虚脱，啪的一声倒在椅子上。到底是怎么了？好不容易才得到手的线索，就这么中途断了线……尽管如此，我是要继续寻找，无论如何都得想办法得到慧生的消息。

“怎么办？要不要打个电话到那个大久保同学的青森老家问问看呢？”

我询问了一下家人的意见，但是他们都觉得没这个必要。这时，任谁作梦也没想到，慧生就是被大久保同学给带走的。

“我倒是比较担心她被诱拐了。”

“就是啊！浩，如果担心她是被绑架到别的国家，是不是最好先联络一下可能被利用来偷渡的横滨港或是羽田机场等呢？”

家人的话语之中，像是在责怪我平常不把诱拐当一回事来处理。诱拐，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谣言就是真的了。但是不懂这是为什么？现在才诱拐慧生能做什么呢？

“还是尽早跟警察报案比较好，都这个时间了，慧生不可能连电话都不打。”

想着想着，心中有如被撕裂般的疼痛。我压抑住内心的不安，告诉大家先等到明天再做决定吧。如果明早还是没有回来，就报警。于是便回房去了。

也许潜意识里希望不幸的事越晚知道越好吧！

虽然在家人面前表现出坚强的模样，回到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却有如坐针毡。

“小慧，你是怎么了？为什么让我这么担心……”

我在暗夜里不断的呼喊着。脑中浮现着慧生的嘴被堵住，挤在拥挤的船舱内不得动弹，不但受到寒风与恐惧使得整个人缩成一团、身体还不停颤抖的影像。

“小慧啊！拜托！快告诉我你在哪儿……？”

我整个人快疯了。我全神贯注的屏气聆听，注意院子草坪上的石梯有没有传来脚步声。然而，寂静的院子依旧，然后我又猜想，她会不会悄悄地回到了家躲进棉被里怕挨骂，就这样我不知道到她房里看了多少次，这样等待黎明的时刻真是漫长……

天亮了，十二月五日。慧生终究还是没有回来。

同学的证词(1)

知道慧生失踪的么妹夫妇，等不及天亮就赶来了。她问我要不要请认识的警察局的共同通信记者暗中调查一下。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我犹豫了，心爱的女儿从昨天早上就不见踪影，没有任何留言，也没有联络任何的亲友，甚至是我。她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尽管我因为前晚的感冒发烧与伤神，全身已虚弱的连双脚想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但是眼前的一切却不容许我有考虑的余地了。

上午九点。我们来到警察局，见了共同通信的G先生向他说明事情的经过。G先生非常的惊讶，立刻帮我们跟相关单位联络。

“请放心，我刚刚透过朋友的关系，也拜托了国外方面即刻展开全国性的布局。当然，报社方面也已先封锁住消息。”

看到他这样谨慎的处理方式，我们一行人像是被解救了般，但却仍放心不下。于是我们又走向学习院大学，目的是要寻找最后曾和慧生碰过面的人，祈祷能有一丝丝的线索出现。

我先遇到的是同年级的I小姐。

“慧生从昨天起就没有回家了。请问你知道她可能去哪里吗？”

“真的吗？怎么会这样？”以前到家中来玩过的I小姐一脸惊讶疑惑的表情。

“小慧做事很有分寸的啊，不可能是离家出走的。会不会是住在朋友家？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会打个电话的。”

问了之后才知道她昨天并没有在学校碰到慧生，可是她昨天明明有到学校。我突然感到眼前一片黑暗，其实在四日的十一点半左右，有人在大学餐厅里见过她；还有的人曾看过她在银杏树下看书；或是一大早在目白车站和她说过话等等，但是听到I小姐回答的那一剎那，我整个人像是贫血似的头晕目眩，还好被妹妹给扶持住了。

“伯母您放心，她今天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I小姐如此安慰着我，但是她的脸上却显露出非常担心的神色。

我不能再这样心神恍惚的了，一定要赶快找到可靠的线索才行。我决定找出慧生常提起大她一届的前辈K同学，没想到找到他之后，得到的却是令人震撼的消息。

“该不会是被大久保强行带走了吧？大久保非常迷恋慧生，他之前还很沮丧的说因为成绩不好很可能被当，万一不幸被留级，就不能和慧生同一个班级了。依照他的脾气，极有可能为了把慧生带走而不惜一切代价……”

“天啊！怎么会这样。”我感到一阵恍惚。担心我的妹妹不断的在我耳边提醒我要振作点、冷静下来，只是耳膜不停传来嗡嗡的作响，我使出全力抵抗恼人的晕眩让自己站好。

那一天，如果不是妹妹在旁边陪着我，我可能就无法再继续追问其他的消息。待一回过神来，才发现我前面站了一位M同学，M同学告诉我们说前天晚上他曾和大久保碰过面。

原来M同学曾经告诉过大久保关于慧生与生俱来的宿命，并警告他：“如果你不能支持慧生这样的人生，那最好是离开他，才算是为慧生着想。”

为了这个忠告，大久保和他绝交了。

“可是大久保却在那个晚上约我去吃中国菜，说慧生也会一起来。不过，约定的时间已过却迟迟不见慧生出现，结果我们两个陆续喝了四、五家店，然后大久保突然提出他要休学的事。”

M同学劝了他一下之后，两个人就各自回家了。那一晚大久保还把整理好的行李和书籍送到学生宿舍的M同学的房间。

“因为他平常的行径就很怪异，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的在意。这么说起来，昨天还真有点奇怪。”M同学侧着头回想。

“不好了！不好了！”

刚好这个时候K小姐跑了过来，她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听说大久保身上带着枪。据K小姐的说法是，十二月一号的傍晚，大久保把慧生叫到自由之丘，并且带着枪威胁她。

“如果慧生是和大久保在一起，那……大久保身上有带着枪呢！”

天啊！慧生跟一个带着枪的男人。为什么有着温良校风的学习院学生身上会带着这种可怕的武器呢？

“我不知道。如果枪没有放在宿舍的房间里，那就是……”

“宿舍在哪里？”

妹妹代替我问了地点。就在他们两个人的谈话之间，我已渐渐失去了意识。

＊＊＊

仔细回想起来，确实是在十二月一日的那天中午左右，慧生一脸苍白的从外面进来。这一天原本是访日的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总理邀请各大学学生参加茶会的日子，慧生被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会选为出席茶会的代表人。前一晚，慧生还兴致冲冲的说：“这正是个向尼赫鲁总理请托的好机会，我要拜托总理想办法让父亲、还有伯父他们早日获得自由。当天我要穿日本和服盛装出席，请您帮我准备一下。”

没想到中午回来却又说感冒身体不适躺在床上休息，不发一语。我单纯的以为他只不过是感冒而已。现在才知道，原来当天是大久保不准她参加那场茶会。

也许慧生的情绪被他强硬的态度所影响，加上又有点感冒的症状，于是索性便回家休息了。

直到下午接到K小姐打来的电话，说是各大学东洋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已经集合到齐，茶会即将展开，希望慧生务必参加。慧生以感冒为由拒绝了。我帮他量了一下体温，发烧接近三十八度，身体状况确实不适合外出。

傍晚时分，又来了一通电话。是一位为自称荒川的男同学打来的，在女佣的催促之下，慧生才一脸不情愿的出来接电话。

“我身体不舒服在休息啊！要我那样做，不可能的！……你来会造成我的困扰！”

听起来像是生气的声音。慧生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听到她这种生气的口吻。当时我曾为她激动的讲话方式感到有点奇怪。

同学的证词(2)

电话的那头好像在强迫她回答什么似的，一会儿之后，慧生告诉我们她要出门到自由之丘一趟，朋友有事碰个面，大约一小时后就回来。

我心里想：什么事这么重要，发烧到三十八度了还要勉强出门……但是又基于向来对女儿的信任，我也就没再多问了。

……这么说来，那个自称是荒川的人就是大久保匿名伪装的吗？

即使如此，慧生为何要挺着发烧的身子外出呢？她是那么的期待能够参加尼赫鲁总理的招待茶会，是什么原因让她非得去见那位阻扰她参加茶会的朋友呢？

“冒充荒川的名字打电话给慧生的就是大久保！”K小姐跟我们解释。事情的发生好像是因为大久保以电话威胁慧生说：“我现在就要自杀！在这之前我想要先见你一面。我现在就过去你家。”慧生感到非常的气愤，却因为怕家人受到骚扰，所以只好前往对方所约定的地点。

她一到了自由之丘，突然被大久保以枪顶着胸部要求和他一起死。不过，慧生总算先把他安抚下来，一起进入了咖啡厅。之后也曾一度找机会紧急打电话给大久保住的新星学生宿舍的舍监，想要告诉他这个突发状况，但却被举止怪异的大久保发现，从背后将电话给切断了。

当时，慧生拼命的说服大久保，并制止他自杀的行为，还帮他保管那支枪，直到隔天才交还给他。

“他用这个东西威胁我！”慧生让K小姐看了看袋子里的手枪。K小姐问她手枪装有子弹吗？她说没有，好像是放在宿舍里。

“我回家后与母亲谈起这件事，她说人命关天，要我赶紧打电话告知慧生的母亲，但我却没有这么做。都是因为我，事情才会变成这样……真的很抱歉，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我该怎么办？”

K小姐一脸惶恐，不知所措的自责着。这时的我也是束手无策，就算责备K小姐也无法改变眼前这个事实，于是我们决定即刻驱车前往位于本乡的新星学生宿舍。

“对了，我想到一点可疑的地方了。”坐在车上时，妹妹突然说了起来。

“应该是在一个月前学校文化祭的时候吧。慧生邀请我去，很热心的帮我介绍了校园各个角落。我还问她这样一直陪着我没关系吗？不用去同学那儿吗？结果一直到最后，我们在涩谷分开之前，她都陪在我身边。这和平常的小慧有点不一样，或许当时就是为了避开大久保那个男生……”

我闭着眼、紧咬着唇，听着妹妹的叙述，一边并告诉自己：要镇定些。

我问自己：慧生是一个会偷偷旷课、不乖的女儿吗？

答案是：不是。

假设她曾谈恋爱，依她的个性会对母亲有所隐瞒吗？

答案是：不会。

那么，假设她身陷一场痛苦且不可告人的恋情中，她会擅自外宿，却恬不知耻的回家吗？

答案同样是“不会”。

慧生是一个严于律己的孩子，她对于自己身上拥有正统的清朝皇族血缘而感到自豪，除非生了什么大病，否则她从来不会在上中文课时请假。

从这些情况来推论，答案只有一个。慧生现在正受到一个性格异常的男性所胁迫，并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中……，又或许，慧生已失去了性命……这种恐怖的念头，在我脑海挥之不去。

而这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到达新星宿舍后更是强烈。宿舍里头也因为大久保的失踪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舍监看到我们时一脸沉痛的表情。

“昨晚的电话里我说大久保从四、五天前就不在，是错误的消息。其实他是昨晚才失踪的。大久保的家庭似乎很复杂，他平常就常把‘想死’挂在嘴上，我也很担心……”

“那支枪还在吗？还是……？”K小姐急忙的追问。

“不知道。但是大久保应该不会做出这种寻死的傻事吧！”

然后，舍监把跟大久保同寝室的室友叫来问了一下：

“手枪吗？我跟他是从十月才开始成为室友的，所以不太清楚。不过，前晚我看到他在翻阅伊豆半岛的地图，还一直在研究天城山的郊游路线图。”

“伊豆半岛的天城山吗？”我和妹妹同时叫了出来。那位学生点头表示回答。

“我问他这么冷的天要去那儿干嘛？他不理会我，便把地图收起来了。”

这位学生的回答虽不得要领，不过舍监倒是还记得大久保曾在去年夏天爬过天城山。我们知道慧生他们目标是天城山之后，便决定隔天一早请搜索队帮忙。

可怜的慧生！遇到这么危险的事，你怎么都没有告诉我呢？

我回到日吉的家中之后，满脑子都在想失踪、枪枝、天城山……

不祥的念头已无法排除了，一回到家里，我便开始发烧，之后就不支倒地。

往天城山的搜救队

败战后约一年的时间，我牵着嫮生的手，为了躲避追捕，不得已流浪于中国大陆各地。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当时日子的辛酸实在是一言难尽，但是我却没有丝毫退缩与沮丧过。想必当时我是很坚决的告诉自己：除了身边年幼的嫮生、还有一个在日本的娘家等着我的慧生，为了心爱的女儿们，我必须咬紧牙关平安无事的回来。

但唯独这次，我整个人像是活生生的被拉扯到残肢断臂般的痛苦。因为在我和丈夫分隔两地的这十二年间，一直是我生活上最大支柱的慧生——她已不在了。

妹妹代替卧病在床的我赶到伊豆的天城山，加入搜寻的行列，除了当地的警务人员、消防人员、还有学习院大学的学生们也都加入搜寻的队伍，连日持续进入茂密的树林里搜索。

此外，我们也在朝日报以中文刊载这个消息，还有透过电视及收音机来寻找，但仍旧没有任何的线索。

后来我们从慧生跟大久保乘坐的那台出租车司机口中证实，他们确实是前往了天城山。他还说慧生在车上时不断的询问回程巴士的时间。

“都来到这里了，你也应该满意了吧！趁着天黑前我们赶快回去吧。”

他说慧生不断的说服同行的男生要早一点离开。

“你要活着啊！慧生，只要你还活着……”

尽管我不断的祈祷，时间就这么无声无息的过了两三天。

就在第四天的傍晚，搜索队的人拾到一堆被切成细条状的纸碎片。拼凑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张手写文字的宣传单。

“啊！这是……”

学生们一脸惊讶的表情。妹妹也拿来一看，发现上面有尾上流派的字迹。原来内容是学习院大学的学生们所做制作的社团报导。

隔天，一群人又从捡到碎纸片的地方展开大规模的搜寻，却依然找不到两人的踪迹。搜寻行动进行到了第五天，也就是十二月十日。

那天，妹妹先行离开伊豆，回来日吉探望我，并报告那几天所发生的事情经过。记得当时不过五点钟左右，冬日的太阳提早西沉，大地迅速笼罩着一片昏黑，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和妹妹不约而同的停止说话互看着对方。

“夫人，您的电话。从伊豆打来的……”

我身上突然感到一阵血液逆流的冲击，代我接听电话的妹妹压低了声音，似乎没有多说什么便马上走了回来。

“姊姊，小慧她……”

早就做好心理准备的我，看到妹妹脸上沉重欲哭的表情，一瞬间令我热泪泉涌，转成了呜咽……

慧生死了。这一个星期来，我不断这样的告诉自己，但是，心中的某个角落却依然悄悄的期待着奇迹的出现。现在，我被迫要接受慧生已被宣告死亡的残酷事实。

发现慧生和大久保遗体的那一天，妹妹代替我再次前往伊豆。从知道慧生失踪的那一天起就病倒的我，甚至连搭电车的气力也没有，当然更没有勇气亲眼去确认女儿那个已变了样的脸。

他们遗体被发现的地点，就在天城隧道要往八丁池途中的尾根传登山路线，走至约一公里半左右的地方，再往右向上爬至国有林地的寒天林道入口处，在那儿附近的一棵百日红树下。

两个人都是被枪枝击中太阳穴而身亡，且听说枪是握在大久保的手上。慧生右脸颊可能也遭到子弹掠过，所以有一个深陷的凹痕。后来证实这把枪是旧陆军十四年款式，也是大久保的父亲于战前在满州当宪兵时的用枪。

前往伊豆的妹妹在确认完慧生的遗体后来了一通电话：

“姊姊，小慧的遗体要怎么处理？刚刚医生已经在汤之岛的警局里验完尸了。”

她还说警察把所有的毛巾、布巾等通通挂在窗户上，遮住外头一大群报导阵营的视线。此时我脑中已成一片空白，用仅剩下微弱的气力握着电话筒。

“你决定怎么处理呢？姊姊，要不要明早开车带她回去……”

“嗯，不用了，就交给你在那边处理吧！”

我放下了话筒，再也撑不住了。话筒里头还传来妹妹的声音，说慧生的表情像睡着似的，非常的安详。

也许在别人的眼里会觉得我是一个无情的母亲。但是我无法承受自己亲眼确认女儿的死。对我而言，慧生是我永远的宝贝，我希望心中永远留住那天早上她出门之前的笑容。

我把头埋进枕头里，泪水就这样永不止停的流了出来……

＊＊＊

媒体大幅的报导两个人的死讯，报章杂志还用了这样的标题：

《天城山中被拆散的两个人》、《相系于天国的恋情》

然而，我就是无法相信世俗的这种说法，再怎么说，十二月四日慧生失踪之前，一点也看不出她有任何准备要自杀的征兆。

慧生十二月的行事历填的满满的，桌上也堆了几张写着明年抱负的新年贺卡；她数着日子期待赶快拿到订做的大衣外套；甚至在失踪当天，她也一如往常般的带着上课所需的课本出门……难道这一切，是一个心中已打算好要殉情的女儿所做的出来的事吗？

之后，我归纳同学给的情报，知道慧生原来是那么的为大久保的问题而烦恼着。

大久保的独占欲非常的强，就算是别的男同学来和慧生讲句话，都会惹的他恼羞成怒并加以阻止，甚至扬言要将两个人都给杀了。

长这么大，从不曾被人用这么粗鲁的态度来对待的慧生，听说是非常的生气，当场还回他说：“你没有资格那样说我。”

除了安抚大久保的暴戾性格之外，慧生也曾找东洋文化研究会的那位M学长商量大久保的事情。但是M学长反倒建议她说：“我知道你很受不了大久保那种偏激的个性，但是他就是那样容易激动暴躁，你越是想逃，他越会固执的逼迫你。你是不是能够站在比他更高更远的角度，像一位母亲一样，慢慢的抚慰他的烦恼呢？”但是，慧生还是无法忍受大久保的行为，且多次拒绝他的交往请求。

根据她朋友的说词，大久保时常把失恋的事挂在嘴上到处宣扬，听说还曾经理了个光头到鎌仓的圆觉寺参加禅修，然后很肯定的说自己的心已不再迷惘，也不会再做出任何的纠缠，但过没多久又将头发留长。

就在六月左右，慧生也曾来到新星宿舍找舍监：“我不想和大久保交往，可否请你帮忙我解危？”

除了对慧生不客气之外，大久保也曾把提出忠告的M同学从楼梯上推倒下来；也对跟慧生聊过天的O同学下了决战帖。这些怪异的行动都曾困扰过大家，最后身为学长的M同学终于看不去，写了一封信要他自我警惕一番。不过，大久保终究是不理不睬，还变本加厉的将自己封闭起来。

“啊！自杀算了。”

这就是他的口头禅，听说他父亲的外遇问题也让他很苦恼。

慧生和大久保为什么会寻死呢？

这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只有他们两个当事人才会知道了。事到如今，我再怎么怨恨大久保，慧生也不会回来了。即使事过境迁了三十年后的今天，我那份深爱女儿的心情，依旧无法割舍。

前面我已经描述过，慧生死前的那个早上一点也看不出异样，还有她那受不了大久保那种一厢情愿的追求方式。在慧生遗体的脸颊上有一处子弹中伤的痕迹，有人说这是慧生为了逃跑而受的伤，也有人认为可能是不小心被击中的伤，亦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所造成的伤。

或许慧生是为了说服大久保才跟着他走，甚至被强迫一起殉情。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慧生就是因为自己的善意、与对自己过度的有把握，才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慧生能够找我商量大久保的事情，也许我可以为她做些什么……她的个性就是太坚强了，所以才会凡事都自己处理而不让我担心。

说起这些，也许只是一个身为母亲的我，竟无法察觉自己的女儿已置身于危险中，也错失了救她一命的机会，所唯一能够自我安慰的愚蠢借口罢了。

白云花开

慧生变成了一坛骨灰回来。告别式是在慧生失踪后的第十天举行的，日吉的家里来了四百多位学习院的老师与学生们与慧生道别。自从这个噩耗传开之后，我每天为了躲避记者，足不出户，唯独这一天却无法如此。

我向在场的祭吊者拨放了过去慧生唱过的歌。

有一首“建设之歌”、“黑百合花”，还有中文的“何日君再来”，这些都是在最后的那个暑假所录的音，尽是些悲伤的歌曲。

“听到这些歌，就好像慧生满脸笑容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般……”

同学们都哭红了双眼，一起回忆着慧生。

其实这卷带子本来是为了要寄给在抚顺的丈夫而录的，可是丈夫却在信中表示：“不用寄录音带过来了，因为马上就能见面听到本人的声音了，真令人期待。”

所以我后来并没有寄出去。可见他是多么引颈期盼的能早日见到慧生。

“小慧，你怎么离开了我们呢？”同学们忍不住的啜泣。

这句话自从慧生失踪之后，不知在我心中出现了多少次。再怎么怨叹慧生也不会回来了，但我还是情不自禁的这么问着。这一切果然还是验证了当时的预言……我喃喃自语的凝视着黑边相框中微笑着的慧生。

那是在慧生刚出生不久的时候，住在新京的我们从北京请来一位中国妇人当保姆。她也曾是丈夫小时候的奶妈，所以我很放心的让她帮我照顾刚出生的慧生，她有一句口头禅就是：“要小心的抚育大格格呀！”

传说醇亲王家中的大格格、也就是第一个出生的公主都会早死。“那有这种事啊！”一开始我并不相信，但是后来知道丈夫底下的大妹、也就是大格格很早就过世了，所以便开始有点担心。因此我比平常人多一倍的心思来照顾慧生，小时候只要她有一点感冒的征兆，我就会非常的担心，和丈夫两个人彻夜守在她的床边。幸好她一直都没有生过什么大病，健康的长大成人。不知不觉当中，我也忘记了有关大格格的那个传说。命运是如此残酷，好不容易到了十九岁，却被一把枪夺走了她的生命。

庭院里的宫廷木——白云花树根牢牢紧窜着地底，一到了五月便开出美丽的白色花瓣，像云霞般一朵朵的盛开着。

这些宫廷木是我和丈夫婚后要前往满洲的当时，贞明皇后送给我做纪念的。她指示我将这些树带到满州种，但是我担心万一没有种成功反倒辜负了她的好意，于是便寄放在滨口外婆家照顾，打算成长顺利再移植到满州。结果最后因为战争而错过了移种到满州的机会，树也就这么长的跟慧生一样大了。

如今，贞明皇后已驾崩，而取代白云花，一心想作为中日间友好桥梁的慧生也已过世。物换星移，这些令人怀念的人，只能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了。

在这些前来送行的友人面前，我强忍住泪水，在这白云花盛开的五月，独自回忆着过去。

没有慧生的嵯峨家，就宛如灯灭了般的寂静。

最可怜的是二女儿嫮生，她正处于高中二年级这个多愁善感的年纪，姊姊突然过世带给她很大的打击。平常是那么一个活泼爱好运动的孩子，但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她几乎足不出户。

我不打算让在中国的丈夫知道这个消息。身为父亲的，若知道了这个令人心痛的不幸，在收容所里面该情何以堪呢？

不过，尽管我没有告诉他，慧生的死讯还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怎么可以这样呢？浩，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手握着笔，心里还是不能相信女儿已经不在人世上了。这是为什么？难道这不幸的一切都是继承了清朝血统的女儿所必须承受的宿命吗？

我把将来的一切全部寄托在慧生和嫮生身上。我之所以能够忍受种种磨难活到今天，就是梦想有一天能够和两个女儿还有你团聚啊。这是为什么！天各一方，身为父亲却不能为女儿做任何事情，这将是我终身的遗恨。如果说谁有罪的话，那就是我、是身为父亲的我……”看着这封信，我深感抱歉，更抑制不住自己颤抖的哭泣。

除了丈夫的信之外，我还收到了来自中国四面八方的信件。其中大部分都是叱责的内容。

“中国大陆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战争，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个和平的地步，而我们唯一的两位清朝直系后裔，却遭受日本人的残害。如果今天是日本的公主被中国人所逼迫自杀殉情，那日本人心中又做何感想呢？”

面对这些堆积如山的信件，我没有任何一点反驳的余地。

慧生留下了许多用中文书写的文章，就在她过世后不久，碰巧遇到李德全女史一行人访日，我便请他们将全部的遗稿托交给在中国的丈夫。这也许会增加丈夫的痛苦，但至少能让他见到女儿的遗物。

慧生走了两年后的那个春天，我出版了描述关于我前半生的自传——《流离的王妃》。不久之后也拍成了电影，由田中娟代女士导演、京真知子小姐主演，成为一时的话题。

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他们还邀请我为场景中的宫廷摆设布置、礼节等提供意见与指导。我多次来到位于多摩川的大映片厂，还有每天出现在日吉庆应大学校园中银杏树并排成列的场景。

那年的十二月，丈夫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即将获得特赦回去北京。如果能够更早一点、在慧生在世的时候得到这样的消息……虽然抑制不了心中的悔恨，却也只能望天兴叹。

宛丧失爱女的痛苦永远无法抹灭，但是为了身边的嫮生、与等待团圆的丈夫，我告诉自己必须坚强的走出伤痛，勇敢的活下去。

一九六〇年一月，我受邀参加《流离的王妃》试映会，导演细腻的手法、与得过最佳艺术成就大奖的女演员京真知子精湛的演技，着实令人感动。

屏幕上所呈现出来的人、事、风景等，无不引起我的怀念与伤痛。在一阵潸然泪下之后，我感觉全身像是被大雨冲净过后般的松了一口气。

在电影结束的那一瞬间，彷佛我的时代也随着那斗大的音效声，宣告结束。

第八章 夫妻团圆

久违十六年后的重逢(1)

一九六〇年五月，我回到远在中国等候着我的丈夫身边。

从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吴学文先生跟我联络，并确认我回到丈夫身边的意愿，时间距离到现在刚好过了整整两年。这段期间，我的丈夫在一九五九年那年获得特赦，并于十二月获准回到出生地北京，这之后我们便开始东京——北京两地频繁的通信。

“浩应该也听说了吧？关于迎接你回国的事已安排妥当，一切顺利。……还有，如果有其他要随行的人，也不成问题的。”

这是丈夫捎来的最后一封信。我自己是在一九五九年春天，某个吹着强风的日子里，拜访吴学文先生位于惠比寿的办公室之后，便天天望穿秋水，期待归国之时早日到来，而且我已迫不及待处理好身边的事务，做好随时都可以出发的准备。

与我和嫮生同行的除了有我的母亲、妹妹之外，还有一位表示希望与我们一同回中国见溥杰中校的人，名叫宫下明治，他曾是丈夫在满洲国时的属下，目前人在长野县饭田市经营药局。

“浩，你又要开始流浪了……”

东京的朋友一听到我又要远行，便这么对我说。但是就我而言，这次的北京之行并非再次开始流浪，反而是要为长久以来的流浪做个结束。与丈夫天各一方的漫长岁月终于可以画上休止符，我们一家人就快团圆相聚了。

“如果慧生还活着的话……”

多少次我在内心这样的问着自己。而慧生现在已成了一坛冰冷的骨灰，等着和中国的父亲相见。想到这里，不禁又让我难过的心痛欲裂。今后，为了过世的慧生、还有等着我的丈夫、及剩下的独生女嫮生，我必须竭尽全力的付出，并好好的活下去。

我们一行五个人从羽田机场出发直飞香港。当时中日两国间尚未恢复邦交，所以在东京无法申请中国签证；在那个时代更是不可能期待东京——北京之间有直航的班机。要进入中国唯一的途径就是经由香港入境广州了。

抵达香港之后，我们马上去申请中国签证，然而签证并没有如期签发下来。据说因为我是第一位从日本回中国的人，手续繁杂费时。后来甚至连英国领事都来表示关心。终于在第三天，我们拿到了签证，并搭乘火车前往中国边境的大城市——深圳。

从香港九龙车站出发后，仅仅一个多小时便抵达了深圳。隔着一条河川，眼前所见到的就是中国领土。我们下了火车走进月台，过了一座桥，桥的终点处就是中国的出入境管理处与海关。

一九四七年那年的一月，在一片战败混乱之中，我带着年幼的嫮生从上海搭上撤退船离开，而如今嫮生已是亭亭玉立的二十一岁姑娘。

事情已隔十四年之久……

嫮生一脸好奇的望着四周的人民解放军和农村景色，令我再次感叹岁月的流逝，同时也因为能够再次踏上丈夫的祖国国土而兴奋不已。

完成入境手续之后，我们再度坐上火车。从香港至深圳的途中，车厢里不断有人叫卖饮料、食物、名产、甚至日本制的沙隆巴斯，应有尽有，好不热闹。反观进入中国境内的火车就只有茶水服务而已，相较之下无趣许多。不过取而代之的是宽敞舒适的沙发座椅、车窗上美丽的窗帘，让我们能坐在豪华的车厢中尽情欣赏外头的风景。

铁轨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水田，水牛正徐徐移动着的耕土。

“这么大的一片地，应该使用耕耘机才对。”

宫下先生有感而发，可能是在和他所居住的长野县的农村做比较吧！

我们搭乘的快速列车停靠的站并不多。不过还是看到了有些月台上摆了成堆的西瓜在叫卖。当在我们的车子正要进入某个车站时，母亲突然手指着窗外一个大型广告广告牌说：“奇怪！你看，这里怎么会有札幌啤酒的广告呢？”（译注：五角星形图案。）

我往贴有标语的广告牌一瞧，忍不住笑了出来。

“哎呀，那是中国的象征标帜啦！”

“喔，是这样的啊。难怪我觉得奇怪呢！”

母亲嘴里这么说着，脸上仍是一副半信半疑的样子。这也难怪，或许这对出生于明治时代、又嫁到公卿贵族世家的母亲而言，所谓的新人民中国的诞生，已超出她所能理解的范围了。

经过了约四个小时，窗外由农村景色摇身一变为树影茂密的街道。总算到达了我们的终点站——广州车站。

溥杰应该已经远从北京来到广州等着我们。距离重逢的那一刻仅剩十几分钟。那一份望穿秋水的心情、与久别重逢的畏怯，令我坐立不安。我手上抱着慧生的骨灰，心中犹豫着见到丈夫的第一句话该说些什么……

＊＊＊

火车速度渐缓，徐徐驶进广州的月台。

“父亲认得出我们吗？”

“当然认得出来了。小嫮，他是你的父亲呢！他一定很惊讶你已经长的这般亭亭玉立了。而且，姐夫一定也没有忘记姊姊。”

久违十六年后的重逢(2)

我脸靠着窗玻璃，听着嫮生和妹妹的对话，一边努力的寻找丈夫的身影，月台上成群的男男女女都穿着人民服，看起来一个样。

列车停稳后，我立刻将窗户全开，探出头来朝月台上移动的人潮不断寻找。尽管我知道不用这么心急，丈夫也一定会来接我们，但若没有赶紧找到他，好像这一切就会如幻影般的消失不见。

就在这当时，人群里出现了两个人影朝我们走了过来。一位是五格格的夫婿万嘉熙先生，另一位是……我心中一阵悸动。

“啊！是姊夫！”

“是溥杰中校，溥杰中校！”

“父亲大人……”

我喉咙硬是哽咽住似的说不出一句话来。丈夫也是无言的凝视着我。

下了车之后，我们再次打了声招呼。我原先想讲的话仍说不出口，只是默默的低着头；丈夫也径是沉默的点着头。

我把小心翼翼抱在膝上的骨灰坛交给慧生生前所日夜思念的父亲紧紧怀抱着。

“我对不起你……”

话才一出口，喉咙像是被堵住了般。丈夫只是不断的眨着眼、默默的点着头，似乎在安慰着我说：一切都是他不好。

丈夫的模样和在大栗子分手时一样，只是眼前的他比以前更削瘦了些，额头上头发也少了许多。不过这是无法避免的，毕竟距离当时已十六个年头了。

长期被滞留在收容所里的丈夫，所承受的辛酸苦难应该是我的好几倍吧！当年三十一岁的我，如今已四十七岁，想必我的面容也因丧女之痛、再加上劳心折腾之下，而显的暗淡无光。

“浩……”

在前往饭店的途中，丈夫首度开口跟我说话。他一手紧紧怀抱着慧生的骨灰坛，一手挽住我，这是从新婚时就有的习惯，他总会挽着我的手走路。

十六年，真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啊！但是，这长久别离所形成的隔阂，在一瞬间被丈夫的这一句话，吹的烟消云散了。

在广州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全家三人纵谈着昔日的种种。不论是丈夫，或是我们母女，在这当中都发生了不少的心酸事。不过，我和丈夫的话不多，可说有些沉默；唯独嫮生，用她年轻人特有的明亮声音，帮我描述过去那段一起走过的日子。

战争以前我住在东北，那时曾到过北京、上海，倒是第一次到广州。

丈夫以及万先生连日带着我们到处参观古庙、博物馆、公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墓等地方。广州真不愧是中国南部的大城市，绿茵盎然的热带林树覆盖了整条马路，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令人惊讶的是它整洁的街道。各个角落都打扫的很干净，看不见任何苍蝇。这对了解战前中国的人，是难以置信的一件事。而且走在街上的人清一色都穿着人民服。尽管之前对此已略有耳闻，但对于我们这些来自日本的人来说，看起来还真是有一点不习惯。

广州是广东料理的发源地。我们按例的被介绍了许多猴脑、蛇等特殊名菜，而我对此则是敬谢不敏。

当中最令我兴奋的是在街头叫卖的“荔枝”，只要一剥下壳就露出乳白色像果冻般的果肉，水份丰富，最里头还有一个小巧可爱的籽，它的美味让我们赞不绝口。

据说在唐朝时期，玄宗皇帝曾为了让杨贵妃品尝这稀有的人间美味，还派人用骆驼背载了许多的荔枝运送到首都长安。现在我们在街上已可以看到贩卖着堆积如山的荔枝了。

这种水果现在也有外销到日本，很容易买得到了。

在两国恢复邦交前的当时，广州的街道上看不到任何的日本人，短暂停留的也只有我们一行人而已。虽然因为难得的机会可以参观更多名胜古迹，但我的心却早已飞往北京去了。

北京有多位思念的亲人在等着我们，还有我们即将落脚的新家。我是为了和丈夫重新展开生活才回来的，想到这里，早已是归心似箭了。

与周总理的午餐(1)

五月十七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们搭乘火车抵达了北京车站，在那儿，丈夫的兄弟姐妹们早已等候着一齐迎接我们。

“您好！”

“您你！”

我一下了火车，大家便不断的前来握手。我一眼便认出了思念的三格格，她在我新婚当时给予我像亲姐妹般的照顾，让我着实难忘。她的夫婿润麒也在一旁亲切的微笑着。还有四格格、五格格、六格格、七格格、以及四弟溥任也来了。看到大家平安健康的模样，令人感到无限欣慰。

重生后的中国连打招呼的方式都彻底不同了。过去宫廷里必须鞠躬行礼，对长辈必须屈膝请安。现在大家都开始握手、简单自然的说声“你好”，这让我不禁感觉到十六年来的变迁。

北京的街上出现了大量的西式建筑物，道路也变的宽广又清洁，让人切身感受到此地正吹着一股新兴国家建设的气息；另一方面，北京也仍保留着它古都的风貌，故宫建筑的金碧辉煌、护城河畔随风摇曳的老树；我总算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在丈夫身边尽情的呼吸着北京的空气。

和广州一样，北京的街头看不到外国人的身影。这和遭受到列强侵略前的中国大不相同；现在人民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新生国家的主人。这对于知悉往日中国曾住着很多外国人的我来说，真是一大惊奇。

母亲一袭日本和服走在北京街上，遭来许多人异样的眼光与频频的回头注视。

＊＊＊

我们的新家是公公醇亲王的家产之一，纯中国式的住宅，红色漆木门之后是一个四周被房子环绕住的方形中庭，这种建筑在这儿称为“四合院”。

据说丈夫和大伯溥仪被拘留在收容所的期间，爱新觉罗的私人财产全被政府收回管理，并借给他人代为储存房租。我们的新家配合着我回国的时间，内部已经改装成西式摆设，有化妆台、床等等，之后又陆陆续续送来了其它的家具。这一切都是周总理细心的安排。

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个人电话，他却为我们家安装了一支电话，还请了一位妇人来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真的很舒适。不过，唯一可惜的地方就是中庭。那儿空空荡荡的连一棵树也没有，只铺着十字型的石地板。

＊＊＊

“我们来种植些花木吧！”

丈夫赞成我的提议，并附和着说：“没有花像是少了什么一样。”

我想我们一定是同时忆起了满州时代那段在院子里费心的种花、植杏树的日子吧！

“浩，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北海公园呢！”

丈夫很难得的开口谈起他的过去，虽然我觉得有学者风度的他，似乎不太适合公园果树组的工作，不过还好他从以前就非常喜欢园艺，也许管理公园这份工作反而符合他的意。

“我的修剪技术也进步了喔！”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

我和丈夫决定为这个煞风景的中庭添上绿意满满的色彩，尽管唤不回十六年这段久别的岁月，至少要在即将开始的崭新生活中努力获得丰硕的果实。

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五十二号——位于以京剧闻名的人民剧场旁的这个新家，就是我们新生活开始的地方。

＊＊＊

抵达北京不久之后，我们便受到周总理午餐宴会的招待。

午餐宴会的地点是在周总理中南海的家中。这里是以故醇亲王在过去藉北府的生活不便为由所另建的邸宅，是一幢豪华的洋宅。受邀参加餐会的人员除了我们五位从日本来的客人之外，还有溥杰、大伯溥仪、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知名作家老舍夫妇、名演员程砚秋的遗孀、扮演中日间桥梁角色的廖承志先生、西园寺公夫妇等等。

不过，我们一行五个人与溥杰为了配合周总理要求的密谈，于是先行在餐会的三小时前到达。

“战争结束，满洲国瓦解之际，我们曾下命令，如果找到在东北的爱新觉罗家族，要妥善保护。未料命令似乎未能贯彻到基层，让你们受苦了。我在此再度表示歉意。”

周总理透过翻译转达了这番话。

“将你们藏身在抚顺，好像让大家担了不少的心。其实这是为了要保护你们、远离民众的骚扰。老实说，我们也不清楚民众对爱新觉罗家反感的程度。不过，这一切总算是结束了。你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大家今后更应该和平相处，不是吗？”

他那机灵又委婉的语调，让人感受到深厚的教养与温善的人品。周总理述叙到了一个段落之后，又朝着我说：

“慧生的事，我感到非常的惋惜。我曾经收到她寄给我的信，我喜欢她这种勇敢的孩子。”

听了他这么喜欢慧生，于是我答应准备一张慧生的大照片送给他。

周总理接着也非常细心问候坐在我身旁的嫮生，并询问她一些在日本生活的状况，以及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嫮生，你的父母亲已经决定留在北京生活，但是你的将来则是要由你自己决定。你可以慢慢考虑，自由选择。如果觉得和日本人结婚比较好，也不需勉强自己嫁给中国人的……”

我想起大伯父和丈夫从抚顺回来北京之际，周总理也是非常的宽宏以对。

整个餐会上，周总理自始至终都非常的和蔼可亲，并且逐一费心的与宾客愉快地谈话着。

我记得这顿丰盛的午餐中有一盘清蒸鲥鱼料理，它是以酒、盐、葱、还有生姜清蒸而成，这是我第一次品尝这种长约一尺五寸、像鲤鱼一样附着着鱼鳞的佳肴，它的特征是连带着鱼鳞一起食用，味道与鲷类似，非常的鲜美。

这天的筵席桌上充满着各式的山珍海味。不过，比这些佳肴还要更令人高兴的是，周总理以及在座的其他人对于我们的重新出发均给予相当的祝福。

与周总理的午餐(2)

周总理并举出中国古代流传故事中的“王宝钏”，她苦守寒窑十八年才等到丈夫的归来，之后双双变成了皇帝与皇后（编注：此处疑为作者笔误）。他笑着对我说：

“你们还比她快了两年呢！不过，这等待，并不是为了做皇帝，而是为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公呢。”

周总理曾经留学过日本一年，当时住在东京的神田，他说他非常喜欢吃天妇罗荞麦面、虎酒屋的羊羹，还说了许多有关留学时的回忆。

我们受到周总理许多的关怀与照顾，像是他连日安排观光巴士带我们一行人到处参观，还邀请我们参加在两年前完工的人民大会堂内所宴请外国宾客的筵席晚会。

宴会中，他向我们介绍了以印度尼西亚苏卡诺（Sukarno）总统为首的许多外宾，还让我们见识了大会堂剧场里的京剧表演，是个令人愉快的回忆。

喜欢动物的我们还到北京动物园看了向往许久的大猫熊与金毛猿。日本上野动物园的熊猫是在此时之后十年才有的。

一个月之后，母亲与宫下先生先行返国了。

母亲在与周总理道别时特别请托了一下：“等浩习惯了这儿的生活之后，请让她回日本一趟吧！”

周总理笑着爽快的答应，母亲也就一脸放心的回日本去了。

母亲一行人回去之后，我的生活也逐渐上了轨道，之前因为以客人的身分忙着到处参观、接受招待；等这一切结束后，总算开始踏入一般市民的生活方式。不过在日常生活上面，其实周总理都早已好意的帮我们安排了帮佣，而说起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其实他也都习惯了自行打理。虽然很难想象他这样年纪，而且还是出身于醇亲王家族这类上流家庭的男人，可以有此本事。不过或许是因为他自幼留学日本，还经历了漫长的军旅生活所造就而成的吧！

而我也重新拾起画笔，开始了中断许久的油画，有时也会到什剎海的泳池去游泳。或是打打乒乓球、网球，此外还努力学习中国菜。

与丈夫的生活步入平静之后，我便开始尽情的做些自己想做的事，这就好似人生开始了第二个青春一样。

当时的中国还是个清一色穿着人民服的社会，如果我穿着从日本带来的洋装走在街上，想不引人注目都很难，一眼就会被认出自己是让中国人长年饱受苦难的日本人。但是当我乘坐拥挤的巴士时，时常都会遇到让座的人起身对我说：“请坐”。

如果出门去邮局或市场买东西时遇到附近的邻居，他们会主动跟我打招呼，并一起站在街头巷尾闲话家常一番。

这样的生活让我切身感受到这个新生国家的建设正一步一步坚稳的向前迈进，让我每天都沉浸在一股充满年轻活力的气息之中。周围的人各各怀有宽宏的胸襟，不计较过去，将我视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

不过，倒是嫮生，她并不适应在北京的生活。她说她还是想回日本。自从六岁离开中国回到日本之后，她念的是日本的学校，生长环境接触的都是日本的风俗习惯，所以不难想象她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在这儿没有她可以谈心的朋友。

这令我不由自主的想：“如果她是慧生的话……”慧生生前是那么的盼望能够来北京与父亲团聚，为此还努力不懈的学习中文，立志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如果嫮生能有慧生一半的气魄，那该多好！不过也许这只是身为父母的人自私的想法吧！

从初中时期起，嫮生便常将“平凡无所谓，但要活的快乐”挂在嘴上，她的升学志愿也只选择短大而已。

既然她提出回日本后要学习茶道、插花、料理等，想必有她自己的一套想法吧！

嫮生有她自己爱父亲的方式，尽管她想为父亲的祖国贡献自己所长，但碍于语言无法沟通、生活习惯无法融入等因素，强求她留下来也是一件残酷的事。

“我还是无法成为中国人。我想跟日本人结婚，住在日本……”

就如同周总理所说的，嫮生的将来还是该由她自己来选择。

尽管我不忍放下嫮生，让她变成孤孤单单一个人，但最后还是依她所愿，在北京生活了三个月之后，就让她跟妹妹一道回去日本。

与嫮生一起学习宫廷料理

有一天，我收到了嫮生从日本寄来的一封信，她说想来北京。这距离她离开后已过了一年多，信中提到她想来学习中国料理。

“那很好，我来安排一位厨艺精湛的中国菜老师吧！”

虽然丈夫知道我平常一有机会便研究中国菜的做法，不过我想他说这话的真正用意，是因为高兴能够和女儿一起生活。

我也是一样高兴。况且女儿会想要学习中国料理，多少是受了我的影响。其实在回到北京不久，我便着手将自己在日本所写下有关中国宫廷料理的原稿归纳集成一本书；而我的第二本书《食在宫廷》也是根据我在新京宫内府时的所见所闻，将宫廷料理的原貌尽可能的做最忠实的呈现。在撰写这些原稿，甚至制作这些菜肴的时候，嫮生帮了我不少忙。

昭和三十八年四月，嫮生在外婆及舅舅的目送之下，再度来到北京。当时又再次受到周总理亲切的安排，让我们亲子三人同游了杭州、苏州、上海、西安等地，完成了一次长达三个月的旅行。

随后嫮生即停留在北京，如愿开始学习料理的制作。

中国料理在日本也非常的流行，不过令人讶异的是做法并不地道。中国有很多地方性的料理，这正好让我藉由此次机会，正式学习宫廷中传承的地道宫廷料理。

依照我们提出的需求帮我们安排课程的是在北海公园知名的餐馆“仿膳饭庄”中任职的大厨温师傅。温先生八十几岁的高龄却依然精神奕奕，是一位擅长宫廷点心料理的知名人物。

温老师一个星期会有两次来我们家授课。为了弥补我中文能力的不足，于是我请丈夫充当翻译。政协方面等工作已让他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这下还要兼顾我们的事情，但他脸上非但没有丝毫的不悦，还乐此不彼的每次都帮我做笔记。如今回想起来，这样亲子三人连心的经验是很难得的。

不用上课的日子，我便和女儿一起去逛友谊商店、还有以前的东安市场——现在已改称为东风市场。

说起东风市场，是我在战前每当拜访醇亲王北府时，便会顺道过去买东西的地方。当时嫮生才刚出生不久，待在新京家中，所以我只会带着慧生逛街，遇到认识的店家，他们总是很亲切的主动打招呼问候。而如今在一改新生中国风貌之下，店家也确实不同于以往，我所认识的店员也不见踪影了。整个市场摆满了食衣住行等各种杂货商品一应俱全，相当活络热闹。

我们亲子三人也曾再度走访已成为国有财产的北府。

那些具有历史性的古老建筑也保存完好如初，连结房屋的回廊、八角亭、池塘边的砌石等等……，勾起了我的回忆。

醇亲王的故宅花园目前已改成宋庆龄女士的住所，其他建筑物的部份则由中国红十字会所使用。

跟我在昭和十六年第一次走访时的景象相比较，庭院的树木已成长茁壮，花叶茂密，这不禁令人感叹时光的飞逝。

嫮生为了学习料理在北京跟我们住了一年，不过这对在日本住到二十一岁的嫮生而言，北京终究是一个暂时的歇脚处而已。一年过后，她又再次提出想回日本了。

我们夫妻俩虽然好言规劝想留她，但由于她心意已决，最后还是顺着她的决定。

“下次就换母亲回乡省亲啰！”

“是啊！可能一年或两年后吧……”

我回到北京已经整整三年了。依照周总理当初的约定，几年后我应该就可以回日本一趟了吧！

“回东京后代我向大家问好。而且，你也该结婚了，届时我会配合你结婚的时间回去一趟。”

“我也会跟你母亲一起去的。”

当时，我们夫妻俩深信一定可以回日本去参加女儿的结婚典礼。

文革风暴(1)

经历了内战的大灾难后，再次脱胎换骨的新生中国，却在重生的十六年后，又面临一场新的风暴来袭，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它就发生在嫮生回到日本的一年之后。

“不久我就会回日本了。”

在为嫮生送行的当时，万万也没想到之后会发生这样的大骚动。

当时，与文革一样令我们忧心的就是大伯溥仪的病情。

自从在北京定居下来之后，大伯偶尔就会来拜访我们。他是以北京市民的身分从事全国政协文史方面的工作，也曾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在战争结束前一直过的是与庶民生活无缘的皇族生活，自己本身便充满了故事性。

听说他回北京后，有始以来第一次乘座巴士，当时的北京正流行着“女士优先”这句话。尽管大家依照顺序排队候车，但还是会让老人与小孩优先上车，这时也要上车的大伯却对站在一旁的年轻女性说“女士优先”，硬要她先上车，殊不知那位女性其实是车掌小姐。司机一看车掌小姐都上了车，乘客应该全部搭完了，车门一关，撞上大伯的鼻尖，巴上就这么留下大伯直驶前去。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他开始工作后不久，大伯把薪资袋弄丢了。但是，他却不疾不徐的到工作机关那儿，请求他们补发遗失的薪水。

“结果他们真的再发一次薪水给我呢！真是不可思议。”

大伯讲着讲着自己也苦笑了起来。而我们夫妻俩可是相当费力的，才能忍住不笑出来呢！

大伯在回到北京之后，透过五格格夫婿万先生的穿针引线，与一位叫做李淑贤的女性再婚，但似乎过的不是很幸福。不知何时起，他又回复到了一个人孤单的生活。

大伯在文革动乱发生的当时，身体就出现不适，还住院开刀。后来得知是罹患癌症，虽然曾一度出院，但过不了多久之后又再次住院。一开始住的是王府井的首都医院，受了文革日趋严重的影响，最后便被迫出院。

当时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去探望他。

我问他有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结果得到的意外答案是“日本的鸡汤面”。

一直自豪中国料理是世界上最捧的料理，而且从小到大吃遍最高级宫廷料理的大伯子，不知是否因为生病的关系，才会嘱咐我做这种口味清淡的日本拉面？

在北京定居之后，我都请日本那边帮我船运一些日本的食物过来，其中有一项是泡面，那曾是大伯最引以为贵的珍品。

我曾为他做过一道他喜欢的菜，是将鸡肉以奶油煎过之后再冷却成为黄金鸡，这是大伯喜欢的口味。

一九六七年十月，大伯溥仪病逝医院，孤寂安详的走了。

他的遗骨经由周总理的安排，安葬在北京郊外的八宝山公墓，许多国家先烈们均长眠于此。

回想大伯受天命诞生，成为皇帝的这一生，并无法称为是幸福的人生，幼年时期即离开父母卷入权谋斗争的宫廷生活，无法畅所欲言、性命随时不保，造就了他无法轻易相信他人的个性。

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也许只有胞弟溥杰了，甚至到最后他都还防着我这个弟妹。

大伯背负着此番不幸的宿命，在弟弟一个人的送终之下，静悄悄的离开人世间，令人不禁牵起心中的痛楚。

＊＊＊

大伯过世的同年，我在东京嵯峨家的父亲也走了。

那时，日本的家正着手进行着嫮生的婚事。她告诉我们结婚的对象是神户福永家族里的次男福永健治先生。福永家族是我三妹的婆家，慧生与嫮生两姐妹从小就跟三姨丈姊姊家的小孩走的近，学生时期也常利用暑假去福永家玩。

其实还是学生时的慧生和健治的大哥感情良好，我们大人也曾私下谈过希望将来让他们结为夫妻；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酷爱登山的他也在慧生断命于天城山的那一年，遭遇山难而不幸身亡。

我们两家熟识多年，加上他们本人的意愿，我们身为父母当然是举双手赞成了。

我本来想，即使无法参加父亲的葬礼，至少也该出席女儿的婚礼；无奈文革风暴愈演愈烈，根本无法抽身前往日本。

嫮生在来年、也就是一九六八五月举行了结婚典礼。我们夫妻俩祇能在北京透过他们送来的十六厘米影片，盯着里头穿着新娘服的女儿仔细地瞧。

＊＊＊

文革这个疾风骤雨非但没有随着时间而停灭的迹象，最后连我们在护国寺的家也遭受波及。

事情发生在某天的晚上。

“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出来！”

“战争罪人的弟弟、日本帝国的特务、低头认罪吧！”

一群学生高呼着口号闯进我们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带头者居然是二格格的儿子！这些学生冲到厨房，把日本寄过来的酱油瓶、醋罐子等砸个稀烂。我被这些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吓破了胆，全身缩成一团不敢动弹。这时，不愧是军人的丈夫，鼓起勇气冲着他们大喝一声：

“谁在耍野蛮！你们有啥理由、得到谁的允许，跑到这儿来胡闹！”

不知是不是这股气势汹汹的样子震住了他们，霎那间，学生们都显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退却而去。

“你们罪大恶极……”二格格的儿子大声咆哮，但已没有刚才那股气焰了。

那晚，学生们就这样暂且撤走了。

“你们不认罪，我们便誓不罢休！”

二格格的儿子离去时还故意虚张声势般的放话：

“明天我们还会再来！不要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他们一票人走后，我们无奈的看着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和汤汤水水。虽说我也曾有过一股危机意识，担心丈夫是宣统弟的胞弟、而我自己又是日本人，或许会惹来麻烦，却万万没有料到，会冷不防的遭遇到这样的突袭事件，何况为首者还是溥杰的外甥，真是一大打击。

那天虽然就这样暂且的平息了下来，但隔晚这帮学生果然又来了。这次我们将内侧门栓扣上，关上电灯，在一片黑暗之中静静的躲藏着。

门外就像前一晚一样，传出激烈的怒骂声与砸门声。

我心里暗自祈祷他们能快点离去……

文革风暴(2)

躲在黑暗中，让我想起败战后被逼迫着到处逃难的艰苦岁月；那时我牵着嫮生的小手，且单枪匹马的闯越重重难关。这回因有丈夫在身边，看着他沉稳的态度，我心中的不安也逐渐消失。

很多的北京市民像我们一样受到红卫兵学生的威胁，有的人的遭遇更是悲惨。后来因为周总理不知从那儿得到的消息，派人来保护我们，在这漫长的文革期间，我们托他的福而获得解围的情况不知有过多少次。

＊＊＊

等到我们达成回乡探亲的愿望时，已是文革骚动平缓后的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而就在这前两年，中国和日本间也如愿的回复了邦交。

我来到中国和丈夫团聚的那一年是一九六一年，与这次回日本相隔有十三年之久。这期间的日本正值经济高度成长期，城市一改以往的风貌，最令人惊讶的是，所到之处皆耸立着高楼大厦。此时又适逢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期间，所有的建设都令我眼睛为之一亮。

我们夫妇俩首先前往贞明皇后长眠的多摩陵寝谒陵，报告我们在中国的生活状况。因为自从决定和溥杰结婚之后，皇太后就非常挂念着我的事，对我关怀备至。皇太后如果能看到我和溥杰现在的模样，一定会感到相当安慰。

之后，我们又一起拜访了秩父殿下与高松殿下、以及三笠殿下夫妇，描述了在中国生活的点点滴滴。殿下们体贴细心的慰问让我们深感眼前可贵的幸福。

达成梦寐以求的归国省亲，我们在日本停留了三个多月，上至北海道，下至下关旅行了一趟，也顺道跟亲朋好友们问候一声。

这回也是第一次拜访住在神户须磨地区的嫮生家。由于没能参加他们的婚礼，且这一别就是十年后的今天了。这当中，嫮生生了四个小孩，俨然一副坚强母亲的模样了。我非常喜欢小孩。迫不及待抱起小孙子触碰他的小脸颊。

“皮肤好嫩喔！”我陶醉在含饴弄孙的气氛之中，感到陌生的小婴儿却吓哭了。

“宝宝被第一次碰面的外婆突然间这样热情的拥抱，一定会不习惯的。”

嫮生看了也觉得好笑。

我和女儿及孙子们共同渡过了热闹愉快的一星期。我心想，嫮生选择回日本是对的。女儿有女儿自己想追寻的道路。我和丈夫共同尝尽了许多人生动乱不安的苦难之后，最后终能回归平静，选择在北京共渡我们的第二个人生；而嫮生则过着像她时常所说的——即使平凡却也幸福快乐的家庭生活。

隔一年的一九七五年三月，我们夫妻俩回到了北京。

离开了三个月之久的北京街头，看起来比东京冷清了许多。不过，一旦回到了我们护国寺街五十二号的家中，瞬间便涌起了一股在日本感受不到的安心感。

对我而言，和丈夫共同生活的这个家已成了我的故乡。当初那个煞风景的中庭，如今树木也已成长茁壮，花圃里开满了当季的花卉，菜园里的蔬菜也都长的新鲜幼嫩，这情景符合了嫮生的描述：“这个庭院还真像个果菜园呢！”

丈夫的生活起居相当有规律，一早起来便到院子里做早操，做为一天的开始。然后再到慧生的照片前供水、供饭，合掌祭拜。自从慧生去世、一直到过了半个世纪的现在，身为父亲的他总是这个方式跟女儿说着悄悄话。之后除了公事需要外出，其余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书房里会客、写信、看看书。

书法颇有名气的溥杰，有不少人专程前来向他索字。还有他自幼即非常喜欢动物。现在我们的家庭成员还多了五只猫。动物对于疼爱牠的人都很敏感，只要丈夫外出回来，牠们马上就察觉的到，并且飞快的冲出来迎接。牠们喜欢睡在桌子的玻璃板上、跳上摊开的画纸、靠在身旁磨蹭磨蹭、其中还有一只最老练的波斯猫会把我们的床占为己有呢！

这种表示喜爱主人的方式，丈夫不但没有出声吓阻，还轻轻的抱起牠们喃喃自语的说着“真是伤脑筋、伤脑筋呢！”

定居在北京的我，现在已被称作为“日籍中国人”了。

当初被指指点点认定为“政治婚姻”的那个时代到现在，经历了这么许久的漫长岁月，我们总算可以开始过着平静又充实的日子了。

终章 红叶名所嵯峨野二尊院

以红叶享有盛名的京都嵯峨野二尊院，位于小仓山的山麓，院中充满宁静清幽的气氛。

一九八〇年的深秋，我和丈夫溥杰、女儿嫮生一同前往看望长眠于二尊院的女儿，踏进庄严伫立于前方的总门，眼前呈现的是一条宽广的、红叶纷落满地的参拜人行道。

这个时节，北京早已进入寒风凛冽的冬天，嵯峨野却仍紧抓着秋天的尾巴舍不得放手似的，天气晴朗、阳光普照。

“母亲大人，今年的红叶美极了。”

嫮生的声音，促使我停下了脚步。

枫树的叶子已经缓缓的染上了浓浓的深红及橙黄色谱。人说红叶是从山顶红至山脚下，那现在是正恰逢山下的红叶盛期吧？色彩鲜红夺目的红叶悄然的飘落在地面的白线以及布满青苔的石阶上。

这美丽动人的景色令我叹为观止，我发现身旁的丈夫也正屏气凝神的观赏着片片飞舞的红叶。慧生的遗骨从东京带到北京，之后又从北京带回京都，最后决定将它安置在嵯峨家的菩提寺内永享安眠。慧生在这二尊院里一定会获得安息的。就在我们彼此沉默相对之中，我感受到丈夫和我有着相同的感触。

＊＊＊

一九六一年，我抱着慧生的骨灰回到北京丈夫的身边。

慧生生前曾为自己是醇亲王家的后代而引以为荣，所以我们想把她的骨灰葬在醇亲王家的墓地里。

然而，之后相继而起的文革动乱，却让我们错过了实践这诺言的机会。

文革风暴虽已过去，但是身经折磨苦难的经验，让我决定要将慧生的骨灰安放在一个安全没有动乱的地方。而嵯峨家的历代先祖从旧姓正亲町三条的时代起皆长眠于嵯峨野的二尊院，就在父亲过世的那一年，身为户主的弟弟也已重新整建过墓地。

在我初次回去日本探亲的三年后，母亲便以八十三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也同样安葬在这个墓地。父母在世时非常疼爱第一个外孙慧生，慧生也非常的喜欢外祖父外祖母，他们一起作伴，一定不会感到寂寞。

因此我于两年前，趁着嫮生一家及我的弟弟、妹妹走访北京之际，托她们将慧生的遗骨带回二尊院安放。而我在北京家中的七宝瓮也放有一部分的骨灰，从不忘记每天供奉水与饭。这次二尊院之行，是我们利用第二次回国探亲，才有机会前往看望。

＊＊＊

本堂的两侧有一道斜坡石梯，虽不是很陡，但是来日本之后即感到身体不适的我便避开了这段石梯，改走旁边的道路。但即使如此仍是走的很吃力，一路上不但走走停停的调整呼吸，还需要嫮生在背后推我一把。

诵完经要朝墓园走去时，呼吸已经平顺了许多。当我一步一步逐渐靠近墓地时，突然感到心跳加速。

等看到刻着“嵯峨家 旧姓正亲町三条家”的黑色花岗岩墓碑的那一剎那，引发我心头阵阵的悸动，双手合掌，闭上双眼，泪水早已不听使唤的涕泗横流。

住在北京的我，心中深感遗憾的就是无法见到母亲临终前的最后一面，正因为我是兄弟姐妹五人之中，最令母亲担心、也最受到照顾的一个。

我站在母亲的墓前说出长久以来对她的感谢。

慧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个年头了。想起她年方十九便撒手归天，来不及享受往后的人生岁月。我们夫妻俩每每念起女儿便是心头一阵痛楚；好不容易近来终于能将这份悲痛转化成淡淡的追思反过来慰藉自己、激励自己。

然而，这回再次见到永世长眠于嵯峨家墓园的慧生，感觉二十三年的时光岁月彷佛昨日，如果她还活着的话，也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我的脑中浮现出十九岁的慧生那羞涩的笑容，令我眼泪再也忍不住的溃流而下。

眼见丈夫也是双手合掌，口中念念有词；然后他望着我点了点头：“浩，我懂、我明了……”就在我感受到他温情的眼神后，心情才逐渐的平静了下来。

抬头一看，墓地的另一方，早已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秋天清澄的阳光穿透着二尊院寺内的每个角落。省墓结束后，我们怀着赏秋的心情，缓缓的走下参拜的人行道，脚底下不时传来枯叶摩擦的裟裟声。

“我的人生幸福吗？”

我问着自己。向来我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也许是参拜了父母亲的墓之后心生感慨所致吧？

回首过去，我的人生尽是一连串的灾难。我所吃的苦肯定比起其他的日本人多出两三倍。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九三七年当时，我与满洲国皇帝的御弟溥杰结婚所致。如果没有这桩婚事，想必我一定是和某位门当户对的日本人结婚，平静且安稳的渡过一生。那个被称为“政治婚姻”的结婚，就这样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然而，我们像是违背了世间的期待般，对于这个婚姻，我和丈夫从来未曾有过丝毫的后悔。如今回想起来，即使当初是半强迫式的结婚，但却造就了我们夫妻结下深厚的情感。我之所以能够支撑过日本败战后颠沛流离的逃亡岁月，忍受十六年的分散别离，全都靠着与丈夫的这份深厚情愫。

如要说此生唯一的遗憾，那就是慧生的早逝了。不过，这对我们夫妇而言，也许是一项悲苦的考验，但是我想我们已经携手同心一起走过这段艰苦的岁月。

在我第一次回日本探亲后的一九七八年，期待中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顺利缔结完成，两国恢复了邦交，如今双方的芥蒂消除，并且展开正式的交流活动。

我所居住的北京也和东京、大阪之间有了飞机直航，国际电话也可以直拨。而嫮生也生了第五个小孩，我这个小小外孙还会自己打电话到北京呢！

这些事情在十年前都还是无法想象的。这对与中国人结婚的我而言，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了。身上留着中日两国血液的慧生，一心想要成为中日两国友好的桥梁，然而大志未酬人已去，如果她能看到现在的状况，不知会有多高兴。

“浩，小心！”

丈夫帮我注意着总门的门坎，并挽着我的手走过去；从新婚时期起至今，他的温柔体贴就不曾改变过。嫮生看在眼里，露出会心的一笑。

走出总门，我们不约而同的再度回首瞧了瞧二尊院，这块慧生永世长眠的地方，红叶层林围绕，沐浴着深秋的暖阳。

我的妻子

中国古谚中有一句“惩前毖后”，意思就是将从前的过失作为现在与未来的“前车之鉴”，戒慎不再犯错。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这四十年间，它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此刻，我要为妻子所写的书稍加着墨一番。

有关我们结婚的经过，就诚如本书所叙，当时是受到外界的压力与逼迫。

但其实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外力的媒介，才得以让我们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我们在这层因素之下结为连理，之后双方开始有了牵绊，并一步步筑起信赖感、相互扶持，也成了终身的伴侣。

以下就是我对妻子的真实感受。

无庸置疑的，我们的婚姻一开始是因外界的压力撮合而成，但也在双方一见钟情的情况下顺势发展，造就了我们产生出真正的夫妻关系。

我们不仅建立了相互的信赖与感情的滋长，甚至共同跨越了长时间所遭遇的环境变迁，最后终得以成为相依为命的老夫老妻。

我们两人原本的个性，以及所遭遇的各种考验，都让彼此间的认识更加的真实与深厚。

她时常说我太淡泊世事，我则说她太过于天真浪漫、乐天主义。

我们彼此是这样的相互了解。这次，我拜读了她这本著作，感觉其中已到达声入心通的意境。我难忍内心一阵澎湃汹涌，因为她所表达的每一行、每一字都使人痛彻心扉。

当然，书中所描述的一些事情与感受，她和我有不同的意见与看法，我们也针对几个部份做了讨论。并根据两人所交换的意见，将内容做了些增减修改。简而言之，我可以为这本书的内容负一半以上的责任。

近年来，妻子的健康已大不如前，在此我衷心的恭贺她辛苦完成了这本著作，并呈上我的感谢之意。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

爱新觉罗·溥杰

后记

在北京市护国街的住家收到“主妇与生活社”寄来的信，是在前年的秋天。令人再次感叹时光的飞逝。

在日本出版而广受回响的旧作《流离的王妃》，出版至今已过了二十三个年头：久违十六年重返新生中国与丈夫团圆至今，也已过了二十一年的岁月。

信的主旨是希望我能将原本《流离的王妃》一书，添加上重返中国至今所发生的一切，集成一册，重新出版介绍给现在的年轻读者。

这么抬举我的著作，让我备感责任重大。今年我即将迈入所谓的古稀之年，我想这也是写书的最后机会了。

身为长女诞生于嵯峨侯爵家，我也曾经有过幸福美满的荳蔻年华。后来在关东军主导之下，借着日满友好之美名，嫁给了爱新觉罗·溥仪的弟弟溥杰，即开始面临难以计数的磨难与考验，一路走的十分艰辛。

我亲眼看见、亲自体验了日本关东军在满洲国的强行蛮横作为，以及傀儡帝国下的满洲国溥仪皇帝为此日夜备受苦恼与煎熬，这一切我都必须真实的记录下来，留给那些不了解战争的后代子孙；此外，也为了不让我们那个时代下的日本，在中国大陆所犯下的过错与不幸重蹈覆辙。

还有一点我必须一并写在书中的，就是脱胎换骨、蜕变一新后的中国，是如何展开宽大的臂膀，接纳曾致使同为中国人的同胞们饱受苦难的前傀儡皇帝、以及他的爱新觉罗家族、还有我；即使这一切的作为并非出自他的真意。

不过，这份写书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它耗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完成。

这些年来，我肾脏的老毛病逐渐恶化，前年春天返日时在东大医院接受了第一次的肾脏透析治疗，往后每隔一天我就必须洗肾一次。

不过，多亏了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现在北京与成田机场之间也有了直航班机，方便于我往返两地的东大医院与北京友谊医院接受治疗；加上两国医院间密切的联系关系，我的病历与检查数据皆得以互通传递，获得安心且妥善的治疗。

而且我接受了东大医院的建议，现在几乎每年都会回日本一趟。

我只要人在北京，就开始怀念起讲日语、鳗鱼、日本面、腌鱼干、抹茶冰等日本食物；一旦到了日本，却又开始思念起中国人的大方、宽怀的胸襟、风土人情、中国的食物，让我不由得归心似箭。

与溥杰结婚近半个世纪的年岁，我已经完全融入了中日两国之间、了无隔阂。

我的丈夫在败战后即被拘留在苏联，接着又在中国的抚顺与哈尔滨的战犯管理所度过漫长的岁月，终于在第十四年获得特赦重返北京。

他对于自己前半生与日本帝国主义同心合力，不料却助长了日本人侵华的野心，造成无数的中国人民饱受十年之久的苦难煎熬，令他心中无限悔恨。

回到出生地北京之后，他受到了温馨善待，先是有了一份公职，现在又成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文史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充实的每一天里，为祖国善尽微薄之力。

尽管溥杰年近七十高龄，身体却还很健朗，我想这是拜了他自幼即怀有坚强的意志、并锻炼坚定的身心所赐吧！

我知道如今丈夫最担心的就是我的健康，我只能祈祷上苍让我多留些时候陪伴在他身边。

最后停笔前，我想表达一件最令我深感遗憾的事——就是长女慧生于十九岁那年冬天在天城山所发生的不幸。如果她还在活在这个人世间，就能帮我完成中日友好的桥梁角色上，我所无法达成的任务。

如果本书的读者能够藉由我本人、以及我的家族历史中，了解军国主义造成的民族悲剧，并汲取教训，那我就甚感欣慰了。我也祈祷今后中日两国的人民彼此间能够真诚的交流，建立深厚的友好情谊。

今天，正好是中国重生届满三十五周年纪念。

十月一日的国庆节当天，将恢复举办自一九七一年以来便停办的盛大游行。北京市民全都拭目以待这天的盛会。

最令我兴奋的消息是，在佳节当天，将有三千位年轻人受到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先生的邀请，远道从日本来访。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北京市到处充满着为准备而忙碌的热络景象；天安门的修补、涂漆作业也如火如荼的进行；女子仪队正率领队伍连日辛苦的练习着。

最后，我要感谢将我唤回中国、与丈夫团聚，并为我们妥善安排、打点一切，并让我和丈夫的生活得以安稳度过的已故周恩来总理、以及已故廖承志先生（中日友好协会会长）、邓颖超女士（周恩来先生遗孀）、还有许多中国的友人、提供我资料与协助我访问的嵯峨老家的妹妹们，大家不辞辛劳的相互连络，还有长久以来协助本书完成的“主妇与生活社”出版部的工作同仁，大家辛苦了。在此呈上我由衷的感谢之意。

建国三十五周年之国庆节前于北京

爱新觉罗·浩